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56n0923

摩訶止觀義例隨釋

宋 處元述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923-A 重刻止觀義例隨釋序](#)
 - [序](#)
 - [隨釋](#)
 - [第一所傳部別例者](#)
 - [第二所依正教例者](#)
 - [第三文義消釋例者](#)
 - [第四大章總別例者](#)
 - [第五心境釋疑例者略為二十番](#)
 - [第六行解相資例者](#)
 - [第七喻疑顯正例者](#)
 - [No. 923-B](#)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Q1」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923-A 重刻止觀義例隨釋序

毗陵師所作止觀義例者。結張教網之宏綱。闔闢觀門之要樞。若夫殷王網。解三置一面。括三止觀別。安一止觀總。捕清涼方命鳥矣。又猶朱雀門。旁三正一方。後有等三門。首無生一門。透覺範了事漢矣。嘗檢彼林間錄援引斯文。喻如官路土。私人掘為像。智者知路。土凡愚謂像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之語。謂古佛偈曰。若非範公擇法眼瞭然。豈能知毗陵師之為古佛再來也哉。且宋文潞公彥博固為當時鴻儒。往龍安寺聽僧唱彼偈。有省歸佛。集十萬人為淨土會。臨終安然念佛而化。備載蓮宗寶鑑。至若大明天鼓居士宗肇撰天樂鳴空集。又引稱古佛偈曰。其末云。前佛後佛同指眾生分中。生死法內全是無生之法。何不悟而甘受生死。更欲舍生死別求無生。轉益迷倒矣。然則斯文非獨為一家。實是天下大例也。溫州永嘉從義處元二公師父。繼忠法門之難兄難弟也。義神智纂要之於前。元僧正隨釋之於後。兩籍擅美盛行于世。然而義附假名。元從扶宗。連枝既分。聞牆禍起爭鋒筆舌。然此隨釋流傳樽桑多歷年所。台家講學為難解文。所以難者無他。以有烏鳥焉馬之三寫。甲由田申之一畫錯故。余以短才讎校差違。如其夏五漏月之流不敢輕加。若彼三豕渡河之訛大概是正。以付梓人。斯書釋主操觚於大宋崇寧三年閏逢涪灘夏五月初八日。閣筆於翌歲旃蒙作置仲夏休日。愚亦偶爾肇校。于日本寶永改元甲申五月望日畢事。于今茲乙酉臯月中澣支桑。年間相去六百有一歲也。法運循環枝幹合契。信是三寶因緣不可思議者也。

勅定 融通妙宗攝州平野大源山大念佛寺裏沙門 秀雲 書

No. 923

止觀義例隨釋(并序)

永嘉沙門 處元 述

敘曰。荊谿尊者輔行記數百萬言解止觀文。明如白日。常慮後學未曉大猷。是故舉其宏綱。撮其樞要。例出一部大旨總為七科。使苦心聽習之徒。妙解益明妙行斯立。此義例之所由作也。聖師之意雖爾。奈何末世人根昏鈍。鮮有知機妙達之者。止觀之文。輔行之記。既其不了。義例之設抑亦徒施。不有解釋義何由顯。昔四明法智大宗師盛化當時頗多製述。斯文不記者。豈非以有待之身不及此耶。法智既滅。事筆削者間或有焉。解釋斯文未之有

也。予嘗有志於此。以董眾駕說未暇及之。比因退居。日課之外方思秉筆以酬夙昔之志。適會同宗講人遠寄其所謂義例纂要者請予藏否。於是乎馨鑪啟卷詳讀。移時不覺。歎曰。嗚呼斯人也。引文銷文時或有得。若乃文之大旨未之知也。且如以初乘觀法性德之境為真如理觀修德之境。為唯識事觀。點胸自大謂少人知。此既狂妄餘安足論。況又破句消文謬改文字。此不預舉下文當見矣。予不敏輒事解釋。命題曰止觀義例隨釋焉。蓋取諸大論隨釋大品般若之類也。其間引文或與纂者有所同者。以所引之文祖師之文也。祖師之文天下之公器也。豈彼得引予不得用邪。請觀釋義與彼天殊。

時大宋崇寧三年甲申夏五月初八日東谿草堂序

止觀義例

釋曰。此之首題文乃從略。具存應云摩訶止觀義例。若從舊本應云圓頓止觀義例。章安再治。去圓頓名。安摩訶稱者。以摩訶名含三法故。何者。梵語摩訶。華言大多勝也。夫大也者。般若妙德體周法界。畢竟空也。多也者。解脫妙德具一切法。不思議假也。勝也者。法身妙德性一切法。勝二邊故。妙中道也。此之三法。分別有三。體非三也。舉一即三。舉三即一。非三非一。不可思議。此之名以冠止觀。則顯若止若觀皆具此三。是則一止而三止。一觀而三觀。無非三德祕密之藏。又應了知。止非定止觀非定觀。止觀名別而體不殊。是故止觀二非二。為治散病說名為止。為治昏病說名為觀。當知只一三千為止觀耳。吾祖智者聞之於靈鸞。悟之於大蘇。說之於玉泉。乃此止觀法門也。章安再治。題曰摩訶。以顯三德。止觀便故。舊題圓頓。義乃通途。以一二三四五乃至無量皆圓頓故。不如摩訶直顯三法。是故改也。所言義例者。義之一字不可輕釋。包五略。含十廣。妙解妙行自行因果化他能所乃至同歸三德密藏。方盡義之一字也。纂者但云。義者止觀所以。其言落漠全無所歸。應知荆谿尊者欲明此義。乃作七科例之。俾今行者達五略十廣乃至旨歸。以成妙行由茲成佛。豈輕易而言哉。所言例者。此乃法春秋左傳之謂也。傳有總例大例凡例等。斯文七例即大例也。梁肅統例即總例也。斯文之下凡例甚多。如云凡列章門。有對自開合。有對他開合等。例者類例也。此以一部總為七例。總中之別例亦多矣。是故解釋此題不可率爾也。

天台沙門湛然述

釋曰。天台。山名也。乃行道著述之所也。或稱毗陵維桑之地也。沙門。翻勤息。湛然。尊者名也。述謂撰述。皆如常說不復委釋。

- 第一所傳部別例
- 第二所依正教例
- 第三文義消釋例
- 第四大章總別例
- 第五心境釋疑例
- 第六解行相資例
- 第七喻疑顯正例

釋曰。此之七例通而言之。篇篇莫不皆為破迷情。顯正理。成妙解。立妙行。別而言之各有所主。故云所傳部別乃至喻疑顯正。人文自見矣。

○第一所傳部別例者

釋曰。此標章也。言所傳者。師資相承非任臆說。故云所傳。今文乃指天台大師傳於南嶽三種止觀中圓頓之一以為所傳。非漸·不定。故云部別。

總指一部以為圓頓佛乘正行之大體也。

釋曰。荊谿之意。恐讀文者以見部中有漸·不定·圓頓之說。謂有異途。是故特云總指一部以為圓頓佛乘正行之大體也。圓頓佛乘者。法華開顯三千實相也。以此為行方為正行。未開顯前。偏小諸行皆邪行也。言大體者。如人一身雖有手足支分。身為大體。故以圓頓而為大體。餘二支分耳。纂者以大綱釋大體。於義疎也。

大意文初雖有數處三止觀結。但汎爾借名結義。非為即為三種行相。

釋曰。此釋疑也。恐人疑曰。若此一部唯是圓頓佛乘正行者。下文何故而有三種止觀邪。是故釋云。大意章初發大心文等雖有數處三止觀結。但是汎爾借三止觀之名。結發心等文。成三止觀之義。非為即為三種行相。學者應知尚即非為成圓頓行相。豈餘二邪。以圓頓行相須具二十五法以為方便。十境十乘修發相方成故也。言數處者。自三已上乃至於九皆曰數也。言汎爾者。汎濫通途之義也。爾。語詞也。言非為者。不也。荊谿意云。通途借名結義而已。不為便成三種行相。纂者指此為字誤。乃云須云非謂。此謬改也。然不獨纂者謂誤。自昔講人淺識之者。不善究理莫不皆然。非新說也。

以大意中文略意廣。故用三一收束結撮。應知部內意唯在頓。

釋曰。此文釋出大意章中用三止觀之意。何故用三止觀結邪。以大意章開為五略。則一章五略其文略也。其意廣者。五略既是自行因果化他能所。同歸大處攝下九廣。自行因果化他能所同歸祕

藏。故意廣也。天台大師恐尋讀者追逐發心大行等一一文相。心多異緣忘失其本。故用三一收束結撮。雖用此三但是汎爾。此部正意唯在圓頓。言三一者。三是漸次·不定·圓頓。一乃義含於三。應知一乃是通。三即是別。非別有法也。荊谿門下有僻解師。不達此意。便謂三外復有頓頓一觀。故謂圓頓為漸頓觀。此僻喻疑顯正中破下文自見矣。言數處文者。即發大心修大行中各有數文故也。發心中云。發菩提心即是觀。邪僻心息即是止。此用一止觀結也。又顯是中約四諦發心中云。上來所說既多。今以三止觀結。又四弘中云。若解此心任運達於止觀。無發無礙即是觀。其性寂滅即是止。此亦一止觀結也。又修大行中第四三昧文有四科。一約諸經。二約諸善。三約諸惡。四約諸無記。此四科後用三止觀結云。復次但約最後善明隨自意。此是次第意。最後善者。展轉比較乃至佛界。此漸次結也。又云。若善惡俱明隨自意。即是頓意。此圓頓結也。又云。若約禪牒之善明隨自意。此則不定意。此用不定止觀結也。言禪牒者。只是前二用漸發頓。用頓發漸。故云禪牒。本文尚多。略舉此耳。

故序中云。大意在一頓。以略冠廣不可差殊。又示處中云。圓頓文者。如玉泉寺所記。

釋曰。此引證也。意云。十大章中大意一章。文有五略居九廣首。大意之中雖用三種止觀。意只在於圓頓。以總冠別。以略冠廣。不可差殊。言示處者。指文處也。章安止觀序云。次第禪門合三十卷。今十卷成文。法慎私記者是六妙門禪。以不定意歷十二禪。謂四禪四空四無量及六度等諸法門。陳尚書令毛喜請大師出者是。圓頓文者。大隋開皇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荊州玉泉寺說。章安自說所記者是。既云圓頓文者。玉泉所記。故知此部唯是圓頓。其僻解師那云是漸圓耶。

下文雖有四教八教。思議不思議。相待絕待。皆為顯於圓頓一實。

釋曰。下文者。指序已下。序與正說皆是圓頓。雖有思議相待。皆為於不思議絕待。無見文中有相待等言。便謂即是漸圓觀也。

故大車文中以思議相待等而為僕從。實相妙理以為車體。無漏妙觀以為白牛。自餘諸法皆莊嚴具。

釋曰。引此文者。意證摩訶止觀乃是法華開權顯實絕妙止觀也。豈有圓頓更過於此。如何僻解謂為漸圓。別立華嚴兼別之教為頓頓觀。言故大車文中者。乃是十境一一皆用十乘。十乘文後皆引法華大車論證。初陰境後其文最詳。然其所引對當不過妙經文句及輔行。今具引之。輔行云。其車高廣。不思議境也。憶蓋慈悲寶繩交絡。即發心也。安置丹枕枕有內外。若車內枕。休息眾

行。即安心也。若車外枕。或動或靜也。動靜只是通塞義也。其疾如風。即破無明。是破徧義也。始自白牛終至平正。道品義也。又多僕從。即正助也。遊於四方。即次位也。安忍離著。在次位之初。安忍只是忍於五品違順二境。令人六根。離愛只是離六根中相似法愛。又次位者只是行之所階。恐行者生濫。故於次位中別出五品六根清淨勸勵行者。令離障離愛。故知前七正明車體及以具度。後三只是乘之所涉。若無所涉運義不成。是故十法通名大乘也(全文)。言實相妙理以為車體者。初乘觀法不思議境也。無漏妙觀以為白牛者。調道品也。思議相待為僕從者。對治助開也。自餘諸法皆莊嚴具者。即發菩提心巧安止觀識通塞也。然就文對當義雖若此。善用觀者於一一乘莫不具十方為得旨。問。凡引證者必依佛經及以諸論為生信故。今文引證不過只引止觀序文及以正說以為此文誠證。如何生人信耶。曰。夫議論者乃有二焉。一者若與他宗論議。須引佛語及論文等。此如金剛鐔對賢首宗。但引涅槃·華嚴等文。今只與本宗議論。故不引他。何者。以僻解師解邪辟。乃是荊谿門人久受陶鑄且不敢非本宗。況智者聖師親聞親證。如所聞而修。如所修而證。如所證而說。煌煌盛化敢不信耶。是故只引其所聽文為誠證耳。

故知此部更無他趣。

釋曰。此總結也。指摩訶止觀一部五略十廣。從始至終無非圓頓佛乘正行。此外更無其他意趣。此亦密斥僻解師也。

○第二所依正教例者。

釋曰。此標章也。標於所依以顯能依。能依乃是五略十廣妙止觀也。所依乃是開權顯實扶律談常之二經也。此二相須方名正教。末世非此乃邪教也。此自為一例。

散引諸文該乎一代。文體正意唯歸二經。一依法華本迹顯實。二依涅槃扶律顯常。以此二經同醍醐故。

釋曰。此的指止觀唯依法華·涅槃。言散引諸文者。此非檢閱思量援引之謂也。乃是吾祖智者聖師妙證諸佛化導根源。若舒若卷只在一念。登高座時以慈悲心安無礙辯說此止觀。任運與佛五時八教小乘大乘權實偏圓宛然符合。故云散引。不同世間人師著述之際。搜檢經論牽引證據。操觚臨紙軋軋如抽。為散引也。言該乎者。該羅也互也。一代者。始自成道終至涅槃。一期事畢故云一代。代者更謝也。言文體正意者。乃指止觀一部之文文之主質故云正體。唯歸法華涅槃二經。法華則本迹顯實三千實相。涅槃則重施戒律扶之顯常。此且釋於標文。下文當再釋出矣。

所以釋名論待論絕。乃至偏圓文中具引蓮華三喻。釋名。顯體具用光宅四一。即是實相為行正體。況諸境十乘皆以大車為

喻。

釋曰。上文既標云唯歸法華·涅槃二經。今文先釋唯歸法華之意。故止觀十章釋名一章。既用相待絕待二妙釋止觀名。故知即是開權顯實之止觀也。如何僻解謂漸圓耶。偏圓文中既具引蓮華三喻釋止觀名。一代時教獨有妙經取喻蓮華。故云為蓮故華。華開蓮現。華落蓮成。喻於如來出世本意為實施權。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故知止觀絕妙無過。顯體具用光宅四一者。一即一實之道三千實相也。即是以法華三千實相為行正體也。況諸境十乘皆以大車為喻者。大車即是譬於法說十乘觀法。此即止觀文體正意歸法華也。此直出文意竟。

次重引文消釋者。十大章中第二釋止觀名自有四科。一相待。二絕待。三會異。四通三德。故云釋名論待論絕。乃知止觀是法華絕妙之行也。言乃至偏圓文中具引蓮華三喻釋名者。此自為五。一大小。二半滿。三偏圓。四漸頓。五權實。於權實中立權科中略為三意。一為實施權。二開權顯實。三廢權立實。如法華中蓮華三譬。諸佛即以一大事出世。元為一實止觀而施三權止觀。權非本意。意亦不出權外。只開三權止觀而顯圓頓一實止觀等。故云蓮華三喻也。言乃至者。次第應須體相攝法。越此二科故云乃至。言顯體具用光宅四一等者。追用第三體相文也。此自為四。一教相。二眼智。三境界。四得失。此四而與四一義同。教相教一也。眼智行一也。境界理一也。得失人一也。所以引此四一者。顯此止觀以開權實相而為體也。以光宅師釋法華中開顯之文用四一義。前釋名中既用蓮華三喻。今體相文還用四一顯體。則若名若體無非法華絕妙止觀。所言一者。實相獨立能一一切。故言一也。四一之名元出光宅。天台和舊亦用四一。四數雖同。其義碩異。光宅立果一·因一·教一·人一。天台廢果一之名而立理一。若無理者諸法無本則同魔事。光宅立因一。天台廢之而立行一。因語單淺不包於果。天台特立行一其義則遠。以行始為因終為果故也。教一·人一名同於舊。光宅既以法華為萬善同歸。不談佛性常住。而與天台四一釋義天地相懸矣。

故生起文末總稱歎云。積劫勤求。道場證得。身子三請。法譬三說。正在茲乎。

釋曰。此乃引佛因果及以法華稱歎止觀妙極無過也。積劫勤求。勤此止觀因也。道場證得。證此止觀果也。身子三請。請此止觀也。法譬因緣三周所說。說此止觀也。正在茲乎者。在此圓頓絕妙止觀。如何僻解謂漸圓耶。言生起文末者。止觀觀陰入境十乘文初有二。初法。二喻。喻者舉大車也。初法中有六。初列十法。二生起。三舉喻。四稱歎。五廣解。六總結。稱歎之文在舉

喻後。而言生起文末者。一者隣近故也。二者稱歎。本歎十法。是故但云生起文末也。言積劫勤求者。有近有遠。近指大通。遠指本行菩薩道時。道場證得亦有近遠。遠指本娑婆國成佛。近指今日寂滅道場。止觀既是智者所說所行。稱歎理應兼具本迹。是知四種三昧皆依實相。實相是安樂之法。四緣是安樂之行。證實相已。所獲依報名為大果。起教只是為令眾生開示悟入。旨歸只是歸於三軌妙法祕藏。所以始末皆依法華。

釋曰。上文以佛因果及身子請等。皆妙止觀而歎十乘。今明四種三昧。皆依實相。皆修十乘。能成佛果。是語修因能至果也。言是知者。連上綴下之詞也。意云推佛勤求證得。由是而知。四種三昧皆可修之以取佛果。言四種三昧者。此通四教。今的在圓。不通餘也。常行依般舟觀佛立。常坐依文殊說問觀三道。半行半坐依法華方等歷誦經持呪等。非行非坐依占察歷善惡無記等。四行雖殊實相無別。故云皆依實相也。然應了知。文中雖則通舉四種三昧。今文之意為成法華妙行耳。問。今摩訶止觀十乘十境初觀陰入專依常坐。以九十日為期。如何即是法華三昧耶。答。此有二意。一者依開顯故無非法華。二者天台大師以開權顯實三千妙體入常坐中用。故令常坐成法華行。譬如聖王統王天下。隨所至處莫不為尊。莫不為主。近取此譬可決疑也。言實相是安樂之法者。夫言實相者必含三諦。故無量義經云。言實相者謂無相也。無生死之相。無涅槃之相。無相亦無。故言無相。無生死則無有相。無涅槃則無無相。雙遮二邊即中道。無相亦無即是中道。雙照二邊無中道也。三一圓融是祕密藏。名大涅槃。故云是安樂之法也。梵語涅槃。此翻安樂。此安樂法即是所觀之妙理也。四緣是安樂之行。即是能觀之妙行。始自名字之初勤而修之。得入五品及以六根。皆安樂之行也。此行成就得入初住。名證實相。證實相已分獲三身。正報轉也。所獲依報實報之土。亦名為大果。身土不二皆名大果。此約法身受報而說。非生身得忍菩薩也。是故五略謂之大果。大章謂之果。報大果已。必有能扣之機。應則起五時之教。乃至能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五略謂之裂網。大章謂之起教。旨歸只是自行化他皆歸密藏。故云歸於三軌等也。五略謂之大處。大章謂之旨歸。原始要終無非法華。如何僻解謂為漸圓之觀。豈非抑剗法華超八之教耶。

此即法華三昧之妙行也。

釋曰。此總結止觀一部咸歸法華而為所依也。言法華三昧者。登圓初住也。云妙行者。名字五品十信也。一部之意唯欲斷送行人入清涼池初住而已。自此已去非不修觀。但位至此任運流入。不須云也。

次用涅槃者。雖依法華咸歸一實。末代根鈍若無扶助則正行傾覆。正助相添方能遠運。

釋曰。此明止觀一部唯歸二經中用涅槃意也。雖依法華咸歸實相。此土濁惡神根昏鈍見煩惱重。由聞法華顯實之語。便謂一切無非實道。有何持戒及以破戒。有何善道及以惡道。見持戒者指目而笑謂為小乘。見破戒者尊而奉之謂為上達。亡法身。失慧命。若不扶律尚失人天身。無上佛道安可期耶。是故涅槃重施戒律絲毫不濫。用以扶助功莫大焉。是故二經同味。又復應知。此為成觀但取同邊。文句記釋故廣分別。一十六句有異法華。須知用與各有趣向。不可用彼來妨此文。

佛化尚以涅槃為壽。況末代修行非助不前。故扶律說常以顯實相。推功在彼。

釋曰。此文舉況明用涅槃意也。如來法王在世。盛化嘉會之徒尚有執實而迷權者。是故垂終重施戒律以救慧命。故云為壽。況乎滅後人根轉鈍邪見熾盛。若不用助。一實之道安可行也。

故正用法華。意顯圓常二經齊等。

釋曰。既云正用法華。則知傍用涅槃以為助道。若乃助即正道。亦何傍正之有。約鈍根說。用助道人則有相添傍正之事。二經齊等者。同時同味也。此一節文總結止觀一部。文體正意唯歸二經矣。

○第三文義消釋例者

釋曰。文者止觀一部能詮文也。義者文下所詮之所以也。謂五略十廣十境十乘之義也。此文義二字乃所釋也。消釋例之三字。能釋也。消釋者。如日融冰釋然而泮。故云消釋。例者已如上釋。又更為二。一者詳究文義。二者消釋體勢。初文為二。一者詳究文義。二者詳究文相。

釋曰。詳究者。詳謂精詳委曲之義也。究謂根究窮探之義也。言體勢者。一部之文各有體勢。雖始終歸於圓實。而散引諸文各有體勢。如引小乘文之體勢自歸於小。通·別·圓等例之可知。詳究文相者。亦一部之文各有相狀。詳而究之。

初為十例。一者引證通局。如引法華部唯一實。文敘昔教以為所開。故部中之文有權有實。若局證一實則唯引實文。若通證方便則兼引昔義。如引法華證漸·不定。所引四味文之與部。通局亦然。

釋曰。此文例出序中章安引證三止觀文及一部內引證有通有局。通謂無方不壅。局謂拘局楷定。言如引法華部唯一實等者。若不敘昔之麤。將何以顯今經之妙。故五佛章云。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此乃先

敘昔羸後顯妙也。五佛皆然。是故部中有權有實。言局證一實則引實文者。經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是也。言若通證方便則兼引昔義者。證漸·不定也。證漸引經云。如是之人應以此法漸入佛慧。荊谿云。既非華嚴教人。又非諸教入頓。起自鹿苑。中涉二味。故名為漸。引證不定經云。若有眾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深法中示教利喜。不信受者不信圓頓者且以餘深法化之。圓教是深非餘。藏通是餘非深。別教次第故是餘教。談中道故深。或餘或深故證不定。言所引四味文之與部通局亦然者。如引華嚴乳味。局則證頓通三。鹿苑酪味。方等般若二酥。局則證漸通三。以此三味皆漸教故。故云通局亦然。

二者汎引流類。謂引教證觀等。如引華嚴先照高山。淨名始坐佛樹。大經從牛出乳。法華以異方便等。以證三止觀義。故知教觀漸等名同其義永異。彼文判教。今以類同。是故借用。

釋曰。此文亦是序中引證三止觀文。今文謂之汎引流類。意恐讀者執文濡滯。故此例出。令知序文引證但是借教證觀耳。言華嚴先照高山者。此證頓也。次照幽谷。此證漸也。次照平地。此證不定也。以五道等照機雜不定故。華嚴經中但有^紅三照。天台開照平地以為三時。以配涅槃乳等五味。判一代教。深有致也。言始坐佛樹者。此證漸也。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此證不定也。說法不有亦不無。此證頓也。大經從牛出乳次第相生。證漸也。置毒乳中則殺人。證不定也。雪山有草。牛若食之即出醍醐。證頓也。法華以異方便等者。四時三教為異方便。漸·不定也。顯第一義。證頓也。或云五時八教為異。如釋籤辨。如此之說并是引教證觀。汎爾引類。非謂全同。應知八教中三與三止觀。其體永異。八教中頓自指華嚴。漸·不定二寄四時教。今此三文俱是大乘。同緣實相。豈得同耶。問。漸次宗涅槃。不定宗請觀音。圓頓宗法華。安得同耶。曰。涅槃既與法華同時同味。是故同也。請觀音雖部在方等。從圓實邊及^紅已開顯。是故同也。又復應知三種止觀被三根性。則有三部之殊。圓頓則解行俱頓。漸次則解頓行漸。不定則解頓行或頓或漸。皆是圓人。無有異也。言彼文判教者。指彼玄文以五八等判出法華。此為類同。故借漸·頓·不定之名。類同三種止觀耳。

三者借名申義。謂借權名申於實義。如引方等斥奪之名。申今開權絕待之義。引餘三時類此可知。於彼即是兼但對等。於今即成開廢會等。

釋曰。此借名申義等。在止觀第六從假入空破法徧文末。乃引法華。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一乘。及引大經。復有一行是如來行。大品。一切種智知一切法。淨名。入薈蔔林不麝餘香。華嚴。稱

為法界等。今云斥奪之名者。乃是淨名室內天女訶身子之文也。故云入薈蔔林中不馱餘香。天台大師借此之名。以申摩訶止觀開權妙觀。故云申今絕待之義。於彼乃成對小斥奪。於今乃成開廢會也。引大品經顯妙止觀。於彼乃成融通淘汰。於今乃成開廢會也。大經一行同時同味。自可知也。華嚴法界顯妙止觀。於彼乃成兼別隔偏。於今乃成開廢會也。又引諸經顯妙止觀云借權名者。寄昔教說故云權名。若約開顯一切皆實。何權之有耶。言引餘三時者。鹿苑不預。文勢相從而來耳。

四者借喻轉譬。如借猪揩金山等論喻忍等。今借譬止觀等喻是世間物類。而以隨義轉用。何局本文。如火一物諸經或時譬瞋譬智。或用照用燒。以形以性。若體若用。地水風等為喻亦然。是故不應局文為定。

釋曰。此文例出止觀一部及諸文之下。凡用諸喻莫不皆然。言猪揩金山論喻忍等者。大論文也。論喻忍度。云若人加惡如猪揩金山。金體益真。今譬安忍三障四魔。明靜益盛。言喻是世間物類而以隨義轉用何局本文者。周易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至天地江海日月星辰風雲等皆堪為譬。虛空法界尚可為喻。況餘物耶。欲人知於用譬在於適時。不可執一。是故云也。纂者此中而以之。以字誤也。應作已字。今謂不獨謬改文字。抑亦破句讀文。應讀云喻是世間物類而以隨義轉用。如何破句復謬改耶。舉火為譬及地水風等。文理可見不復云云。

五者旁引辨異。如諸文用毗曇·成實若證漸初及偏小等。則名義兼借。如信法二行文初五陰王數同時異時等。但為辨異。非借名義。

釋曰。此文亦是例出止觀一部旁引辨異及諸文之下凡例也。言用毗曇·成實至名義兼借者。毗曇有門論也。成實空門論也。止觀第六破思假中明十六心。正是初果見道之位。重慮緣真是修道位。有門諸論明十五心是見道位。用十六心為修道位。二論相破其猶矢石。今家和會二論俱是。此如常說。言若證漸初及偏小者。漸初鹿苑唯小及偏小者。方等有偏有小。般若有偏無小。若證此等則名義兼借。所言借者何也。今明摩訶止觀。圓破思假。破思惑位。借此小乘較量次位淺深。故言借也。言信法二行文初者。在止觀第五安心中。彼明凡師教他安心須知二種根性。一信行。二法行。引薩婆多明此二人位在見道。因聞入者為信行。因思入者是法行。曇無德云。位在方便。若見道中無相心利。一剎那發即真。那得判於信法之別。此亦汎引二論以辨同異。非用論意。言五陰王數同時異時者。此文在觀陰入文初也。有門論說五陰同時。識陰是王。四陰是數。心王心數相扶而起。空門論說識

先了別。次受領納。想取相貌。行起造作。色為行果。此但汎引二論以出同異。非今文意。文意只在觀一念陰以為法界。豈須同時及異時耶。

六者開總出別。如四悉五味三假二空。本文義含開合義徧。諸門諸教莫不咸然。

釋曰。開總出別如四悉等者。四悉出大論。亦出禪經。謂之四隨。總別者今略出之。或總以三藏為世界。總以通為為人。總以別為對治。總以圓為第一義。或以三藏為三悉。衍門為第一義。或以四時三教為三悉。法華為第一義。或約四教各有四門。四門自分四悉者。有門世界。空門為人。雙亦對治。雙非第一義。或約一座。或約一時。或約一念皆具四悉。或四悉對位。且如圓教名字世界也。五品為人也。六根對治也。初住第一義。藏等三教對位亦然。如是等教門引用不可悉數。以本文含如此之義。是故引用無有窮也。恐繁其文是故且止。開合之義從可知也。五味本文出於大經。文含相生不定及頓。如前引證。三種止觀者。是復有教。教五味對位者。且如三藏凡夫如乳。須陀洹如酪。斯陀含如生酥。阿那含如熟酥。阿羅漢如醍醐。通·別·圓三對位亦爾。相生一文總也。天台大師用配五時。開總出別。故有如上配對之殊。三假本出瓔珞經·大智度論·小乘成實等論。小乘則隨事三假。大乘三教則隨理三假。隨事三假者。如過去無明行業為因。父母胞胎為緣。此因成假也。始於生下。終乎皓首。相續假也。以生待死豎待滅無之無。橫待三無為之無。相待假也。大乘隨理亦無別法。只指此三如幻如化等。是隨理也。所言隨者。以智隨境故名為隨。藏人根鈍隨事而談。依生滅智隨三事假。故言隨事。大乘根利敵對反是。故云隨理。又約色法者。且如露柱因緣所成。因成假也。始自建立迄今受用。相續假也。終歸敗壞。相待假也。亦豎待滅無之無。橫待三無為之無也。約心亦然。一念心起必假因緣。因成假也。前念後念念念不已。相續假也。以今有念對餘無心。相待假也。亦豎待滅無之無。橫待三無為之無。如此之假。豎該五時橫徧八教。教教四門門門三假。以本文含故是故引用。略如上說。性相二空。所出本乎中論·智論·大品般若。小乘生法二空出阿含經。大乘生法二空出金光明·大品般若·中論·智論等。是則生法二空通乎四教。性相二空唯在衍門。三藏教門或可通用性相。但能觀不同耳。大品二空謂之總空。以此二空徧空一切。故云總也。從所空異則有多名。多名曰別。如十八空等也。衍門三教。生空即法空。法空即生空。無二無別。從惑落邊不無前後。又生法從所執之境得名。性相從能執之情受稱。生境亡處性相觀成。性相觀成生境則亡。生法二境既

其本融。性相二空同時而照。此之二空本本文本含開合。是故引用。義徧四教四門。莫不皆然。
七者引用宗要。如引法華權實本迹。般若加說共不共等。方等彈斥神力不共等。隨引一句兩句得彼文心。若破若立不失部旨。

釋曰。法華以本迹開顯為宗要。般若以融通淘汰身子空生被加說共不共為宗要。方等以淨名彈斥三乘不思議事神力不共法為宗要。故知法華以本迹為宗主。般若以被加為宗主。方等以彈斥為宗主。宗主即文心也。心者如人一身以心為主。故心為王能統王故。止觀文中及諸文之下。凡有引用。或一句兩句得彼文心。若破若立不失部旨。故得文心者若操刀得柄不傷手也。言若破若立者。破則俱為法華所破對帶教也。立則為成法華妙機言化意也。纂者云破古立今。非此中意。

八者引用儒道。若破若立不違本宗。略辯異同不在委細。不以名似將為義同。是故所引粗爾存略。

釋曰。言儒道者。儒謂周孔楊孟百家之說。道謂李聃之書。故止觀第三攝法文中第六攝一切教中云。觀心僻越順無明流。則有一切諸惡教起。所謂僧佉·衛世九十五種邪見道生。亦有諸善教起。五行六甲陰陽八卦五經子史。世智無道名教皆從心起。及止觀第六從空入假破法徧中明世間法藥。亦引周孔之教。如此諸說祇可略釋不須委悉。又止觀云以一其意。引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之意唯以陰陽氣得中和合而為一。故云天得一以寧。君臣道合亦是得其中和。故為天下正。豈得同吾教藏通以真理為一。別圓以中道為一耶。若破若立者。但是生死之法。非出離道。安得不破。若立者。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亦可以為佛法先容也。不違本宗者。本宗唯是一實之道。豈以儒道能混亂耶。荊谿恐人泥此文相。故今略辨同異不在委曲。言不以名似將為義同者。老子有云。無為無所不為。道可道非常道之言。豈可以此便為真無為之理常住之道耶。是故名似其義永異。

九者借名略義。如攝法中及識藥等。但借其名以示相狀。若更委釋太成繁廣。略指上下準例可知。

釋曰。借名略義如攝法及識藥等者。今先明識藥。止觀第六入假觀有三。謂知病·識藥·授藥。識藥中有三。一者世間法藥。二者出世法藥。三者出世上上法藥。世間法藥指五戒十善等出世法藥。始從一法增至十法乃至無量法。出世上上法藥亦從一法增至十法乃至恒河沙數法。如此之法止可借名以示其相。豈可一一解釋。若一一釋豈不太繁廣耶。攝法章中有六科。謂攝一切理。一

切惑。一切智。一切行。一切位。一切教。今但舉理智行三。指上指下。初攝一切理中云。理是諦法。如上開合徧圓不同。言如上開合者。文指第三體相四科中第三境界中諸境離合。此指上也。次又攝一切智中云。諸智離合如前所說。如前之言亦指境界中諸智離合。此亦指上也。次又攝一切行中明慧行行行乃至四弘十八不共及四無畏等。荊谿云十八不共至下助道中說。此指下也。又云三三昧·三解脫至第七卷說。此亦指下也。故云略指上下準例可知。

十者準例用義。如教證二道本在別教。今則通用。乃分兩意約證約說。準望三觀立三止等。

釋曰。教證二道吾宗常所談者。既臨此文不免略舉。言本在別教者。出地持論解華嚴十地品文。從部兼之義故有教證。諸說異同。今則通用者。不唯在別通四教。故於四教中教。教乃分兩意。約證約說。言約證者。以實有修因證果。故云約證。乃以約行約證同名為證故也。言約說者。為初心說一教始終。乃約教道也。又說佛自證亦名約說。是則說教說證同名約說。故云應須先了兩意。有人消此云。約證只是證道。約說只是教道。予謂作此釋者但是教證一意。非兩意也。今引諸文以顯此義。故玄文中引地持論地相地實。即約行教證。今謂即此文中約證一也。又教門方便即教道明義說所證法。即證道明義。今謂即此文中約說一也。籤文釋竟乃云。具如止觀第三記。今為引之。輔行云。前之兩教教證俱權。圓教教證俱皆是實。此竝易明。但別教中教權證實。意稍難曉。人多迷之。使此別教其義擁隔。是故今家借用地論教證二道以消別門。於中應須先知二意。一者約行。則地前為教道。登地為證道。此同今文約證一也。二者約說。為地前說。始終屬教。如云真如為惑所覆。或將十度以對十地。互不相收等。此同今文約說一也此文中云乃分兩意。須此屬對。若以約行證道。約說為教道。乃是一意非兩意也。問。玄文約行約說各有二意。籤文解釋固已詳備。如何却云具如止觀第三記耶。且如輔行尚缺約說一證道義。未審荊谿何意。以玄籤為略。以輔行為具耶。曰。玄籤四義備。而引地論文略。輔行引地論文具而缺一約說證道。荊谿意令讀者講者以輔行而成玄籤。以玄籤而成輔行。二文相須文義方足。輔行雖缺約說證道。玄籤已具。以彼照此綺文互現。亦何缺耶。問。前云唯有別教教權證實。言教權者。約行約說二教權也。證實者。約行約說二證實也。可將此文約證為實約說為權否。曰。不然。今文約證既是自行。則以約教道為權。證道為實。約說則以教門方便為權。說佛自證為實。須了約證約說各有權實。方曉荊谿立文之意。問。約說證道。說佛自證

被何人耶。曰。此乃被於別教地前住·行·向人也。此三位人初心唯聞但中之理在三惑外。修次第觀破三惑已。入地所證地地不同。故有十度以對十地等說。此說權施。意引下凡入地證實及修次第三觀。或破見思或破塵沙或伏無明。圓實機發。如來應之。故說十地圓融之法被而接之。機應相扣啐啄同時獲圓實證。故住·行·向皆有接入之義者。三根不同故也。問。既云約說證道說佛自證。何不直說已證圓理四十二位而被接之。而却以別教十地圓融而為接耶。曰。此住·行·向三根之人。初心只聞有別十地。佛今接之。附地以說。順現習故。說十地圓融之法而被接之。其實十地具一切地。寧有缺於四十二耶。問。天台以五時八教判釋一代聖教靡有遺者。如何却云借用地論以消別門。若爾則判釋收不盡耶。曰。如來教典已到此土及未到者。無不盡為天台之所判釋。只如地持論亦為天台別圓二教之所判釋。而特云借者。以華嚴經弘自有宗。故借他宗消今別義。是故云借。非謂判釋之不收也。問。教證二道既云通用。應須四教皆具四義。別教四義已見上文。四教四義相如何耶。曰。住前為教道。登住為證道。此約行教證也。又為初心說一教始終。約說教也。說佛自證三德涅槃。約說證也。圓教四義歷然可見。若三藏中。約菩薩說三祇百劫。約行教道也。菩提樹下三十四心現前。約行證道也。又為初心說一教始終。約說教也。說佛自證二種涅槃等。約說證也。若聲聞者。初果已前約行教也。忍智現前約行證也。又為聲聞根性說一教始終。約說教道。說佛自證名約說證道。問。藏教之中說佛自證。其相如何。曰。三轉法輪之中證轉法輪是其相也。何者。如云此是苦我已知。不復更知。汝應隨我知。乃至云此是滅我已證。不復更證。汝應隨我證。此乃正是引已證他說佛自證也。三藏既爾。通教四義例此可知矣。言準望三觀立三止者。次第三觀出瓔珞經。影旁空觀立體真止。影旁假觀立方隨緣止。影旁中觀立息二邊分別止。準例用義大略如此。

二者詳究文相亦為十例。一者隨相開合。如三觀四教四悉五味諦緣度等。一家立義文相皆然。寬廣無窮。隨事隨理隨法隨名隨行隨證隨自隨他無不通用。然須結撮勿使浮濫。若不爾者。徵文靡託立行莫施。

釋曰。隨相開合如三觀四教等者。此文例出止觀一部三觀四教等法有開有合。言隨相者。乃是隨於三觀之相。乃至隨於六度之相。故云隨相。言開合者。本一實之道一心三觀合也。開則五時八教無非三觀。如三藏教亦有三觀空假中名。通別亦然。但是有名而無實義。又如一心三智。出大品經。一心三觀正宗於此。若自論開合者。三觀即一觀。合也。一觀即三觀。開也。以此三觀

總為妙空。歷十八空乃至入十四空。此又成開合也。言隨事等者。此亦且約三觀消之。隨事則是隨於破陰入善惡等事。隨理則是隨於所照之理。隨法則是隨於所詮之法。隨名則是隨於能詮之名。隨行則是隨於四種三昧之行。隨證則是隨於行之所尅。隨自則是隨於自行。隨他則是隨於化。他四教開合其例亦然。本一實之道。合也。從一實之道生無量法四時三教。開也。隨事理等亦約教釋。隨事則塊有幻有等事。隨理則生滅無生乃至無作之理。隨法則是隨於所詮戒定慧三十七品之法。隨名則隨於諸教各有能詮之名。隨行則隨於諸教各有能行之行。隨證則隨諸教中各有所獲。隨自則諸教各有自行。隨他則諸教各有化他。三觀四教既然。四悉五味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等法莫不皆爾。恐繁其文不能具釋。言寬廣無窮者。約施開說也。然須結撮勿使浮濫者。要須開合歸一實之道成妙觀故。夫如是則徵文有託立行有歸。不爾則解無所託而行無所成也。

若得今意。存本文則淺深有則。演義理則縱廣無涯。示一心則卷權歸實。從被物則開實出權。立行儀則以智為導。蕩相著則纖毫不遺。存諸教則因果歷然。顯一理則始終無二。

釋曰。此文結釋上開合等文也。若得今意者。此有二說。一者謂若得上文開合之意。故云若得今意。二者謂若得止觀一部大體。文體正意唯歸法華。涅槃二經。故云若得今意。然此二義無以異也。言存本文則淺深有則者。此依涅槃重施結集。大小偏圓淺深各有法則。此語上文開義。即施開當分義也。言演義理則縱廣無涯者。敷布曰演。謂敷布三觀四教四悉乃至六度等義理。有縱有廣。縱謂豎互五時。廣謂橫周八教。無涯者謂無際畔也。三世諸佛皆五時八教。十方諸佛亦五時八教。故云縱廣無涯。言示一心則卷權歸實者。指上三觀四教乃至六度等法。若開若合一期縱橫。不出一念三千世間即空假中。故云示一心也。言從被物則開實出權者。化他三千赴物也。立行儀則以智為導者。行儀四種三昧也。智目也。行足也。有足無目行則顛仆。有目無足視路不行。故立行儀必以智為先導。蕩相著則纖毫不遺者。行之與智。惑之與理皆不可得。是不可得亦不可得。故云不遺。不遺者盡淨也。纖者至微細之物也。毫者秋毫。亦極細者。言存諸教則因果歷然者。當分益物也。顯一理則始終無二者。始華嚴。終法華。化導雖殊無非三千即空假中。故云無二。

二者結示處所及立本文意。如例餘陰入在破徧文末。豎破法徧有六處示妙。妙境中明說教大體發心中則約圓斥徧。安心中義開三種道品中不出念處。通塞中元治能執。次位中勸修五悔。

安忍無著但在進功。若搜得宗源則諸文可識。大綱既整綱目易存。

釋曰。十乘觀法乃所結之處所。各有立本文意。故云及也。非謂結示處所與立本文意有二途也。何者。如例餘陰界入在破徧文末。亦是結示處所。亦立本文意。六處示妙乃至安忍無著亦然。言例餘陰入在破徧文末者。以由最初一乘觀法不思議境。觀於無記一念識心。至破法徧凡歷四乘觀法。唯觀識陰至破法徧末將入通塞。理當備觀其餘陰法。故云餘四陰亦如是。十二入十八界亦如是。何故然耶。以通塞中檢校四諦及十二因緣。豈止一識邪。調道品中四念為首。則五陰具足。豈一識邪。乃至安忍。離愛等只是觀陰觀成而已。是故結示此文是立本文意也。言破法徧六處示妙者。此約豎破法徧初遙示文旨。以豎破中先空次假後中。一一觀中觀法重沓。恐其學者失於文旨謂為次第。故於文前示六處妙。一者破見位後示圓頓意。初信斷見無生妙空。二者破思位後示圓頓意。謂從二信至七信斷思無生妙空。三者四門料簡唯在圓頓無生空門。四者從空出假利益位。示此假觀非生死假非建立假。乃是圓常不思議假。五者結破法徧文後。示前空假其體本融非偏空假。六者中觀文初。以前空假體融而為中道止觀。本文及輔行記文相甚廣。今撮略其意聊申此文耳。言妙境中明說教大體者。纂者云不思議境有三。若性德境乃真如觀理。即本自二空也。不知此人謂本自二空為是何物。又云若修德境乃唯識歷事即推檢入空。乃自註云事理二觀知之者寡。淺識聞之不須驚心。予謂此說大可驚心也。且修三昧者要心制意。修真如觀以二十五法為方便竟。方修初乘觀法。即便改途易轍修唯識觀耶。是使摩訶止觀一部都為無用也。得不使人大驚心乎。天台云。隨修一行不得中改。豈纔至此便改易邪。化他一境。他謂即是果後化他。此又不知立文之意也。此妙止觀初乘觀法。不從觀為名。特謂之不思議境者。意彰忘修之相也。文有三境。皆妙觀也。初性德境。直是妙藥。妙無過此。修德化他二境但是為成性境。離生無生兩重過耳。若觀性境不起性計。則不須下之二境。恐生計故故須立之。初性德境者。乃是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即一念是三千。即三千是一念。非相生而然。非相含而然。直作此體即是修觀。若夙植純厚根利無障即可入道。或有觀之未入。瞥爾起計。或謂三千實道法性自生。或謂三千無明他生。或謂三千無明法性共生。或謂三千離無明法性而生。約多人說故備舉四。若起計者唯只計一。蓋心無並慮故也。若轉計者故非此限。此計若起。妨修三千一實妙觀。故須四句一一推檢。三千實相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四句性執無安著處。此遣第一重有執。有執亡處名修德不

思議境也。此執雖亡。理既未顯。由無四句即便疑云。若三千實道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者。諸經論中何故乃作自生乃至無因生說耶。為破此計。故云有因緣故亦可得說。說必被機。故有四說。諸佛菩薩自行離四過已。化他四說一一皆悉。說即無說。此遣第二重執化他不思議境也。如此推檢。執若已亡。理若已顯。還歸本理一念三千。豈非發軔用觀正在性德境耶。修德化他二境。因觀性德起橫計故。方始用之。如何世人乃以性德之境而為所觀。修德四句為能觀耶。若修德境決為發軔能觀觀者。荊谿何故云恐生計故。故須此覈。何故又云故寄四句推檢以立行相。千艱萬勤立佛乘觀法。而却寄於四句而立行相耶。故知專用修德而為能觀。及指修德為唯識事觀者。皆不知止觀之大旨也。良可愍哉。良可愍哉。上所辨論三境之旨。不能廣引本文。唯撮文意略而申之。應知此說始於天台說之。章安集之。荊谿記之。自此之後得止觀之旨唯四明法智大宗師廣智親聞得之。我師從而得之。二師所說予幸皆聞之而得之。故以所傳之義用解今文。請黨理者從法智之義。同歸止觀一乘之妙海耳。言說教大體者。四說皆是隨機方便。究論大體必以因緣。因緣者。感應也。良由能應已證法性為因。所應眾生無明為緣。無明扣法性。法性應無明。感應和合乃諸法生。故三寶教由無明起。斯之謂也。然此亦且從文義說乃是大體。若單從自他無因說者。又豈離因緣感應無明法性耶。言發心中以圓斥偏者。三教菩薩發菩提心俱為所斥。三藏雜毒。通教空見。別人二觀。為無明縛。是則三教非真非正。今依不思議境發無緣慈悲。方乃名為真正發也。言安心中義開三種者。三種止觀也。安心本唯圓頓。以凡師誨人須知根性。信法二行約四悉檀。自有一向行人。有相資轉變行人。成六十四番止觀。自行既爾化他亦然。共成一百二十八番止觀也。止觀云。若就三種止觀則有三百八十四番。若就之言。乃是別門之語。因而言之耳。并本圓頓共成五百一十二番止觀。故僻解師見三止觀之外復有圓頓。便謂三外別有一頓頓觀。此乃不究文之意也。言道品不出念處者。道品有四。一者當分。二者相攝。三者對位。四者相生。此四之中唯有相生正是調適。如大論云。四念處中四種精進名四正勤。四種定心名四如意足。五善根生名五根。根增長名五力。分別四念處道用名七覺。四念處安隱道中行名八正道。故知三十七道品不出四念處也。通塞中元治能執者。通塞有二。一者通途通塞。謂三觀是通。三惑是塞。今之通塞意不在此。二者別途通塞。但為貪著能空之觀。此能空觀復如所破。還用四句三假一一破之。故云元治能執也。次位中勸修五悔。安忍無著但在進功者。此乃於真位前立內外凡位也。三昧行人修前七乘觀法未獲法

利。自念障重。未即入位。依方等師教修法華懺。晝夜六時行五悔法。始自懺悔乃至發願。以勤行故助開觀門。一心三諦豁然開發。入初隨喜乃至五品。由此之故。名聞外彰利養擁已。此輒賊來。宜多修於外三術法。一者莫受莫著。二者縮德露毗。三者一舉萬里。若內障動諸煩惱生。宜多修於內三術法。謂即空假中。由此得入六根清淨。於此位中更宜將養離似法愛得入真位。故云安忍無著但在進功也。言若搜得宗源則諸文可識者。乃指上文例餘陰入乃至安忍無著等文。乃是十乘之宗主。三觀之本源。若搜尋得之。諸文可識。由知諸文是實是流。故云可識。大綱既整。實此諸文。其餘文相網目而已。

三者事理傍正。如四三昧正為顯理傍兼治重。如十法界正示理具傍識淺深。如識次位正為簡濫傍為通經。又諸文中一切皆以破古為傍。意雖傍正。文不可廢。

釋曰。事理傍正。如四三昧正為顯理傍兼治重者。荊谿云。四種三昧所歷事別。若能觀觀無非一心。所顯之理無非三諦。此正為顯理也。傍兼治重者。法華三昧云。若比丘比丘尼乃至式叉摩那等犯所受戒。欲一彈指頃除滅罪者。應當修習此法華經。方等除犯戒。常坐觀三道等。皆是傍兼治重也。十法界正示理具傍識淺深者。不思議境中先明思議十界始地獄終佛界。明因明果。此傍識淺深也。既識此已。指此十界一念圓具界界皆圓。是不思議境。此文之正意也。如識次位正為簡濫傍為通經者。正為修正觀者簡叨濫之道。而傍為通四教次位之殊。止觀明三藏教五停四念乃至阿羅漢果竟云。此教最淺尚有次位。豈有凡夫造心即言上位。嗚呼。乃學佛教不知佛旨。不知教有大小權實。叨濫者眾。且增上慢人中心尚有少法可得。世有殊無得者自稱證悟。非大妄語而是誰邪。三藏既有凡聖因果高下之差。通·別·圓三從可知也。故云正為簡濫傍為通經也。又諸文中一切皆以破古為傍者。若不破古之非。無以顯今之是。古今相形方見巧拙。雖云意傍。不可廢也。

四者文偏意圓。如三止觀結於諸文。及五略中所用三教諸境十乘縱橫偏小等。三種止觀皆緣實相等。

釋曰。文偏意圓。如三止觀結於諸文者。已見第一所傳部別例中逐一引文釋竟。今更略出。文偏者。漸次不定也。意圓者。屬意唯在一圓頓也。言及五略中所用三教諸境十乘縱橫偏小等者。亦上文荊谿已指云。下文雖有四教八教思議不思議相待絕待。皆為顯於圓頓一實。正此義也。三種止觀皆緣實相。準上可知矣。

五者廣略有無。如發心中顯數則廣而文相略。後十法中文相則廣而顯數略。修大行中事儀則廣而十法略。修正觀中十法則廣

而事儀略。後三大章大意中有廣解中無。十種境界正觀中有四三昧無。雖互略無義必通具。

釋曰。言發心中顯數則廣而文相略者。如五略發大心中明十種發心。一推種種理。二觀種種相。三觀種種神通。四聞種種法。五遊種種土。六觀種種眾。七見修種種行。八見種種法滅。九見種種過。十見他受種種苦。緣此十種發菩提心。此即顯數廣也。天台於此十中但釋前四。餘六不釋。但指云其淨土徒眾修行法滅受苦起過等。發心例前可解。故云而文相略也。言後十法中文相則廣而顯數略者。乃指十乘中第二發菩提心。彼文委明依境發心以圓斥偏等。此文相則廣。而無上之十科故云顯數略也。言修大行中事儀則廣而十法略者。事儀則依經立制。四種三味道場法式旛壇道具等。故云則廣。未辨十乘觀法。故云十法略。言正修止觀中十法則廣而事儀略者。此自可解故不復釋。言後三大章大意中有廣解中無者。謂果報起教旨歸此三大章。託夏末緣故不說也。大意中有者。五略之中後三略是也。配對可見。言十種境界正觀中有四三昧無者。四三昧乃是大意。修大行中未是的辨行相。是故十境文不列之。言雖互略無義必通具者。如大意中發大心文有緣理等十。第二乘觀法發菩提心亦應具十。乃至正觀中有十種境界。四三昧中理應有之。故云義必通具也。

六者文行不同。如十境十乘生起次第。十禪淺深。豎破法徧文雖次第。行必隨人。十禪何必自淺階深。豎破元為顯於不二。或隨次入何障於理。自淺階深妙觀斯在。

釋曰。文行不同如十境十乘生起次第者。止觀云。陰境在初其有二義。一常現前故。二依大品經故。因觀陰果動煩惱因。大分俱觀致有病患。因觀三境則生諸業。惡業欲滅魔懼出境則生魔事。魔事若過則有功德生。故生禪定。禪有觀支。邪慧猛利故生諸見。見心暫息未得謂得。則上慢生。見慢既靜小習忽起。故生二乘。若憶本願。雖不墮小則生菩薩。此且就一往生起及建立章門而說。若據互發則無復次第。十觀生起次第者。止觀云。既自達妙境而起誓悲他。次作行填願。願行既巧破無不徧。破徧之中精識通塞令道品進行。有用助開道品中之位。已他皆識安忍內外榮辱莫著中道法愛。故得疾入菩薩位也。此亦一往且從相生次第而說。若論行者。上根一觀十乘具足即登初住。或內外凡中根歷至七乘。下根八九十乘。一一皆悉十乘具足方能入道。又四念處云。前之四乘用無前後。亦不必限於次第。故云文行不同。所謂說時非行時者。良在此也。十禪淺深者。在禪境中。一根本四禪。二十六特勝。三通明。四九想。五八背。六大不淨。七慈心。八因緣。九念佛。十神通。此亦且從建立章門次第而說。若

從行者。亦何定於淺深耶。言豎破徧文者。文寄次第。先空次假後中。此文既有六處示妙。豈必先後耶。故文自釋云。十禪何必自淺階深。豎破元為顯於不二。又云。或隨次入何障於理者。以一一諦皆三諦故。自淺階深妙觀斯在者。結上諸次。一一皆是無差而差。差即無差。故云妙觀斯在也。

七者待絕前後。若約教相必先待後絕。若論道理待絕俱時。

釋曰。玄文判教前待後絕。理數然也。何者。先待則約橫約豎有麤有妙。橫則三教為所待麤。則以圓教為能待妙。豎則四時八教為所待麤。則以法華為能待妙。如此相待實已妙。尚恐隨語見者謂麤外有妙。心想不絕。是故復有開麤顯妙。於前三教體皆圓實。指前四時無非妙法。顯諸佛之化源。泯今昔之異見。無非三千一實之道。故有前待後絕也。若論道理祇是一妙無二妙也。若順譬喻則先開後廢。若從意說開廢同時無前無後。止觀與玄不同。故云止觀相待義似於別。非今所用。又復應知天台大師用於二妙判釋妙經。學者須知所出。所出者何。經云。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此相待妙之所出也。又云。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絕待妙之所出也。不此指示。往往有一生而不知者。可怪可怪。

八者破會不同。若依化儀必先破後會。如先斥小後方會圓。故方等。般若廣破徧小。次至法華方會入實。約人約行破會同時。如照權了實。照權名破。了實名會。是故今文為顯理故。不同玄文專在判教。凡有釋義破必居先。故今偏圓借彼釋名。次第則別。

釋曰。此一段文所明破會三義不同。一約化儀。二約人行。三約譬喻。一約化儀。云如先斥小後方會圓。故方等乃至方會入實。化儀次第理數然也。二約人行。從破會同時至了實名會。明同時也。是故今文為顯理故不同玄文專在判教。凡有釋義破必居先。此明止觀與玄不同。此唯顯三千實理成絕妙觀。彼為判教。是故一一先待後絕。三者順蓮華喻。云故今偏圓借彼釋名次第則別者。偏圓大章在第五也。彼借蓮華之喻以釋止觀之名。借彼釋名次第則別者。先開後廢也。雖此先後。厥意在同時故也。

九者解行不同。如五略生起。分別十章。引證破古。問答料簡等。多為生解。若十法總別。十境互發。十禪離合。十境發相。專在於行。是故先識方可造修。

釋曰。言解行不同者。且約止觀一部而分解行。未論餘也。如五略生起者。大意生起。云云何發大心眾生昏倒不自覺知。勸令醒悟上求下化。發大心也。雖復發心。望路不動永無達期。故勸令

牢強精進行四三昧。此修大行也。雖不求梵天。梵天自應。稱揚妙報慰悅初心。此感大果也。種種經論開人眼目。融通經論解結出籠。此裂大網也。若知法界無有始終。豁然大朗無礙自在。此歸大處也。此生起次第為生解也。言分別十章者。十章亦有生起。上文已引。止觀云。分別十章功德。如囊中有寶。不探示人。人無見者。分別云。今十章。幾真幾俗幾非真俗。幾聖說默非說非默。乃至云幾橫豎幾非橫非豎等。如此分別為生解故。引證破古料簡等。生解可見。言十法總別十境互發等。有十法之總。三千三觀。十法之別。由三根故乃有十乘。故云十法總別。又隨修一乘而得入者。十乘具足則以一乘為總。十乘為別。具斯二義方識十法總別之相。十境發相。在下文第四大章總別例中。下文當釋。此不預伸。言十禪開合者。祇就此論自有三種。謂五門十五禪。初五門者。即五停心也。此五一一復開為三。即十五禪。如數息法開出特勝・通明。此自三也。不淨法開背捨及大不淨。此自三也。慈心開出生緣・無緣此自三也。因緣開出三世輪轉。此自三也。念佛開念三身。此自三也。開即離也。若依此開恐義濫理。是故去理而存於事。乃為十禪。是知不淨・數息各開為三。慈心・念佛・因緣各守其本。足前六為九。神通祇是九禪所發。故名十禪。又復應知五門合也。十五開也。十禪亦開亦合。如禪境中明。餘文可見。不復釋也。

十者舉例從略。如道品・攝法・假中空例。破餘陰餘使餘品以例初品。相續相待以例因成。則細尋廣意以申餘文。歷法先思方不昧旨。若十法成觀。但於陰入委識根由。餘九待發方可設觀。故九境中但分別境。境下十觀不細委分。但隨境轉照非關廣說。

釋曰。言舉例從略者。乃舉一其一而例於諸。使文約而義豐耳。不爾則文太繁也。且如調道品中應具四教道諦三十七品。天台舉例從略。但明無作道諦三十七品。為成一心三觀之義。復於無作三十七中但釋一界四念處法。餘九法界但云亦復如是。舉無作一。例前三諸道品而已。此道品中舉例從略也。言攝法者。大章第四攝法有六。初攝一切理中云理是諦法指前諸諦開合。指前者。體相中也。攝一切智中亦指前文諸智開合。亦指體相中也。攝一切行指下助道中。此攝法中舉例從略也。言假中空例者。以入假觀中有五因緣。一者大悲。二者大誓。三者利智。四者方便。五者精進。故破法徧文末問云。入假中有因緣。入空何意無。答亦有。略故不說耳。乃出其有相云。為解脫(大悲也)。為脫他(大誓也)。為慧命(利智也)。為無漏(方便也)。為法位(精進也)。為無漏者。為無漏神通也。餘可解。是則空中有五。同入假之五。

略不說耳。此則以後假觀例前空觀也。恐人未了今更說之。祇是假觀中有五因緣。用此例前空觀亦有此五。故云空例。纂者見法不明。以此例字猶豫兩向。又以假字下中字而為語詞。全無意味。須知此中字者。乃是指法之詞。豈語詞邪。言破餘陰餘使餘品以例初品者。亦破徧文末也。故止觀云。前來所說但觀識陰作如此說。餘四陰亦如是。十二入十八界亦如是。此三科皆果報法也。餘品者。此從思辨。使者。貪瞋癡邪見。能驅役人。故云使也。一往而分屬見惑。品者類也。界繫煩惱品類不同。三界九地。地地九品。則有八十一品。此一往屬思惑也。若從通說。見思二惑皆名為使。如云九十八使是也。亦可見惑通名為品。如破有見有八十八。無見乃至雙非亦八十八。有無等品數不同故。亦名品也。言例初品者。亦破思假文。初品既用三段四句觀法推檢。其餘諸品例皆用之。故云以例初品破使亦然。有見既用三假四句以破八十八使單四複四。乃至無言亦復如是。此破陰破使破思舉例從略也。言相續相待以例因成者。亦破思假文也。因成之中既用四句推檢或伏或斷。相續相待亦復如是。此三假中舉例從略也。言細尋廣意以申餘文。歷法先思方不昧旨者。荊谿誠於尋讀者講說者。須細尋廣文之意以申略文。復須歷於道品。攝法乃至三假。先研思之。方不昧於略文之旨。言若十法成觀但於陰入委識根由者。此亦舉例從略之謂也。創心修觀祇觀陰入。三千實相被三根性。故有十乘。既於陰境委明十乘。此則已識觀法之根本。入道之元由也。餘九待發方可設觀。故九境中但分別境。分別境相既昭著已。境下十觀不委細分。但隨境轉照者。只用前來觀陰十乘移觀發境。此自可曉。

止觀義例隨釋卷第一

次消釋體勢。又更為二。一文體勢。二義體勢。初文體勢亦為十例。

釋曰。此分科文也。以第三文義消釋例中有二。一詳究文義。二消釋體勢。初文釋竟。今當第二。故云次也。一者法喻廣略。若法略喻廣則展法文與喻相稱。不專守略法以壅喻文。或法廣喻略則攢法對喻。或開喻對法。如如意珠喻不思議境等。或法別喻總。如以大車喻於十法則開彼總喻以對十法。若以善畫勝堂為喻。不須開對但略合而已。若法喻俱總。如以虛空喻於法界。若法喻俱別。隨文對消可以意得。

釋曰。此文例出止觀一部及諸文中凡有用喻無出於右。亦是教於學止觀者及講說師。臨於喻文駐意若此。言若法略喻廣至以壅喻文者。法略喻廣。如妙經藥王品十喻歎教法只是一略也。十喻歎之廣也。言則展法文與喻相稱者。如初喻云。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為第一。喻也。此法華經亦復如是。合也。於諸如來所說經中最为深大(〔展法配喻也〕)。乃至第十如清涼池等。一一皆爾。此則法略廣展於法而稱喻也。言法廣喻略者。如五佛開權顯實。法廣也。如優曇華。喻略也。攢五佛施開之廣。總為優曇華之難遇。即是攢聚廣法而從略喻也。言或開喻對法如如意珠者。此初乘觀法不思議境文末云。如如意珠。天上勝寶。狀如芥粟。有大功能。淨妙五欲。七寶琳琅。非內蓄。非外人。不謀前後。不擇多少。不作麤妙。稱意豐儉。降雨穰穰不添不盡。蓋是色法尚能如此。況心神靈妙寧不具一切法耶(全文)。今謂舉此一喻總喻不思議境之三境也。狀如芥粟。喻一念也。有大功能。歎一念也。淨妙五欲七寶琳等。明所具也。此喻性德境也。非內蓄。不自也。非外人。不他也。不共無因從而可知。此喻修德境也。降雨穰穰等。喻化他境也。豈非開喻對法耶。又復應知。不思議境雖有三境。只是最初一乘觀法正在性境。修德化他為成性境。如何纂者便以修德不思議境為唯識事觀耶。却令常坐行人即便縱任三性耶。極為無狀。極為可笑。世有以修德境為能觀者。尚未肯以為唯識觀。況正見者乎。若辨此二之得失者。俱是亡羊之人。安足論耶。言或法別喻總。如以大車喻於十乘。則彼總喻以對十法者。乃十乘觀法文後總舉大車以譬十法。此喻總也。若開總喻對十法者。如云其車高廣不思議境也。幘蓋等發心也。安置丹枕內枕休息萬行巧安也。外枕動靜不常通塞也。乃至遊於四

方之前安忍離愛等。此開總喻以對十法。已見上文此不具引。言若以善畫勝堂為喻。不須開對但略合而已者。止觀第四生起十乘文後舉喻云。譬如毗首羯磨造得勝堂。不疎不密間隙容縫等。非拙匠所能揆則。又如善畫圖其匡郭寫像偈真等。非填彩人所能點綴。次合譬云。此十重觀法。橫豎收束微妙精巧。將送行人到薩婆若。非暗證禪師誦文法師所能知也。言法喻俱總如以虛空喻於法界。此自可見。若法喻俱別者。如以梯鄧喻漸次。觀金剛寶珠置之日中喻不定觀。通者騰空喻圓頓觀。此可見也。上所釋義引文但撮略舉要。廣則太成繁芴。故止此耳。

二者法喻合。三互有互無。隨宜設用存沒適時。

釋曰。有法無喻合者有之。理義顯故。根性利故。有法有喻合者有之。以法難曉。故舉喻曉之。喻曉法未顯。故提法以合之。自有有法有喻而無合者。以喻曉法。法已顯故。故不須合。如舉三譬喻顯三止觀等。有合無喻者。未之有也。存沒適時在此而已。

三者開合自他。凡列章門。有對自開合。如五略對十廣。有對他開合。如以十廣對五重玄義。有相攝開合。如開上合下。有義立開合。如攝法等。開六開四等。不出自他因果。及文四義二意唯在一。文相若盈若縮多少適時。後數則必使至十。從義則賒促隨宜。

釋曰。開合自他凡列章門等者。此舉凡例也。對自開合如五略十廣者。五略只在十廣中一。以大意章開為五略。以此五略對下九廣。并是自行因果化他能所。但有廣略之異。此對自開合也。若以十廣對於妙玄五重玄義。是對他開合也。止觀釋名當釋名也。體相當辨體也。攝法只是體所攝法。方便正觀果報此當宗也。偏圓起教當教相也。彼為消經談玄一向屬解。此乃依經作觀。故屬行也。言相攝開合如開上合下者。止觀第一發心中先簡其非。謂九縛一脫十皆非也。荊谿云。若心若道其非甚多。略言十耳。開上合下者。若二乘為二。則合修羅在鬼畜中。但五道也。此開上合下也。若合二乘為一方便。則開修羅自為一道。則六趣也。雖此上下開合不同。數法須十。言義立開合如攝法等。開六開四乃至意唯在一者。開六即是攝一切理惑智行位教。開四即指此六乃是自行因果化他能所。自因果二。他因果二。故云四也。文四義二意唯在一者。兩因果故。文四只是因果。故云義二。意則唯在一實止觀所攝。故云在一。纂者云。文恐誤。當為六字。此亦不然。在彼攝法既開六科。故云文六等。在此既云開六開四。泊乎開合只約自他因果而言。是故四也。應知在彼必須云六。在此應須云四。非文誤也。文相若盈若縮多少適時後數必須至十者。盈縮只是開合。盈開也。縮合也。或更多更少亦在適時。至後結數

必須至十。蓋十者數之法也。不忘大章之本也。纂者云。後字誤。當為從字。此亦妄穿鑿耳。言從義則除促隨宜者。意云數雖必使至十。義則貴在隨宜無定局矣。

四者註云云者。若上文已具。或餘部廣存。重展成繁。或廣文非要。若消釋者。須委的處所撮略指示。若傳寫者有關須填。

釋曰。云云之義。輔行據廣雅·說文已釋。於義可見不復重引。上文已具者。指大意章五略生起為顯十廣生起次第。五略已備。故至十廣不復再書次第。故註云云。此上文已具也。或他部廣存者。如止觀第一以四種四諦橫豎對土。文下註云云者。此指淨名疏及本宗諸部明土。此文則略。廣存在彼。如此二文若重展者。文則成繁。故註云云。或廣文非要者。此如發大心中文列十種發心。始於推理終至見他受苦。於義略足。若更廣引諸經論中發心之文。於義非要。是故乃註云云而已。言若消釋者須委的處所撮略指示者。此荊谿教為師傳授者不可通漫。須一一指的撮文之要以示之。如上文已具指五略餘部廣存。如淨名疏等。廣文非要。指十種發心之外。傳寫者有關須填。如妙經文句消釋經前五事中一時之文。約觀一釋文下闕註云云。荊谿云。觀心下應注云云。此有關須填也。

五者破立存沒。如破古師及破邪僻。其義壞已不須更存。縱存其名不用其義。或小有不當則有去有取。若破偏破小。破已必立為成一家不思議理。為逗一代不思議化等。

釋曰。破立存沒者。謂破古立今存名沒義也。破古師則可見。破邪僻如隨自意中斥邪僻師謬解無行經中姪欲即是道之說。恣意毀犯如無禁捉蛇之類。天台慙懃斥破其義。已壞不須更存。縱使尚存其名。不可更用其義。或小有不當則有去有取。如光宅四一消經。天台有取其四一之名者。用義則去其因一果一。自立理一行一教一人一。依而用之。雖用其名。理趣永別。若破偏小者。破法偏文也。破已必立者。何獨破小四時三教。一切皆破靡有存者。為成止觀不思議理。以麤顯妙是故立之。又為成一代不思議化者。一期化導有權有實有小有大。意在會歸法華。非權非實非小非大。方成不思議化。是故立也。

六者長短不同。若大小法相。問答研覈。法喻對當。章門開合。則隨文消釋無俟遠求。如不思議境等及破法徧。必觀歷初後尋求中間。或結長就短或演短令長。是故皆須遠騰文勢方可碎釋。碎釋文顯。必融碎令全。使文理通暢。令一家行門歸趣有在。或總別二釋則以總冠別。別釋義長則擧別歸總。

釋曰。長短不同者。舒而展之之謂長。卷而從要之謂短。若大小法相乃至無俟遠求者。此如一家常程釋義。但取文相顯煥。義稱

詮旨。理無邪僻。能若此者。於理已足不須遠求。如不思議境等及破法徧等者。意明此等文義不可率爾而消釋之。如初不思議境一乘觀法。必須觀初後求中間。然後方可擊而生解。解已成觀。利他亦然。何者。以不思議境始於的簡陰已。造心修觀則體了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性德境也。觀之不入瞥起四計。故用四句推而檢之。修德境也。因茲推檢而又起執。云若諸法不自他乃至不無因者。何故經論乃作自他及無因說耶。此疑化他境也。為破此計乃云。諸佛菩薩自行已離四過。化他無妨四說。此乃深觀於空破化他境。次乃結此自他以成三諦。次乃舉三譬喻妙境。次乃明妙境之功能。次乃收攝諸法以成三諦。故此七科從初至後方成不思議境一乘觀法。故令如此觀歷初後尋求中間。遠騰文勢方可碎釋。言或結長就短演短令長者。以不思議境中先以次第顯不次第。故有此示。何者。先指一心生起十界。始地獄終佛界。於一一界示因緣果報等。此演一心之短。出差別十界因果等法。一心頓具則成妙境。故謂之結長就短也。言不思議境等者。等之一字乃是等於發菩提心巧安止觀兩乘觀法。故下便云。及破法徧。纂者謬指前之六章依修多羅而開妙解。等向前也。下文雖有等向於前。在今文中故不可也。今文等字乃是等於下之二乘觀法故也。今具出之發菩提心中演短令長者。於一心中能起九縛。及以一脫具足十非。亦能具發四菩提心。四種之是。若結長就短者。若是若非擊歸一念。是非一如無非法界。為真菩提心也。然揀非顯是雖在五略文中。荆谿既令遠騰文勢。豈不然乎。又上文廣略有無中既以五略發大心為顯數廣文相。略發大心中為文相廣顯數略。則是廣略相顯共成一意。又何疑焉。巧安止觀中指於一心不二止觀開出六十四番。一百二十八番。為演短令長。總結一百二十八番不出一念圓頓止觀。為結長就短也。破法徧中亦以非橫非豎不二止觀以之為短。若演短令長者。則為豎為橫為非橫豎。若結長就短者。則同歸一念非橫非豎而橫而豎不可思議之止觀也。文義如此。纂者不見。謬引輔行云。不思議境文異義一意非一異為結長就短。開向三諦修性自他為演短令長。此非結長演短之義。自是十乘之下皆有。此狂妄亂指。非謬而何。破法徧中結長演短率皆妄謬。不能具引。以總冠別擊別歸總。如諸文說。亦以可見不能具記。

七者法喻隱顯。若法隱喻顯則求喻意以消法。若法顯喻隱則求法意以消喻。喻望於合隱顯例然。是則不失文旨上下相承。

釋曰。此一節文。荆谿教於學止觀者臨法喻合有隱有顯。當須詳究。言法隱喻顯則求喻意以消法者。此例亦多。今且舉一。如妙法難曉舉喻易彰。故本迹二門施開廢會。此法幽隱人難了者。是

故如來舉蓮華喻。天台大師靈山親承此旨。故解釋云。為蓮故華。華開蓮現。華落蓮成。以喻施開廢等三也。本迹二門皆具三義。以喻消法此之謂也。若法顯喻隱求法意以消喻者。止觀第四云。如猪揩金山。眾流入海。此二喻止。喻文既隱。當求法意以顯於喻。令喻從止。又薪熾於火。風益求羅。此二喻觀。喻文既隱。當求法意以顯於喻。令喻從觀。言喻望於合隱顯亦然。即喻顯而合隱求喻意以消合。若喻隱而合顯求合意以消喻。用上法喻隱顯例之。不繁文耳。

八者問答迷解。若迷問而不迷答則求答意以設問。若迷答而不迷問則研問文以成答。或問從答生。或孤然釋妨。或因答作並。或從答設難。或答順於問。或答違於問。或答杜於問。或答開問端。

釋曰。迷問不迷答者。如止觀第一發心文後料簡云。問。前簡非併言非。今顯是。何故併言是。答。所言併是者皆非縛非脫。故言併是。言併是者。皆上求下化。故輔行引製記之前有人釋此問答云。此中問答。問前判是屬非文者。不然。若準彼為問。應云前既是非俱非。今那是非俱是。準今答意意都不爾。答意但答取三菩薩。何曾復云是非俱是。是故問中通云併非。不云是非俱非。答中但云菩薩俱是。不云九非俱是。若準他意。九非亦須俱是故也。今謂天台問文雖隱答文甚顯。故可求答意以設之於問。問自顯也。若如荊谿所引他人之釋。非但迷問亦乃迷答也。若迷答不迷問者。如序中問云。教境名同相頓爾異。教同圓教境同實相相頓爾異。有漸次等三種之異。此問可見。故不迷也。答中云。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漸次中六善惡各三。無漏總中三。凡十二不同。故言不定。言十二不同十三不同者。今釋之曰。先修歸戒止火血刀三也。達三善道三也。無漏一位即兩教二乘四也。足前成十也。禪定止欲散一也。慈悲止徧空一也。常住止二邊一也。此三無開合乃成十三不同也。常住是所緣實相。不應數為不同之限。故言十二不同。其無漏總中三一句。人多不曉。昔人作三觀解之。謂無漏空觀。總字假觀。中字中觀。又有人云。無漏總中三者。總三界也。如此解釋真可笑也。而不知是舉總含開三位兼三。故云無漏總中三耳。故言不定者。以不定止觀無別階位。是故寄於漸後結之耳。問從答生。如序中問云。此章同大乘。同實相。同名止觀。何故名辨差。記云。由前答異。將異問同。故云問從答生。或孤然釋妨。如破法徧文末料簡云。問。瓔珞云。第三觀成初地現前。今云何說八地或在初住耶。答。借義相成。或借高成下故言八地。或借下成高故言初住。以瓔珞經明別教義故耳。或因答作並者。如不思議境文初章安十六番私料簡

中云。若爾煩惱亦是諸法之本。元為治惑。亦是觀初。病身四大亦是事本。元為治病。亦是觀初。何意不得亦通亦別。此文即是因答作並也。或從答設難者。止觀第一問小乘亦是佛說。何意言非。若言非者不應言漸。答。既分大小。小非所論。今言漸者。從微至著之漸耳。小乘漸者。初後俱不知實相。故非漸也。此即從答設難也。或答順於問。此如常途不俟引證。或答違問。如魔事境後料簡問。魔動竟。好法來。如寒過春來耶。答。未必併爾。此違問答也。亦如諸文有答問。初云是義不然等。皆答違於問也。或答杜於問者。塞其來難也。如止觀第三問初從假入空觀有破有用名二諦觀。第二觀亦有破有用。何不名二諦觀耶。答。前觀已受二諦名。今更從勝受名。名平等觀。又問。第三觀亦有破有用。何不更從勝受名。答。前兩觀有滯。故更破更用。第三觀無滯。但從用受名。不得一例。此答杜於問也。答開問端。如此文第二。然餘文亦多。不能備舉。

九者舉例消文。如六度之文。或語勢兼含。應以教定之。使六文一類。若諦若緣諸法皆爾。

釋曰。止觀本文六度法相引用甚多。今略舉一二。如隨自意歷諸善中及對治助開中并明六度語勢兼含。應以教定之者。今謂唯三藏生滅事度義非兼含。方等·般若自通教已上義并兼含通教。兼含者。通有因果俱通之六。有別圓入通之六。有藉通開導之六。六度名同。即空之觀其義又同。不以教定。義何所歸。得茲三義區矣。別教菩薩初心用空亦同通教。但緣中道期心異故。然別無別部亦有兼圓者。亦以義定。法無亂也。圓人初心用畢竟空修六度法。是則六法無非法界。由是而知。有生滅·無生·無量·無作之六度矣。使六文自為一類者。不可布施生滅餘五無生也。四諦因緣但是開合之異。準度可知矣。

十者以教定法。皆隨其教體以立義宗。或名偏意圓從體以定。

釋曰。以教定法等者。法謂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等法。以教定此法者。謂三藏生滅乃至圓教無作。言皆隨其教體者。藏隨生滅體乃至圓隨無作體。立義宗者。當教之觀行也。或名偏意圓從體以定者。如淨名·涅槃偏受解脫之名。般若偏受空寂之稱。首楞嚴偏舉於止。法華偏舉於觀。斯皆名偏妙體融具。問。此與第九何別。答。上明六度等兼含故。以教定之。此但直明以教定法。不無異也。

二者義體勢亦為十例。

釋曰。初文既云文體勢。能詮也。今云義體勢。所詮也。然文非無義。義非無文。蓋從強而言之耳。

一者部體本意。凡欲釋義。先思部類。如法華玄。雖諸義之下皆立觀心。然文本意明五重玄義出諸教上則教正觀傍。託事興觀義立觀心教中。則以權實本迹為主。常以五味八教以簡於權。并以世界塵數以簡於迹。若本迹交雜教味疏遺。無以顯於待絕二妙。餘味餘部以類求之則可知矣。若今止觀。縱用諸教。意在十法以成妙觀。則觀正教傍。為顯實理傍通諸教。復為生信傍引諸經。

釋曰。先思部類者。始自華嚴。終至法華。涅槃。各以氣類自為部帙。故言部類。言如法華玄諸義之下皆立觀心等者。此諸文之下託事興觀。義立觀心。正意在於判釋法華出諸教上。是故謂之教正觀傍。言教中者。既有教觀二途。故別指教。故云教中。言則以權實本迹為主者。開權顯實開迹顯本為一經主。天台為顯本迹之妙。故以五味八教豎判橫釋。欲令人識味極醍醐。教絕眾典。是故慤勤抵掌指示此迹門也。言并以世界塵數以簡於迹者。此開迹顯本也。經舉喻云。譬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盡抹為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乃下一塵。復過東方如許國土復下一塵。如是東行下盡是塵。又以此下塵國土及不下之土盡以為塵。一塵一劫。本地實成佛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此顯實成本也。若本迹交雜而不分。教味乖疏而遺漏。本迹二門待絕二妙無以顯也。餘味餘部以類求之則可知矣者。如華嚴頓部配初乳味。以兼別為主。此中不可以法界為主。自有趣向故也。方等。般若亦然。乃至方等部當漸中味配生酥。以彈斥為主。般若漸末味配熟酥。以被加淘汰為主。故云餘味餘部以類求之則可知矣。言若今止觀縱用諸教意在十法以成妙觀則觀正教傍。為顯三千實理以為觀法大體。是故傍通諸教。雖曰傍通。意成妙觀功亦不淺矣。為令聞者行者起深信故。是故傍引諸經諸論。

二者觀教同異。既約法華應須八教。教雖有八頓等四教是佛化儀。藏等四教是佛化法。依法起觀觀則有四。漸既異別更加不定。故觀法則有六。開權顯實會藏等三。漸及不定元知圓極。故佛本意唯佛乘是。如今文隨教。雖復若八若四。本意唯為成一佛乘。

釋曰。觀教同異者。觀教名同其體永異。故云同異。如頓。漸。不定教在四時。頓在華嚴。漸在三味。不定寄四時。雖與三種止觀名同。厥體異也。然今三種止觀。通則通宗法華。別則各有所宗(已見上文)。且從通說。故云既約法華應須八教。所以須八教者。非八教無以顯法華之妙。教雖有八等者。此語未開顯前當分之義。頓等四教是佛化儀者。布措藏等令稱適機宜也。藏等四教

是佛化法。乃是化儀所用之法。依法起觀觀則有四。所謂生滅·無生·無量·無作之四觀也。天台漸觀既非三時。不定止觀非寄四時。約開顯說會藏等三。漸及不定元知圓極。故佛本意唯佛乘是。更無異途。此佛意也。如今文隨教等者。指此摩訶止觀也。雖有八教四教者。以麤顯妙。以思議顯不思議。部旨唯為成一佛乘三千妙觀耳。

三者觀門準則。隨機逗物雖立四門。教法體度無生為首。若消法相為成行解。斥奪比決上下交映。皆悉結撮歸於一乘。

釋曰。準則者法度也。聖人化物隨機適時。不可一槩。是故張之以教網。設之以四門。為著有病者說止觀為治有之藥。空門也。為著空病者說止觀為治空之藥。有門也。乃至為雙著病者說止觀為治亦空有之藥。雙非門也。說雖若此。依門入道門門皆融。無復四也。然一化大旨必以無生為首者。以見思當情。著有眾生數極多故。是故止觀破法徧中先列四門然後依無生破徧。若消法相為成行解等者。此文教於學止觀者。若消四門法相。應知三教四門是麤是權。唯圓四門是妙是實。消詳解釋以成圓行之解。故云行解。言斥奪比決者。以有斥無。以無斥有。雙亦雙非亦復如是。比決則空勝於有。乃至雙非勝於雙亦。上下交映者。上有門也。下雙非也。是則四門互相交入互相映顯。如此結撮方歸三千一乘實相。

四者會異考同。若一切異名同入一實。名為通會。如會隨入悉止觀異名等。名為別會。通別二會攝法罄盡。則一家義勢攝法無窮。乃至法門亦具通別二會之意。又如破徧度入名為通會。當教當門名為別會。言考同者。如大小經論凡所立名。部帙雖殊名相不別。豈以名同令法一槩。必以理簡而使甄分。如諸外人尚為大自在天立三身名。豈此三名體同宗極。故云不可尋通名而求別體。故用相簡之。是以考同出異會異令同。若異若同同入一極。

釋曰。會異考同者。會異令同。考同出異。此文為二。初會異。次考同。會異又二。初通會。二別會。通會者。一切異名別說同入一實名為通會。此義可解。別會如會隨入悉者。止觀第一發心中云。然四隨四悉名異義同。四隨是大悲應(平聲)益。四悉是憐愍徧施。蓋左右之異耳。譬如一物。人在物東謂物為右。人在物西謂物為左。左右雖殊。物未嘗異。四隨四悉亦復如是。又禪經謂之隨樂欲語。修因也。大論謂之世界語。受報也。此二者因果不同耳。禪經謂之隨便宜選法以擬人也。大論謂之為人觀人以逗法也。此兩者欣赴不同耳。對治第一義。經論名同故不須會。此會隨入悉也。止觀異名者。如諸經論或名遠離。或名不住。或名

不著。無為寂滅不分別禪定等。此止之異名也。或名知見明識眼覺智慧照了等。此觀之異名也。以由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故會一切異名同名為觀。解脫亦爾。多諸名字。故會一切異名同名為止。故云通別二會攝法罄。盡一家義勢。攝法無窮也。言乃至法門亦具通別二會之意者。蓋言不獨隨悉止觀。至於一切法門亦具通別二會。法門者何。四諦·四念乃至八正·三三昧·十二因緣·六度等。故云法門也。又如破徧度入名為通會。當教當門名為別會。以無生門十乘觀法度入餘門。不分門教之別。故云通會。當教當門名為別會者。止觀置三教四門且依圓教。此為當教。三門之中或度入有是當門。乃至或度入非空非有此為當門。只破法徧自有通別二會。亦是別中自有通別。言考同者。大小經論凡所立名。部帙雖殊名相不別。豈以名同令法一槩。必以理簡令法甄分。大小經論者。置大論小。如中阿含諸比丘歎身子所說妙中之妙。又云。佛告比丘。莫求欲樂為凡夫行。亦莫自苦。苦非聖行。離此二邊則有中道。不可以此妙中之妙為不思議。當知此妙乃是身子說於事忍方便不損他境耳。不可以此中道為佛性中。此中道者但是離苦離樂名為中道。故云以理簡也。如諸外人尚為大自在天立三身名者。記第四云。塗灰外道亦計大自在天而有三身。此偷竊佛經也。計云。法身充滿於法界。報身三眼八臂。化身隨形六道。豈此三名體同宗極。故云不可尋通名而求別體。故用相簡之。以教別於邪正大小偏圓。唯圓方可名為有實。是以考同為出於異。會異令異咸同。此結上二科也。若異若同入一極者。泯前同異皆是非同非異方歸一極。一極者。三千實相也。

五者以一例諸。如教證二道及一心具法。不同世人取著一念可思議境立佛法界。前明可思議。後明不可思議等。部內唯有一文說之。以此一文而均上下。使處處文義通徹昭然。

釋曰。此一節文凡有五段。蓋明天台大師說法。文雖一處而義貫始終。不繁其文。故一以例諸耳。一者如教證二道。止觀云。別教因中有教行證人果。上但有其教無行證人。何以故。若破無明登初地時。即是圓家初住。非復別家初地。記云。初地入住。此為正文。於教道文不須疑也。二者一心具法。如止觀第五不思議境初明一念心具足三千。而自問云。一念具十法界。為作念具。為任運具。答。法性自爾非作所成。故知凡聖法性皆悉自爾具足三千。以此妙理為十乘本。以此而修名性德行。由此而證名證性德。他宗不達此理。若解若行不墮於邪即歸於偏。荊谿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性德之行正在於茲。比有本宗學者依附昔人之說。尚謂三千是俗諦法。而斥法智云。但將具

法俗假之義。濫作空中理體而說。遂立三諦皆有十界三千世間。播在筆舌以誘愚蒙。予謂斯人非但不識三千。亦乃不識空中。固謂一念唯具於假。必待空而亡之。中而非之。然後方具三諦。空中之理不具三千。止觀一部並以三千而為指南。全為虛。設天台妙說為爾所壞。何名贊揚祖道也。是誰誘於愚叢。愚為是誰耶。以此知解用講說為。用著述為。昔苕谿岳師嘗奉書于四明廣智。盛言三千定是俗諦。既為所破。文義在彼不能備引。三者不同世人取著一念。止觀九云。復次言一念者。不同世人取著一異定相。一念乃是非一非異而論一耳。今謂非一者非空也。非異者非假也。非空非假之一念。乃是中道而為一念。中道一念即圓陰也。此之一念方得名為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此乃止觀之骨隨也。若迷三千。則止觀一部都為虛設。故章安序中云。天台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門。豈所行法門偏在俗耶。豈初緣實相造境即俗耶。輔行云。大師於覺意三昧。觀心食法及誦經法。小止觀等。諸觀心文唯以四句責於四心。並不曾云一念三千。乃至觀心論中祇以三十六問責於四心。亦未曾云一念三千。唯四念處略云觀心十界而已。故至止觀正明觀法。並以三千而為指南。蓋是終窮至極之說。既云正明觀法並以三千而為指南。豈非三千正是三諦三觀乎。安得云唯是所具之俗諦耶。又復應知。達三千者即妙三觀。而餘文中或云三千世間即空假中者。乃是鄭重叮嚀之詞。或云三千是假者。乃是對於妙空妙中分別而說。實無異體。寄語後學莫信狂言。狂言誤人殃墜無間。可不驚乎。可不驚乎。四者思議境立佛法界者。止觀第四(現行本也)十乘之初先明可思議境。始從地獄終至佛界。先辨四趣因果。次明人天二乘菩薩因果。後明佛界云。觀此佛法。能度所度皆是中道實相。畢竟清淨。誰善誰惡。誰有誰無。誰度誰不度。一切法悉如是。是佛法因果猶是思議境。非今止觀所觀。今謂對九明佛隔偏圓也。即九是佛真圓實也。應知先示一心生起十界之相。歷辨因果毫釐不差。意在下文不思議境一念圓具十界百界三千性相以為妙境。初乘觀法以生顯具。斯之謂也。故知初乘觀法三千實相不可思議。復為下九而為張本。是故十乘止觀並以三千而為指南。如何淺學定謂三千而為所具俗假之法耶。五者前明可思議境後明不思議等者。此文恐誤。應云前明不可思議後明可思議。若前明可思議後明不思議者。一部之內上下諸文皆以思議釋不思議。及以次第顯不次第。豈得謂之唯有一文說之耶。此之一文在止觀第四呵五欲中引大品經一切法趣欲。初明有能趣所趣即俗諦。次明欲不可得是真諦。後云云何當有趣非趣即是中道。當知三諦祇在一欲事耳。此明不思議也。止觀又云。今更廣明令義易解。去即明可思議也。故知

以思議釋不可思議唯此一文以均上下。是知文云前明思議後明不可思議者誤矣。

六者名義通局。如置毒譬。經中唯譬五道不同佛性不變。五味唯喻一代五時濃淡。濃淡雖殊皆從牛出。今文從義處處偏入。或定不定。或行或人。或教或位。或時或部。不可壅義而守其名。故用置毒則有兩種。醍醐殺人。若用五味則有兩種乳不等。

釋曰。名義通局者。初依經則名義俱局。次從義則名局義通。初名義俱局有二。一置毒譬。二五味譬。初置毒者唯譬五道不同佛性不變。文在止觀第三偏圓章中引大經云。置毒乳中偏於五味皆能殺人。此譬不定教也。何者。經意以一切眾生正因佛性如乳。了因佛性置毒。結緣下種時處不同。故歷五味發則不定。發破無明故云殺人。無明未破不名殺人。但可謂之發習而已。故知發習義通。通四教故。發毒義局。唯在於圓。問。玄文位妙引大經云。譬如有人置毒乳中乳則殺人。乃至置於醍醐醍醐殺人。今文何故但云置毒乳中偏於五味皆能殺人耶。曰。玄與今文理亦無別。但今文偏語五道受身雖異。正因佛性曾無有殊。夙植了種而不敗亡。是故但云置毒乳中偏五味發。應知若不於五味下。安得今日能偏發耶。若玄文中不語本有正因。但據夙種曾於華嚴下了因種。故云置毒乳中乳則殺人。而此乳者乃譬華嚴頓說之教。故云乳也。置毒酪則殺人。乃至醍醐亦復如是。今文與彼彼此相映無以異也。置毒乳中者。過去之世曾於華嚴下了因種。今聞頓說即破無明。如頓入法界者。是此乳中殺人也。過去之世曾於鹿苑下了因種。今聞生滅即破無明。如八萬諸天悟大道者。是此酪中殺人也。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比說可知。不能具引。問。正因性也。緣了修也。緣了必須下種。正因還有下種義否。曰。有。止觀云。聞空觀即是下了因種。聞假觀即是下緣因種。聞中觀即是下正因種。文義如斯。豈非正因有下種之義耶。二五味譬者。文云五味唯喻一代五時濃淡。濃淡雖殊皆從牛出。予疑此文恐誤。應云五味唯喻一代五時相生。相生雖殊。皆從牛出。是故經云。譬如從牛出乳乃至醍醐。合譬云。譬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九部教。乃至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等。由此而知。譬於相生決無疑也。若譬濃淡者。則使華嚴頓教反却為淡。鹿苑半小而却為濃。於義不便。若譬人者。可云濃淡。二乘之人在華嚴座如聾如啞全生如乳。至鹿苑中革凡成聖如轉乳成酪。乃至方等彈訶。般若淘汰。法華得記。此則可云五味濃淡。應知相生喻教不同濃淡。濃淡喻人不同相生。此乃一往且依經文名義俱局而說。今文從義處處偏入。或定不定。或行或人。或教或位。或時

或部。不可壅義而守其名者。夫從義則不局於文。以義統之無往而不通也。言處處徧入者。謂定不定行人教位時部。用經置毒及以五味入此等處。故云處處徧入。具如止觀徧圓文中引大經第六以五味證藏。此五味入藏也。引第三十二經以五味證通。此五味入通也。引第九經以五味證別。此五味入別也。引二十七經以醍醐證圓。此五味入圓也。問。醍醐證圓。如何是五味入圓耶。曰。勝必兼劣。思之可見。此且一往為定教也。若證不定。如前所引置毒乳中徧於五味皆能殺人者。是舉定不定。則必有人。人必有行。行必稟教。教必有位。此人行教位必歷五時。時必有部。除華嚴獨部之外。餘部之內各有部別。是故荊谿原天台意。不在守名唯義是從。故以置毒及五味譬徧此八法。故云今文從義也。言故用置毒則有兩種醍醐者。謂約教約行二種毒發也。故釋籤釋玄文置毒乳中。乃至醍醐徧五味中。悉有殺義。云教行兩意相須而釋。歷漸頓教。義之如教。一一教中隨行淺深毒發不定。復名約行。是故今云置毒則有兩種醍醐殺人也。不見彼文。此文難釋。然應了知。不獨醍醐而能殺人。前之四味一一皆爾。舉後而例前耳。用五味則有兩種乳不等者。謂華嚴會上利根凡夫聞圓頓說即破無明顯法身者。教發毒也。若於此會隨行淺深而能發者。行發毒也。故云兩種乳不等。餘之四味亦能殺人。舉前例後爾。問。法華非秘密非不定。今文如何舉五味醍醐之譬。以法華在不定中耶。曰。對前四時人機未一。故以法華為顯為定。若當部自論。不無秘密及以不定也。何者。如法說周密聞大車。豈非秘密耶。同座異聞。豈非不定耶。但以同一座席同一道味。故云非耳。問。發毒有四。今文何故但言教行二耶。曰。舉教行二。自然攝得理證之二。不備云耳。涉文甚多避繁且止。

七者開拓句法。或四或六。或三十六。乃至百千。隨其文意應多應少。皆使徧在一代教門。一一皆令有名有義。無得輒爾無義立名。

釋曰。句法開拓貴在適時。仍須有義。無義而開。虛張法相何益於道耶。或四。如四種三昧而通四教。今用唯圓。或六。如破法徧中引涅槃經不生等六句。或三十六。如辨三十六重感應。又如觀煩惱境中三德各三十六句。乃至百千。如破見假則有百千萬品等。無義立名。此斥觀師。已見上文。

八者束散前後。凡諸寬文文中無結。或隨文勢。若逐意便。或前結而後開。或前散而後束。所以釋者先須檢括語意寬急所詣歸宗。使觀行有在。

釋曰。束結也。散開也。束散之說或前或後。蓋有二途。或隨文勢之便在前在後。或隨意旨之便在前在後。荊谿識其釋者先須檢

括。語之與意有寬有急。寬閑之文故不須結。故云文中無結。若急要之文為成觀故。故須結之。如初乘觀法不思議境。先辨可思議境。委明十界因之與果。散說甚廣。然後舉此十界因果之法。總入一念以為三千妙境。豈非先散而後束耶。又此妙境三番示之。謂性德境。修德境。化他境。一一結成不思議境。總而結之都歸一念三諦三千。豈非又成前散後束耶。夫如是則歸宗三千無越一念。觀行有在者。十乘也。

九者行理交映。理有權實。行有親疎。親正疎傍。廢權入實。理無種種。行有淺深。說理則泯彼階差。談行必積功方達。以理融行。以行綜理。諸位無濫方可免失。

釋曰。此一節文凡有五段。一正明行理交映。二豈可下。斥謬況正。必須行理相資。三故第下。引喻二。初引四喻明解行交互。二一體下。重舉喻顯上喻文體本不二。四然義下。誠為師者三。初未說之前先窮妙境。二示為師者正說授時須通舉一部始末。三次洮下。須洮鍊十乘以顯行相。五若不下。斥不得意不可為師。初明行理交映云。理有權實。行有親疎。親正疎傍等者。夫圓行圓理方論交映。若非三千為行不能映理。若非三千為理不能交行。應知全性起修行外無理。全修在性理外無行。此理乃是三千實相本源之理。圓頓根性。從善知識或從經卷聞而解之。解而明之。依而立行。是故行理而論交映。然交映之言亦從指示而說。實而言之。唯行則行絕。唯理則理絕。何交映之耶。言理有權實者。若能詮教從於所詮。則有真中二理而為權實。若所詮理從於能詮。則有生滅乃至無作四種之理而為權實。行有親疎者。四教之行迭論親疎。唯圓為親。餘三皆疎。廢權入實理無種種。唯一三千實相理也。理既唯一。依理立行行豈殊途。雖無殊途。圓實之行約六即判淺深。宛然無差別中立差別也。言說理則泯彼階差者。寂滅真如有何次位。談行必積功可達者。積功累德方入五品及以十信。若能安忍離愛方達初住證無生忍。二住已上非今文意。以理融行者。以性泯修則諸行無作。修無修也。以行綜理者。綜者綜錯也。則是以行行理。行成入位。諸位無濫者。六即檢之方可免濫。即故免於退屈之失。六故免於上慢之失。故云方可免失也。

豈可尚深偏求一句。況以二十五法而為前導。十乘十境以為正修。故知行理相融方有所至。

釋曰。此當第二斥謬況正必須行理相資。先斥謬云。豈可尚深偏求一句。此斥僻師謬也。此師謂止觀十境十乘乃是漸頓止觀。別指大意文中三止觀結外用一止觀結。及安心文初總安心文謂為頓頓。是故荊谿斥云。尚深偏求。不知智者聖師立文始終之意。致

茲謬謂也。次況正文云。以二十五法而為前導。十乘十境以為正修。故知理行相融方有所至者。此比況顯正斥僻解師。應知止觀一部始終十章。前之六章委開妙解。解既依理開之。故云理也。此理導行理行方融。節節檢較方有所至。如何偏指一句為頓頓耶。

故第五云照潤導達交絡瑩飾。

釋曰。此當第三引喻解行交映二。初引四喻。二一體下。重舉喻顯上喻文一體無二。初文云第五者。即今現行第四文也。照潤導達者。此四喻文亦可云三。則商人商主合而為一。開則能導所導分而為二。所言照者。如日之照。陽德之明也。此譬解也。潤者。雨之所霑。陰德之靜也。此譬行也。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闕一不可。照之以日。潤之以雨。照潤均等萬物生焉。故知自行因果化他能所何莫由於解行而建立耶。導商主也。善知川陸之路有夷有險。善別風雲氣候可行可止。此譬解也。達者商人之喻。以譬行也。到清涼池故云達也。或可五品十信亦名為達。交絡者。解行相資之謂也。瑩飾者。行得解故。如玉無瑕曰瑩。解得行故其行則嚴。曰飾。祇是由解立行由行成解爾。

一體二手更互揩摩。

釋曰。此當第二重舉譬喻顯上喻文一體無二。上舉四譬似如異體。恐謂解行其質有殊。故舉一體二手更互揩摩不二而二。體手乍分二而不二。祇是一身四大造色。學者應知。全性起修如體有二手。全修即性如手不離身。四大造色。一身。正因性也。二手。緣了二修也。左手緣也。右手了也。全性起修如身揩二手。以修顯性如手摩身。行理交映於茲可見。

然義解者。非消文時欲出文意。必須出沒開合。先令妙境周圓。依境立願。願行相稱。正助無關。不失次位。是則可以斥偏邪。可以進圓行。可以顯異意。可以立宗徒。

釋曰。此誠為師者有三。初未說之前先窮妙境。二若消下。誠為師者正說授時必須通舉一部始末。三次洮下。須洮鍊十乘以顯妙行。初文云。義解者。即為師之人也。非消文時者。非為他說授時也。欲出文意者。無越三千實相之妙境也。言出沒者。即興廢也。如十如興則十二因緣廢。十二因緣興則十如是廢。乃至一諦無諦興廢亦然。故云出沒。言開合者。能詮之名有異故謂之開。所詮義理無別故謂之合。如十如境即十二因緣。如緣名異故謂之開。義理無別故謂之合。四諦三諦二諦一諦等開合亦然。此開合義。如不二門。色心門。洎諸文說避繁不引。如此出沒開合。妙境方乃周圓。言依境立願願行相稱正助無關不失次位等者。以由初乘未入。非上達根必須依境發菩提心。此既未入。必須巧安止

觀。破法徧。識通塞。調道品。故云願行相稱。行之一字含四乘觀法。願即發菩提心也。正助無闕者。正該六乘。助唯第七。以正助無闕故次位可階。故有五品十信初住等位。應知諸乘觀法。竝以三千妙境而為本也。故為師者非消文時。先須曉此三千妙境。斯為最也。是則可以斥偏邪。可以進圓行。可以顯異意。可以立宗徒。言是則者。連上綴下之詞也。意云能如是則可以斥偏邪。乃至云能如是則可以立宗徒。不如是者皆不可也。故知妙解三千實相。則自別教教道已還都為所斥。皆為偏邪。竝為魔事矣。可以進圓行者。有三千妙解則可以進三千妙行。若無此解行則邪倒。何以能進耶。可以顯異意者。開權顯實。三千妙理為所觀。境為能觀。觀不二境觀以為觀法。方顯此部之異意也。若不爾者。何謂前代未聞耶。昔有本宗講者尚謂性德三千而為所觀。修德四句以為能觀。固執云若離四句無修觀處。若爾何以異於前代諸師所說體心踏心等。章安何以特云前代未聞耶。如何曉輔行正明觀法竝以三千而為指南耶。昔人既謬。世有踵其說。比比執非為是。尤可悲也。可以立宗徒者。必了三千實相境觀。方可以立宗徒。言宗徒者。宗謂宗師。徒謂徒屬。聽法之人也。此乃深誠為師之人。不以三千境觀示人。不得擅居師位。纂者不知文意。閉眼穿鑿。謂徒字誤。應為此途字。引金錫云。若不善余一家宗途。未可委究行門。予謂此人不唯謬改文字。亦乃不曉文意。如此述作。自誤誤他。罪莫大焉。次文當見此不委破。

若消文時。先鉤鎖文勢。一道豎進。

釋曰。此當第二示為師者正說授時也。若消文時先鉤鎖文勢一道豎進者。謂一部十大章也。提前舉後。鉤末鎖初。文義連環宛轉如繡。此略語十章豎進如此。纂者以一道豎進為十乘生起者謬矣。下文洮鍊方是十乘爾。

次洮鍊前後以顯行相。以一觀境冠於下九。以一弘誓通及諸行。以一安心徧該始末。破徧祇是安心加行。通塞祇是上二細門。以一道品調停陰入。正助祇是助開前四。次位通為上之七門以除濫過。安忍離愛上八功能。入初住時轉名十大。良有以也。

釋曰。此當第三示為師者洮鍊十乘以顯妙行。言洮鍊者。謂洮汰鍛鍊去執滯砂簡妄情鑛。使此十乘融通無滯故云也。言以一觀境冠於下九者。以不思議境一念三千。為下九乘而作張本。稱本修九方堪入位。故發菩提心乃至離愛。對事雖殊觀體無非三千實相。故得云冠於下九也。以一弘誓通及諸行者。上至不思議境。下及安心乃至離愛。不離慈悲上求下化。是故云通及諸行。以一安心徧該始末者。始不思議境。末離法愛。無不用於妙止妙觀以

安妄心。對事強邊別立巧安之名。其實十乘無非安心也。破法祇是安心加行者。加添巧安止觀之行業也。豎破橫破橫豎不二。六處示妙等。故云加行。通塞祇是上二細門者。但是破徧安心二門之中委細研窮。蕩滌於通起塞羸過。故云細門。以一道品調停陰入者。十乘無非觀於陰入。夫道品者。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品。豈十乘法離戒定慧耶。正助祇是助開前四者。亦可云助開前六。云前四者從合說耳。以破法徧是安心加行故。通塞是上二細門故。是故但云助開前四。今謂四者。一不思議境。二發菩提心。三巧安止觀。四調道品。破徧通塞合在前二。如向所辨。問。初乘觀法不思議境。上根一觀即登初住。或內外凡安用助耶。若用助者。如何三根配十乘耶。曰。上根雖利。留難若起必須用於第一義治。如修德境四句推檢者。是但不同下根之人具用六蔽六度而為治耳。然今文中諸乘互通意則不爾。如不思議境具十乘者。祇由於境能發心故。祇由於境巧安心故。祇由於境能破徧故。祇由於境識通塞故。祇由於境道品調故。祇由於境不叨濫故。祇由於境能安忍故。祇由於境離法愛故。是故即得入於初住。或內外凡初乘既爾。餘一一乘互通皆爾。乃十乘配三根者。此乃從於一期生起分對而說。若修入者。一一莫不皆具十乘。何獨具助道耶。次位通為上之七門以除濫過者。從此已下。三乘觀法祇是乘之所歷。雖但所歷功莫大焉。輔行云。既用前七以為所修。二世善發入位不定。或未入位未得謂得。恐極下根生重罪故。故須明位。令行者識之。免於上慢之過。安忍離愛上八功能者。安忍祇是忍於五品位中違順二境。令人六根清淨之位。離愛祇是離於六根相似法愛。入初住時轉名十大者。由於十信約豎論橫。位位之中修十乘故。菩薩戒疏以十乘觀法豎對十信。復以十乘入一一信。故至初住十法圓發轉名十大。言十大者。一理大。二願大。三莊嚴大。四智斷大。五徧知大。六道大。七用大。八權實大。九利益大。十無住大。以此十大用對於十乘。義亦可見。良有以者。意云實有所以也。何者。謂由善修止觀者乘乘自然具於十法。雖橫具十。無妨生起十法宛然。故至五品。品品具十。至入十信。信信具十。至入初住。十法圓成轉成十大。故云良有以也。

若不得意徒勞生起。說行說理未足可師。何者。越次則傷文。專文則損理。

釋曰。此當第五斥不得意不可為師。言不得意者。謂不得上文行理交映之意。不得上文出沒開合先令妙境周圓之意。不得上文洮鍊前後以顯行相之意。不得如此等意。徒勞生起說行說理。十大章是一部生起。十乘是妙行生起。若一向依於生起則成專文。專

文則損理。乃是損於行理交映洮鍊前後以顯行相也。若越次則傷文者。則一家建立生起次第率皆紊亂。得前二科之意。終日生起不礙融通。終日融通不礙生起。所謂差別即無差別。無差別即差別也。纂者於此一段之文不措一詞。但云文皆可見。足見於解不明。謬有所釋。荊谿上文示義解者必須出沒開合。先令妙境周圓。依此立願行等。得此意已可以斥偏邪。乃至云可以立宗徒。今文斥失。是斥其不得上文之意者。故云未足可師。文旨一貫。如何輒改立宗徒字為途道字耶。又上二文應須云誠。誠為師之人非消文時及正消文時。纂者云勸。勸輕誠重。是不知荊谿之意也。

十者教觀折攝。

釋曰。標文可見。

教折攝者。若權若實適時而用。或攝權折實。或歎實折權。理事因果四門四悉。隨教隨機。約人約部。若密若顯。若現若當。為熟為種逆化順化。不出一折一攝意也。

釋曰。此文有四。初教折攝。二觀折攝。三故此下。結教觀折攝。四此四下。總結第三文義消釋例。初教折攝者。若淨名疏云。室外以四教彈呵。室內以三觀攝受者。此乃以教為折。以觀為攝。今文教觀各論析攝。非彼類也。教折攝云。或攝權折實者。如鹿苑中宜攝以權。不宜用實。故謂之為折實也。經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此謂之折也。或歎實折權者。如方等會上彈斥聲聞。是斥權也。褒揚菩薩。是歎實也。般若會上轉教被加。空生身子說大品般若。又成攝也。鄙斥聲聞智如螢火。又成折也。法華大會一時開顯。都攝受也。此約部約人論折攝也。言事理因果四門四悉者。攝之以權理。折之以實理攝。之以實理。折之以權理。攝之以思議事。折之以不思議事。攝之以不思議事。折之以可思議事。配對求義良亦可見。因果折攝其義亦然。言四門折攝者。用有門則是攝也。不用三門則是折也。四悉亦然。如用世界則是攝也。不用三悉則是折也。凡此權實折攝乃至四悉折攝。或密教用。或顯教用。或現在用。或當世用。或為熟機緣用。或為脫機緣用。或為下種而用。或逆化用。若順化用。並皆不出一折一攝。故知折攝之化。該五時亘三世。乃是如來適時之用也。纂者不了文旨唯事引文。至竟於所解文不能曉會。而又指於逆化而為折伏。何其謬也。夫逆化者。有折有攝。多是現於異類之形先同後異。先同豈非同事攝耶。後異非折惡歸善耶。如舍利弗諸大聲聞散影餘家。豈非先以同類攝耶。後以大智大神通伏。豈非折耶。如何纔言逆化便是析耶。應知逆化順化皆具折攝。方是文旨。

觀折攝者。觀一境。歷一心。或折為無常。或融為理性。宜治樂厭。止觀智斷苦樂。縱奪順逆體折。如是等相。皆亦不出折攝二意。

釋曰。此當第二觀折攝也。三觀相望自有一番折攝。且如空觀為攝。假觀為折。空假為折。中觀為攝。此乃一期為折攝爾。若乃究而言之。三觀當體各有折攝。如空觀為攝。攝所宜故。故謂之為攝。空觀力用能斷見思。故謂之折也。假觀為攝。攝菩薩故。故謂之攝。假觀力用能斷塵沙。故謂之折。中觀為攝。攝佛界機。故謂之攝。中觀雙遮故謂之折。雙照二邊復謂之攝。如此辨別。方盡三觀之折攝爾。言觀一境歷一心者。境之為言則通。通色心故。為顯止觀正觀心故。且言歷一心。一心即境也。其實一色亦可為境。隨機宜故。歷即觀也。心非無常。以無常觀。故名為折。如對治助開中用藏為治。或用不淨無我等觀。皆名為折也。或融為理者。一切無常一無常(空也)。一無常一切無常(假也)。非一非一切(中也)。助道即正道。故云融為理性。此即攝也。言宜治樂厭者。宜。攝也。治。折也。樂。攝也。厭。折也。止觀智斷苦樂縱奪順逆體析等者。或止折觀攝。或觀折止攝。苦樂縱奪順逆體析折攝亦然。準上可知不能具記。故云皆不出折攝也。

故此教觀攝二者。以理觀之。使元意有在。

釋曰。此當第三總結教觀折攝也。荊谿示於學止觀者。不可忘於宗元本意。故令以三千實理觀之。教觀折攝不離三千。即空假中。故云元意有在。纂者不達妙旨。但云理謂道理。元意有在者。元者本也。在者存也。如此解釋義理在何。謬哉謬哉。

此四十條略知大概。餘不盡者準此可知。

釋曰。此總結第三文義。消釋一例有四十條。一詳究文義有十。二詳究文相有十。三文體勢有十。四義體勢有十。此四十條略知大綱而已。有不盡者。準四十條中推窮自可知矣。

○第四大章總別例者

釋曰。此標名也。云第四者。七例之中此當四也。言大章者有二說焉。一以大意等十以為大章。二以下文既列三十。故知十境十乘亦名大章。以對小為言耳。或可但舉十大章即收。

十章·十境·十乘。離合同異。立意等別。

釋曰。此當第二略列章也。十章之謂總別。十境之謂離合。十乘之謂立意。言離合者。名異故離。體同故合。言總別者。亦離合耳。例如釋名一章總含三法。故謂之合。體宗用三別開三法。故謂之離。故知離合總別綺互其文耳。十乘不言離合者。以立意為

正故也。若例立者。亦可十乘為離。三觀為合。又亦可三千為總。十乘為別。寧缺離合總別耶。

初十立大章。言大章者。準分別中十門不同。具如大意與九而辨同異。初釋大意既云五略。對下即是廣略二門。

釋曰。此當第三正釋有六。初正釋。二若爾下。明廣中有開不開及例禪門。三若欲下。明中八開十。四如五下。以合例開。五彼為下。明彼此意。六今存下。明依文為十。初文言十者。文既列於十章。十境。十乘。今釋十章乃初十也。言準分別中十門不同者。止觀第一分別云。今十章幾真。幾俗。幾非真俗。乃至第九門云。幾廣。幾略。幾非廣略。第十門云。幾橫。幾豎。幾非橫豎。言幾真俗者。前之七章及第九章是即俗而真。第八果報是即真而俗。第十旨歸是非真非俗。第九云幾廣略幾非廣略者。大意一章是略。餘八章是廣。第十旨歸非略非廣。同異之相於茲見矣。言初釋大意等者。乃止觀中自釋大意。彼文既云五略。對下則是廣略二門。故知撮下九廣以為五略。生起五略以顯九廣。亦以可見。

若爾亦可釋名已去更開十章。如法華玄釋十妙文。今此為對旨歸非廣非略。文勢便故。故以大意共為十章。禪門亦爾。

釋曰。此當第二明於廣中有開不開及例禪門。此明準例。故可從釋名下自開十章。然玄文中只於釋名一章而開十妙。今文自於中間八章而開十章。甚不相類。而引作並者以皆有開合之義。是故引例耳。言今此為對旨歸非廣非略。文勢便故。故以大意共為十章者。雖可除前去後中間八章自開為十。依章安再治定本義必詳審。故以大意之略。中八之廣。對於旨歸非廣非略文勢便故。是故仍舊。禪門亦爾者。法慎禪師所集禪波羅蜜十章亦然。彼開章云。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門。四詮次。五心法。六方便。七修證。八果報。九起教。十旨歸。雖三四五三名少差。義亦無失。今文十章與彼十章名既大同。故得引類也。

若欲開者則開。顯體出眼智教相。則中間八章自離為十。

釋曰。此當第三明於中八自開為十。上文既云亦可釋名已去更開十章。故今示於更開之相。止觀第三體相文中凡有四科。一者教相。二者眼智。三者境界。四者得失。教相眼智自屬能詮。乃是止觀之教相也。眼智乃是止觀之果也。因名止觀。果名眼智。境界正屬於體。得失乃是證體之是非也。眼智教相既是能詮。是故開出足成十章。

如五重玄義亦是合於中八而為五章。合攝法入體相中。義當顯體。合方便。正觀。果報共為一宗起教。義當於用。偏圓義當判教。

釋曰。此當第四以合例開。上文既以中八開為十章。今於中八合為五章。合八為五宛如符契。然應了知。今文合八為五重。乃是名目與五相符。故此對當。一一文下皆云義當。世有不曉此旨。便謂止觀立五重玄義。若立五義。應用釋題耶。若不釋題。用立五為。昔孤山圓師解金剛錚。於釋題中立五重玄義。予嘗破云。唯釋佛經首題可用五義。附孤山者為救此義。乃引止觀合八為五而謂止觀亦立五重。此不知文意之甚也。具破斯義如予金錚要義錄中。此不具引。

彼為釋經。此為成觀。故有少別爾。

釋曰。此當第五明彼此之意。彼為釋經。故立五重玄義以釋首題。一一文下皆以四教八教五味判而釋之。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令識法華超八教表。意在開解。此立十章。在依解以立妙行。解目行足。故謂之少別也。

今存十數。故離五為八。更加初後。則數整足。

釋曰。此當第六依文為十。離合八之五。却為八章。復加前之大意。後之旨歸。十數整足在文可見。

十境離合者。

釋曰。第二。十境離合者。標文可見。

互發正意只有九雙。亦為成十數。故加三障四魔一雙。故此十境。若非三障即是四魔。

釋曰。此正釋文有三。初約橫論離存十。二又下。約豎論離存十。三故下。引證橫豎存十。初文云十境互發者。十境交互而發故云互發。此乃行者策進有功將入品位。故有如此境界現前。若妙觀無力多為所退。若行力堅強決有所獲。故云若觀若發入品非遙。豈悠悠之徒而能發耶。問。十境互發者。餘九待發方觀。陰常現前。何以亦言發耶。答。自有觀陰而發三千陰解。此名通觀。通發故陰有發義也。若發下九。乃名通觀別發。若觀煩惱發下諸境。乃名別觀別發。故云互發有十也。只有九雙者。次不次。雜不雜。具不具。作意不作意。成不成。益不益。久不久。難不難(去聲)。更不更(去聲)。三障四魔。九雙七隻。此之十雙前九有對。故云只有九雙。三障四魔無對。故云七隻。三四亦可自為一雙。故知十境體相若非三障即是四魔。故以魔障收攝十境。其相如何。止觀云。陰入病患即是報障。煩惱見慢是煩惱障。業魔禪二乘菩薩是業障。配對既爾。義亦可見。陰入正是陰魔業相。禪定二乘菩薩是行陰魔。煩惱見慢等是煩惱魔。病患是死魔。病是死因故也。魔事是天子魔。若釋義者是亦可見。予謂此文是約橫論離者。以十境相望各有次不次。乃至更不更三障四魔等。是故云也。

又十境者。亦是為成十數。故具示爾。

釋曰。此當第二約豎論離。文寄生起次第以明十境。即豎論離義存十數。故云也。

故下章安問云。法若塵沙。境何定十。

釋曰。此當第三引證境必須十。引此文者。意明止觀立所觀境必須至十。若廣則令智退。略則義不周。以處中故。故但至十。而況十者乃是天地生成之數。是故建章立門必至於十。言故下者。乃是天台正說十境之文。荊谿指章安私料簡中十六番問答中第一番問。總問諸境何故但十。今文不引答殊。

今於十內若更合者。二乘菩薩但合為一方便境。則但有九。若以煩惱入於六蔽習因相中。則但有八。若以煩惱及業并陰入境為三道境。則但有七。或依前八復以慢入煩惱境中。亦但成七。若以見慢入世禪攝。則但有六。又以病患入陰入攝則但有五。四三者。如四魔三障。若但以發不發相對。則但成二。若但以一所觀為言。則但有一。開合雖爾。今明發相氣類不同。是故為十。以陰對九。陰非發得。是故別立二乘菩薩。雖同方便。發心異故。煩惱起重。習因輕微。展轉互通故名為道。此諸發得三皆現起。慢與煩惱濫無濫別。禪中未必一向發見。病雖是陰。陰不必病。病雖有業。非業相現。病雖有魔。已屬魔境。二及三四發相頗分。況但為一最為通漫。

釋曰。答殊安可合一。煩惱起重習因輕微者。煩惱者。總而言之貪嗔癡也。止觀云。生來雖嗔。諫之則曉。今所發者咆勃可畏。生來倒想乍起乍滅。今所發者鬱然不去。生來貪色抑制可停。今所發者不簡死馬況匹類乎。此煩惱起重也。習因輕微者。止觀云。內心苦痛是殺習。內心沈重是盜習。內心煩躁是婬習。習因輕微如此。安可與煩惱合為一耶。展轉互通故名為道。此諸發得三皆現起者。此明煩惱業陰三。不可合為一三道境。此諸發得者。指惱與業也。三道之境常自現前。是現起故。現起者現行也。不同惱等是觀發得。故云此諸發得三皆現起。不可合故。纂者不知文意。却言三皆現起是惱業等。何其謬耶。慢與煩惱濫別者。釋上或依前八復以慢入煩惱。故今釋云慢與煩惱濫別。慢有八種。七種輕微。增上慢其一體重。別故別為一境。若以慢法併入煩惱。則惱濫別上慢。故不可合。禪中未必一向發見者。釋上見慢入世禪攝。夫以名利心修得未到定或四禪等。此多發見。或發上慢。若以真正心修得未到等定未必見及以上慢。故見慢境不可合入世禪中攝。病雖是陰陰未必病者。釋上病患入陰入攝。何者。有人於陰一生無病。如薄拘羅尊者一生尚無頭痛之病。況餘病耶。故云陰不必病。故不可合病入陰入也。病雖有業非業相現

者。夫言病者。自有惡業之病。雖名為業。非如業相境中諸業現前。病雖有魔。已屬魔境。若屬魔境。必須[怡-台+阜]惕時媚魔羅。若非此三非屬魔事。病中辨業魔二者。因便故來。非上開合也。二及三四發相頗分。況但為一更為通漫者。此釋上文發與不發但為二境。何者為發。何者不發。三障四魔只是收攝十境。若非三障即是四魔。通途為言耳。若但為一所觀者。為是於何大行垛弓。有何準的。故云發相頗分。頗字恐誤。應作此叵。叵不可也。故知前雖約義縱之令合。今一一奪。還歸於開。存十境數為定準也。

是故隨相必須開十。

釋曰。此當第三結必須十。言隨十境各有相狀。相狀既別不可混[悌-巾+月]。聖師建立其在茲乎。

次明十乘立意者。

釋曰。第三明十乘立意二。初標文可見。二釋四。初引文為立意張本。二今探下。正釋。三今搜下。明附文立例之意。四正立例二。

下文云。橫豎該羅十觀具足。

釋曰。此引下文為立意張本也。今文正明十乘立意。而云下文者。荊谿既釋此止觀文。故以能釋釋於所釋。故指所釋以為下文。纂者云。十境離合文畢即明十乘。故云下文。今謂十乘立意已自標章。不應却以十境離合為上。此文為下也。言張本者。為此五釋而為根本。故總別釋乃至永異。不出十乘橫豎。故云張本也。

今探文意。總為五釋。一者總釋。二者別釋。三者橫豎四句釋。四者附文來意法相釋。五者與他所立永異釋。

釋曰。此當第二正釋三中敘意分科也。此之五科。荊谿尊者採取十觀之意不出此五。具在記文。故今一一引彼記文略申釋之。言總釋者。在一一位十自相望。名之為橫。一一各自當分高深。名之為豎。此第一總釋橫豎也。別釋者。如不思議境云窮實相底名豎。包十法界名橫。發心云。上求名豎。下化名橫。又上求下化名豎。依境發誓名橫。安心徹理名豎。六十四番名橫。乃至無著入住名豎。離似三法名橫。此即第二別釋橫豎也。橫豎四句者。以圓望偏教十乘名橫名豎。亦如橫豎顯非橫豎。若不思議非橫非豎能作橫豎而云橫豎。此即第三四句釋橫豎也。

總別二釋。橫豎四句。具如記中。

釋曰。此當第二正釋。略指記文。此三科文。記文已具不復再出。略如今文所引者是。

附文者。十法生起又名為豎。一一法中各含多意。又名為橫。生起如文各有多意。具如本文隨義別釋。

釋曰。此當第三敘今所釋。言附文生起法相者。附十乘之文。生起次第之法。各有相狀。又名為豎。此豎十法各含多意。復名為橫故。故言豎乃是約橫論豎。言橫即是約豎論橫。言生起如文者。如止觀之本文。故云如文。彼文云。既自達妙境。即起誓悲他。次作行填願。願行既巧破無不徧。徧破之中精識通塞。令道品進行。又用助開道。道中之位已他皆識。安忍內外榮辱。莫著中道法愛。故得疾入菩薩之位。此即生起如文之文也。即是約橫論豎也。一一法中各含多意又名為橫者。乃是約豎而論橫也。各有多意具如本文隨義別釋者。如初不思議境文有七科。一性德境。二修德境。三化他境。四結自他事理以成三諦。五舉如意珠等喻。六明功能。七明收入一心總為觀境。此初乘中隨義別釋發菩提心乃至離愛。一一皆有各含多意。具在本文不能具引。此即約豎論橫也。

今搜文意攷略知廣。雖有小小多少不同。今於十法各例為五。故立斯十。

釋曰。此當第三正釋明附文立例之意。言今搜文意者。乃是搜索附文之中橫豎之意。故云今搜也。攷略知廣者。令學止觀者攷五例之略。知十乘之廣。雖有小小多少不同者。荊谿意云。今五例文與十乘本文。不無小小多少之異。故於十法各為五例。以此五例用扶十乘耳。第四正立例二。初於十乘各立五例。二次明下。出所立異於諸家。初又二。初十乘各五。二結十例五意兼正。

妙境五者。一為示三千在一念故。二為示極理異後乘故。三為欲開顯思議境故。四為利根者開悟理故。五為下九法作所依故。

釋曰。此當妙境立五例也。言示三千在一念者。夫在之一字。乃是指示之詞。既云三千即一念。一念即三千。豈有能在所在之異。示無以表示三千妙境之所。是故云三千在一念耳。又復應知。今文為成摩訶止觀觀心法故。故示三千在一念心。若論法法互具互趣。何但三千在一念耶。是則若色若香若味若觸若已若他若生若佛若依若正。一一無不皆具三千。但隨機宜發觀。觀內觀外三千妙境處處皆爾。學者應知。妙境三千乃一部之樞要。十乘之綱骨。正當修觀。唯此一法。故云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真實。故知三千乃是中道妙觀。任運攝得空假二邊。以由中道雙遮為體。雙照為用故也。又金錚云。而此三千。性是中道。不當有無。有無自爾。祖師之意。文之與義明如白日。如何纂者苦謂三千定在假法而無空中真性。自不相融。是故釋此三千在一念文。

廣引諸文曲成已見。欲令三千定在假者。終不可得。易云。中心疑者其詞支。空自散引。徒自釋之。欲遮平昔之過。豈可得耶。然此錯解。其源起於岳師嘉禾。湛師承岳之說。纂者附於湛師。所謂學不師安。詞不中難。斯之謂也。雖多撰述。其誰信爾邪倒之說耶。予亦細詳纂者之意。分明自知已。非以我慢故固不肯改。實欲蔽塞後昆耳目故如此說。當當來世謗法罪報。何由可脫。上文已破不能具引。二為示極理異後乘者。極理即是三千妙境。異後乘者。自發心去。約修門說。少帶於事。唯有妙境直以心性為能觀法。如天台釋金光明中。直聞是言病即除愈。為初乘觀法。至長者所為合湯藥。乃對發心已去下九乘法。故知直以極理為觀。異後乘也。纂者由謂三千定是差別之俗。故釋此文。欺心礙口。遂不敢言三千妙境以為極理。遂乃遮掩過非。漫指三轉讀十法界文而為三諦。謂為極理。若以三諦而為極理釋法華前經。何嘗不以三諦為釋。豈可皆是終窮極說耶。纂者又云。一念三千乃是複俗差別之法。今試問之。未審此俗是不思議否。若不思議。與真何別。而須更待同一中真在一念總方為指南。若爾。三千非指南也。須待即中方為指南。此與止觀之文。荊谿之記。敵體相違。真為學語之流。心無所得說惑無識。可罪可罪。三為欲開顯思議境故者。以由觀心是不思議境。此境難說難解。是故先明可思議境。識思議已。故開思議成不思議。應知不思議法全思議是。以生顯具。妙無過也。四為利根者開悟理故者。上根一觀或登初住或內外凡。故不思議境被上根也。發心乃至助開。被中根也。次位安忍。離愛。被下根也。開悟理者。開悟三千實相之理。此之開悟。應知有三五品。觀行開悟。六根相似開悟。初住分真開悟。五為下九法作所依故者。初乘觀法既以三千而為觀體。下之九乘無異於此。是故發心依三千發。巧安止觀依三千安。乃至離愛依三千離。並以三千而為指南。斯言得矣。纂者解此。即不敢言三千作所依法。但言妙境三諦。何欺心如此耶。

止觀義例隨釋卷第二

釋十乘立意之餘

二發心五者。一為解理者仍須願故。二為明發心攝法徧故。三為欲辨異諸徧小故。四為明中根發方悟故。五為下八法作行始故。

釋曰。一為解理者仍須願故者。此明中根入道之人也。既於初乘修無所獲。良由未發等法界心上求下化。是故依於三千妙理無作四諦發四弘誓。夫度生斷惑下化境也。以悲為體學法成佛上求境也。以慈為體。慈能與樂。一樂一切樂。三千為樂體也。悲能拔苦。一苦一切苦。三千為苦體也。是則苦外無樂。樂外無苦。則名拔性德之苦。與性德之樂。此苦此樂。苦無苦相樂無樂相。無非實相。今更示之。下化者。苦集二諦也。苦則十界果報。集則十界惑業。生死即涅槃。滅諦也。煩惱即菩提。道諦也。圓實四諦。苦集即道滅。道滅即苦集。則十界百界因果融處自名為道。當體寂絕自名為滅。故云苦集即道滅。道滅即苦集。以要言之。只是修觀行者依此妙境。哽痛自他以成妙觀。故云為解理者仍須願故。又復應知此發心者。乃定內之所發也。若修觀前不無發心。如五略中發大心是也。所發雖同。定內定外不無異焉。二為明發心攝法徧故者。發心既依三千妙境。即是無作四諦在一念中。無作四諦緣之發心。豎窮三諦。橫周法界。攝法周徧無越此也。三為欲弁異諸徧小故者。今圓發心緣無作諦起四弘誓。是故名為真正發心。簡非三教菩薩。兩教二乘及九非心。皆非真正。故云弁異諸徧小故。文中弁字傳寫之訛。却作弁者。周朝以皮為冠故謂之弁。乃去聲呼。辨。別也。乃上聲呼。聲字俱非。不可不正。下去例爾。四為明中根發方悟故者。初乘觀法久而不入。為之奈何。由此之故。或方等師教之。或自識進否。是故依境發菩提心。由發方悟。功由誓願。五為下八作行始故者。願為行始。始。本也。本立則行生。故云發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是故始於安心。乃至正助。通名填願。次位下三雖非觀法。由觀力故通名為觀。觀即是行。故知發心為行始也。

三安心五者。一為明有願仍須行故。二為弁中根難安故。三為示法同隨人異故。四為示凡夫自他安故。五為示開總出別安故。

釋曰。一為有願仍須行故者。有願無行名為狂願。以行填願願行相副佛道可期。此亦且從一期相生而說。若前已入。豈須此邪。

二為弁中根難安故者。夫安心中大略有二。一者總安。二者別安。總安者。唯止與觀。故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物機多途不可齊一。故隨其所欲逐而安之。以四悉檀。用止用觀。故有六十四番。譬如一網而有千目。至獲魚者唯在一目。雖一目得。必假眾目。六十四番方之可見。三為示法同隨人異故者。法謂三千妙止妙觀。厥體本同。不可有異。隨人異者謂總安別安。根性殊故。則有空。有有。有雙亦。有雙非。四門四悉信行法行。一向相資回轉等殊。故知法只一念。三千隨事。乍爾有異。若悟入者同異何有。四為示凡夫自他安故者。凡夫者。凡師也。五品十信名曰凡師。破無明惑方曰聖師。是知師者難其人也。今之鄙夫比比。當此任者能無差乎。自他安者。凡師自行三十二番。凡師教他三十二番。言三十二者。且如空門有止有觀。各有四悉。則有八番。止觀一門有八。四門則有三十二番。自行既爾。化他亦然。則有六十四番安心。故云凡夫自他安也。五為示開總出別安故者。既以法性妙止妙觀總而安之。昏散之心彌增暗動。故須開總別別安之。則是四門四悉自他六十四矣。

四破法徧五者。一為弁此門徧用慧故。二隨用一門橫豎徧故。三為初心者依教門故。四示初心者依無生故。五三諦圓融破方徧故。此中五意。後之三意別在今文。前之二意通在初後。

釋曰。治眾生病用藥不同。不可以一藥能治眾病。上安心中。以眾生散病多故乃用定法。是用有慧之定也。若已悟入者不須餘藥。既不悟入。藥力無功。故須轉藥以治厥疾。是故此門徧用慧故。慧為藥者。治昏病也。此乃即是有定之慧適時用與。斯之謂也。二隨用一門橫豎徧故者。圓四門中隨用一門。即空有乃至非空非有。如用空門。從假入空。自空入假。自假入中。此空門中之豎也。此一門中自有橫論四諦。因緣。六度等法。一門既爾。諸門亦然。故云隨用一門橫豎徧故。三為初心者依教門故者。止觀云。然破法須依門。經說門不同。所謂教門。行門。智門。理門。今止觀但依教門者。教能通至行智理故。復於教中簡藏等三。正在圓門論破法徧。應知今用教之一門。即是上文空有等四種門也。四示初心者依無生故者。此正明止觀部意唯依無生。故知正修十乘觀法皆無生也。若修不入。方乃度入餘三門耳。五三諦圓融破方徧故者。以破徧中有豎有橫及非橫豎。乃是寄次第觀以明行相。如初空觀論破法徧。若非三觀一心中用。破則不徧。空觀既然。假中亦爾。是故文中六處示妙。良在此也。此中五意後之三意別在今文者。意在破法令徧。已如上釋。前之二意通在初後者。謂始從觀於妙境。終至離似法愛。無非用於有定之慧。及隨用一門橫豎破惑。然此亦且從於一期通途之說。若上安心既

是有慧之定。或已悟入。豈須更有有定之慧耶。此但從於未悟者之為言耳。

五通塞五者。一為示檢校非一節故。二為示橫豎通仍塞故。三為示一心仍有塞故。四為示寶渚是為所通故。五兼消經文過五百故。

釋曰。言通塞者凡有二種。一者通途通塞。二者別途通塞。通途通塞者。一豎中以三惑為塞。三觀為通。二橫中以苦集無明十二緣生六蔽為塞。道滅無明十二緣滅六度為通。三橫別通塞者。止觀引大品云。有菩薩初發心與空相應。又云。有菩薩初發心遊戲神通。又云。有菩薩初發心即坐道場。同初發心。橫也。分屬三人。別也。論通塞者。望下為通。望上為塞。思之可見。四一心通塞者。止觀云。若於一一法一一能一一所皆即空假中。具諦緣度。是名無通無塞雙照通塞。若於此法微有所著。是名為塞。塞則不通。言檢校非一節者。於此四中。一一皆以四句推檢。即是檢校。無別檢也。若四通處而起塞者。必須破塞而存於通。譬如用兵以將破賊。將若為賊此賊亦破。賊若為將此將亦護。三觀為將。三惑為賊。將若為賊。只是於通而起塞耳。節節檢校方之可知。二為示橫豎通仍塞故者。三觀相望展轉論之。如空能破有得名為通。假能破空得名為通。空為假破空又成塞。假雖勝空得名為通。若望中道亦名為塞。中勝二邊得名為通。隔小故塞。此約豎論通仍名塞。若橫論三觀通仍塞者。如上文引大品三人發心是同。三觀為別各於當分為通。不相收為塞。法相淺深。任運自有通塞。況復於中起苦集無明蔽等。寧非塞邪。三為示一心仍有塞故者。一心三觀本無通塞。止觀云。若於無塞無通起苦集無明障蔽者。非但失於神通。亦失馬步。神通馬步文出大論。此三本喻橫別三觀。神通。中觀也。馬。假觀也。步。空觀也。一心起著尚失於空。而況中邪。是則三觀皆失。此是一心別相之塞。此塞須用四句推檢破塞令通。故云為示一心仍有塞故。四為示寶渚是所通故者。寶渚之名文出涅槃。寶所之名文出法華。譬同語異。皆譬證理為渚為所。證理淺深有分有滿。淺分在於初住。深滿在於究竟。今文之意且在初住耳。五兼消經文過五百故者。經文明滅化城趣寶所。須過五百由旬險難之塞。方達通也。言五百由旬者。有三義焉。一約果報生死之處。二約生因煩惱之惑。三約觀智。能過五百生死處者。三界為三百。方便土為四百。實報土為五百。生因煩惱者。見惑為一百。五下分結為二百。五上分結為三百。塵沙為四百。無明為五百。觀智能過者。空觀能過三百。假觀能過四百。中觀能過五百。應知只是一念。十界百界因果不

二。即空假中。彈指能過五百由旬。無塞可破。無通可護。即是通塞之正意也。

六道品五者。一為示須用道品調故。二為示調停異偏小故。三為示念處是陰境故。四為示道品攝諸行故。五為示品後必有門故。

釋曰。一為須道品調故者。道品有四種。一者相生。二者當分。三者相攝。四者對位。今明調品唯相生一。餘三非是調停也。所以須此調停者。上雖破徧及識通塞。若不調停道品。何能疾與真法相應。是故三四二五隻七單八調而停之。至三脫門得入真理。功由調故。若上五乘已得入者。不須於此。故云為須道品調故也。二為示調停異偏小故者。止觀云。諸道諦三十七品。今不具記。但明無作道諦三十七品。成於一心三觀義故。既云但明無作道品。異偏小義於茲可見矣。三為示念處是陰境故者。乃圓陰境者亦即不思議。亦名為陰入。故止觀念處文中先示一念心起不思議。乃十界陰入不相妨礙。是重舉第一不思議境為念處境。前總觀陰既不悟入。是故離總出別而為身·受·心·法四境而調停之。故知前之五乘并觀於陰。故破徧後例餘陰入者。乃是預為通塞道品之本也。故知自破徧後。通塞道品等皆悉具觀五陰故也。故云為示念處是陰境也。四為示道品攝諸行故者。謂四教行不出道品。如止觀引大經云。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者。乃三十七品攝前三教之行也。又云無量阿僧祇助菩提法是大涅槃因。此圓教三十七道品也。又淨名云。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此道品攝因果也。又若別以四念處攝一切法者。如云念處是法界攝一切法。此獨以四念處一法攝一切法也。又以七科互相攝者。如舉念處一法收餘六科。乃至若舉八正亦收一切。此如相攝道品通攝四教行故。故云道品攝諸行也。五為示品後必有門故者。此明三十七品將到無為城。城有三門。若入此門即得發真。所謂空·無相·無作門也。亦名三三昧。此實道品功能而致之也。

七正助五者。一為示重蔽者必須助故。二為示事度能治蔽故。三為示助道攝法徧故。四為示正助合行相故。五為示三教俱是助故。

釋曰。正助者。正家之助。故云正助。以前正觀修而不入。必須助道。如世澣衣以水澣之。垢既不去必假灰皂以助清水。垢方去焉。言一為重蔽者必須助故者。蔽謂六蔽。塞六度門。故云蔽也。一恚蔽。蔽布施度門故。二貪蔽。蔽持戒度門故。三嗔蔽。蔽忍辱度門故。乃至愚癡蔽。蔽智慧度門故。此六蔽障人皆有之。但有輕重。今明助道乃治重者也。是故止觀四句簡之。一者根利無遮。易入清涼池。不須對治。二者根利有遮。但專三脫

門。不須助故。三者根鈍無遮。但用道品調適轉鈍為利。亦不須治。四者根鈍遮重。牽破觀心。為此根性故須對治。故云為重蔽者必須助也。二為示事度能治蔽故者。以通塞中以蔽為塞以度為通。今明對治故宜用之。以由此六對治便故。是故用之。然此亦且言於對治。若乃轉治·兼治·具治·第一義治。此亦未論。具如止觀本文。此但大略而已。三為示助道攝法徧故者。此乃同體之權以為助道。方能徧攝一切諸法。故止觀本文中。略明攝諸品調伏六根。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八十隨形好及一切法。今謂若非同體之權正助合行。助道之外更無一法。豈能攝諸法徧邪。四為示正助合行相故者。正。三觀也。助。六度也。合行者。圓實行人了一切法無非法界三千實相。用度破蔽。蔽即法界。度亦法界。法界無外無二無別。如此之說乃總而言之也。若別論者。且如布施破慳蔽者。能施之心。所施之物。能受之人。三處皆空。無非實相三千妙理。布施既爾。乃至智慧破癡亦復如是。合行之相大率略爾。五為示三教俱是助故者。佛出世意本在一圓。施三教權為助圓實。是故大車譬中。前之六乘乃是車體。及以具度第七乃是有多僕從。故止觀中明事六度。具列藏通別教。故知三教皆助道也。法華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斯之謂也。若以四教相望展轉為助。還須圓實以為所助。必不可以圓而助三也。

八次位五者。一為示妙位使不濫故。二為示妙位德難思故。三為示慕果令思齊故。四為增上慢知非聖故。五為逗眾生宜樂者故。

釋曰。位者。行之所階也。道不浪階。隨功所涉。故謂之位。聖人於無為法中而有差別。是故天台於一代教立四教位。前三教位非今所論。圓妙之位乃今所辨。言妙位者。不明六即非圓妙位。所言即者一念即是。免退屈自鄙之過。於此即中。高下甄分免於叨濫。故謂之六。吾祖妙談盡理盡事。無過此也。嗟夫世有濫學大乘之者。不覽佛教。不知佛旨。自謂即心是佛。無修無證。我已佛佛與我齊。自誤誤他。良可悲痛。今明圓妙之位乃不思議之位也。不分而分乃有六焉。一者理即位。謂一切眾生依報正報無非實相三千三諦。此但是理。殊未有修。所謂法身體素。天龍之所忽劣。正斯謂也。或善知識教。或彼圓頓乘。聞於理性三千三諦。深而解之。此名字即位也。依而觀之。得入五品。名觀行即位也。由此觀行進入六根清淨。名相似即位。由此相似得入初住。名分真即位。分真即長。則涉住·行·向·地·等覺。俱名分真即位。妙覺一位名究竟即。又復應知。六即之位位位無外。皆不思議方名妙位。故云為示妙位使不濫故。若識六即。絲毫不濫矣。二為示妙位德難思故者。位位功德皆不思議。且如五品初

隨喜品。聞經一句展轉教人。至第五十置前四十九人。只將第五十而為校量。經云。若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如是等在眾生數者。有人求福。隨其所欲。娛樂之具皆給與之。一一眾生與滿閻浮提七寶布施。及七寶宮殿樓閣等如是布施。滿八十年已。又作是念。然此眾生皆已衰老。年過八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一時皆得初二三四果。於汝意云何。是大施主所得功德寧為多否。彌勒答云。甚多。世尊。佛告彌勒。我今分明語汝。是人以一切樂具施於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一切眾生。又令得阿羅漢果。不如是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嗚呼。初品功德尚猶如此。何況第二品五品。其功德又如何哉。五品尚爾。十信。十住乃至妙覺。又豈可校量耶。故云為示妙位德難思故。三為示慕果令思齊故者。次位之設高下焉。有因果。欲令修觀行者勤策觀道。希慕聖果。自強不息。是故云也。四為斥增上慢知非聖故者。示圓修者行有所尅。各有相狀。如入五品者應須得定獲持。若入十信應須六根互用。如法華中說。此凡位證相如此。聖位者初住一發一切發。發一切功德。發一切智慧。發一切境界。真六根發見聞覺知等。乃百佛三千大千世界。亦百佛三千大千世界須彌鐵圍於身中現。二住已去倍倍增益。如何微有無生法塵與意作對。及得少禪自謂真聖。豈非增上慢邪。邇世亦有不曾無生法塵與意作對。而復不曾獲得少禪。自向人說我已證得。此非上慢乃大妄語人。罪結四重。增上慢者其罪猶輕。可不驚乎。五為逗眾生宜樂故者。大乘小乘經論所出。次位不同有開有合。皆為是機。苟執一途於法成諍。且如圓位自有開前合後。如三十三天皆服甘露不死之藥。自有開後合前。如十四夜月。自有前後俱開。如四十二字。自有前後俱合。如開示悟入。若非被物。安有如此多少不同。若執一文為是。則三文皆非。悉檀逗物方為通見。

九安忍五者。一為示內外障須安忍故。二為斥鄙夫擅師位故。三為示行者內外術故。四為示先賢安忍軌故。五為令策進相似位故。

釋曰。內外障須安忍故者。內障謂諸煩惱。強賊也。外障謂名譽利養。輒賊也。此內外障。若不安忍。能壞觀心。是故示之。二為斥鄙夫擅師位故者。師者人之模範。深沈大度能忍違順。鎮鎮不動方堪為師。那得見少善則喜。見少惡則憂。輕毛隨風。非愚鄙之夫邪。三為示行者內外術故者。術謂法術。有內外故。內三術者。謂即空假中之三觀。治三惑也。外三術者。一莫受莫著。治於外障名聞利養眷屬等故。二縮德露玼。治於外障名譽黏繫等故。三一舉萬里。治於輒賊。三觀之心必為牽破。五品之位何由

增進。吾祖親證用此教人。豈虛也哉。四為示先賢安忍軌故者。止觀引南嶽歎曰。一生望入銅輪。領徒太早。所求不尅。嘗著發願文云。若有國王大臣等請建講者。擇擇擇擇。高勝垂軌可以鏡焉。天台指南嶽師為高勝士。四言擇擇者。殷勤垂誠。欲令後學善須決擇。然不唯南嶽垂誠若此。天台垂終亦有此恨。不早領徒位階十信。嗚呼。吾祖以領徒為患。今人以領徒為得。何相反之如此耶。五為令策進相似位故者。安忍之位在於五品。果能有上能安之法。則強輒二賊不能為害。觀道增進可入六根。故云為令策進相似位故。止觀云。修行至此審自斟酌。若智力彊盛須廣利益。若其不然且當安忍深修三昧。行成力著為化未晚。六根位成。一音徧滿。聞者歡喜。自利利他。其功大矣。

十離愛五者。一為令離於頂墮位故。二為示大小乘頂墮別故。三為示似愛非真愛故。四為示功用異偏小故。五為令策進入初住故。

釋曰。法愛者。行上九法過內外障。應入初住真證中道。以由愛味似中道故。不克前進。相似中道與真中道。如瓜比瓠。如鎗比金。人杭蟲塵難可辨別。以故生愛不入分真。若離此愛。直入真證。離於頂墮。言頂墮者。不進不退名為頂。墮則是住。著名為頂墮。非謂退墮得斯名也。二為示大小乘頂墮別故者。大小偏圓皆有頂墮。名同位別。不以教簡。若為分判小乘三藏。阿毗曇云。煖法猶退。五根若立上忍發真則不論退。此明二位一退二不退。自煖入頂。瞻望四諦境界分明。多生愛心。應入不入。退為四重及五逆等。是為藏教頂墮位也。通。乾慧退。忍位不退。乾慧入忍。應入不入。同藏頂義。故論頂墮。別頂墮位與藏。通殊。頂在十行故無墮義。若於行。向縱起著心。終無起過造惡之義。故云名同位別。今論圓人位至十信。若於中道而生愛著。不入初住而住六根清淨之位。雖定不退墮二乘中。則以不進名為頂墮。終無起過造惡等也。問。圓十信人與別十住斷惑位齊。巧拙雖殊。功用無異。圓十信人無退墮義。故云終無起過造逆等事。別十住人初住斷見。二住至七住斷思。名位不退。此不退者。不墮二乘及以惡道。況初住斷見已不墮惡。如何身子六心猶退邪。曰。只此一文。今昔講學持論不同。其一曰。六心者乃是別教六信謂之六心。此位有退。起過墮惡。今謂若別六信退墮造惡。此乃修常。安足議論邪。其一曰。此六心者乃是別教十住。十住位中各有十心。今六心者乃是初住位中十心未滿。至第六心。故有退者。若十心滿。見惑既斷豈有退菩提心墮惡道邪。今謂此說亦非。若初住中十境界心至六退者。亦修常之義。安足論邪。荊谿釋此。不敢明斷。故云恐是爾前見思俱斷。豈是初住位中第六心

邪。今釋此文。定是別教第六住位名為六心。以從初住至第六住有退義故。至第七住方名不退。問。何謂恐是爾前見思俱斷耶。曰。俱斷之言人多不曉。乃謂不分理事斷惑謂之俱斷。見惑障理。思惑障事。見思同斷故云俱也。予謂必無此理。見惑先落。思惑後除。法爾而然。必無二惑同時斷者。縱使大超。一呼善來頓證四果。於此頓中一念斷結。亦必見惑先落。思惑後去。圓頓行人三觀圓修三惑圓伏。至入十信亦乃見惑先落。思惑次除。決無俱斷之理。若爾俱斷之言如何消耶。曰。於二惑中各有俱義。此言俱者。通總之謂也。且如見惑。若歷三界上下八諦。次第研窮而斷之者。此斷精詳。非俱斷也。於思惑中。若歷三界九地。地地九品。研窮而斷之者。此斷精詳。非俱斷也。應知自有精詳斷者。自有通總斷者。通總斷者既不精詳。故有退義。其故何耶。夫菩薩有二種。一者智增菩薩。二者悲增菩薩。智增者先於自行。斷惑力彊則無退義。悲增者先於化他。利物心強斷惑力弱。是故至六心時而有退者。亦由拙智力微故使爾耳。若圓信實斷。無此事也。纂者引菩薩戒疏法才王子六心猶退云。舊云即十住第六心也。北釋論師及金剛般若論師等皆云。是十信之六心。及引文句借別名通之義。乃云方知身子六心猶退。是別教十信第六信心。請以此文詳菩薩戒疏。又文句記云。六心退者。準瓔珞意。身子於十住中第六心退。今問纂者。何不以此文詳菩薩戒疏是十住第六心退。而却令依借別名通等。今依此文詳菩薩戒疏。令六心退是十信第六心耶。攻乎異端心多掘強。雖煩援引。不知文文之所以。豈非狂妄乎。三為示似愛非真愛故者。真愛無著。似愛有著。夫似愛者。以由從初伏忍入柔順忍。初發似解功德。不染三法。謂相似智慧功德法身。在當位中望前五品名為不染。望後初住智慧猶雜。無明愛取功德猶雜行有之業。法身猶雜名色生死。應離此愛。故名離於似愛。若過於此。即入初住真三法中。雖望二住已上尚有法愛。既已真證而不染著。任運流入後諸次位。故云為示似愛非真愛也。四為示功用異偏小故者。圓頓似人三觀力著。得入分真。故此功用異偏小者。不言可知也。五為策進入初住故者。於信位中若起法愛則名頂墮。墮則不進。故今鞭策似位三觀。令人初住。其功大矣。

此一一五。並以初文而為正意。下四並是文中兼具。若預了此五。則對文可識。

釋曰。此當第二結十例五。意有兼有正。在文可見。不復記也。二出今所立異於諸家二。初敘意分科。二釋有二。初總釋。二別釋二。初立意。二正別釋。

次明所立異於諸家及今學者讀文昧旨。不知所立唯順圓融。若不了之修習無分。於中又二。先總。次別。

釋曰。此當初文敘意分科。云今所立異諸家者。天台大師建立佛乘修證行門。依經則有四種三昧·事理二觀·十種境界以為所觀。十乘觀法以為能觀。永異諸家暗禪證枯木為眾體心踏心及梁陳之世行禪法者。別傳云。他處禪堂人夢黃衣滿路。表邪道也。天台禪眾人夢駕乘白象。表正行也。異於諸家故可驗也。又復應知。今此止觀十乘觀法·四種三昧。尅當常坐三昧。事理二觀專在理觀。泛泛之徒學無根柢。紊亂多矣。知之言及。今學者讀文昧旨者。此指僻解清涼觀師也。從荊谿學。錯解宗乘。故今斥之。讀文昧旨不知所立唯順圓融。謂此止觀為漸圓觀。如斯之人。於此圓乘修習無分。寄彼僻解以誡今人。是故立此永異諸家及斥僻解。以救茲弊。

所言總者略列十條。一須知乘體無發無到。二須知乘體通因通果。三須知圓乘具於十法。四須知大車唯喻十法。五須知諸法皆具十乘。六須知諸教門門具十。七須知開顯唯妙十法。八須知簡體與具度別。九須知觀心立十法義。十須知白牛異黑牛故。

釋曰。此當第二正釋二中初總釋也。總列十條冠下別釋。則使下十一一皆具此十故也。一須知乘體無發無到者。乘體即三千實相也。此三千體。有佛不增。無佛不減。眾生失之不為下。諸佛得之不為高。法界絕待。有何能發及所到耶。夫言發者。寄修門說名字即人依解起行。故謂之發。從此起修乃至分真。皆名發也。以性奪修諸行無作。故一一位無非三千實相。何發之有。故云無發。妙覺究竟名之為到。亦可初住等分名為到。此到無到。無非三千。何到之有。故云無到。故知約六則有發有到。約即則無發無到。六而常即無發無到。即而常六有發有到。今為示體故云無發無到。妙玄文中。圓教以真性軌而為乘體。故引大品云。是乘不動不出。又云真性不動不出非運非不運。觀照資成能動能出則名為運。故知運即非運·非不運·非運非不運。即運全波是水。全水是波。方之可曉矣。二須知乘體通因通果者。乘體既是三千。是則始從名字終至等覺。並以三千而為觀法。此乃乘體通因也。三千果成咸稱常樂。此乃乘體通果也。是則因是非因非果之因。果是非因非果之果。普賢觀云。大乘因者諸法實相。因既諸法實相。因能尅果。果豈非耶。三須知圓乘具於十法者。圓乘即三千實相也。三千實相即三大乘也。三千即中。理乘也。即不思議境。三千即空。隨乘也。即發心乃至道品。三千即假。得乘也。即對治助開。後之三乘但是乘之所歷。顯前七乘之功用耳。

此一即三。此三即一。故云圓乘具於十法。又亦可十法一一皆具十乘。故云圓乘具於十法。四須知大車唯喻十法者。此乃荊谿達天台之深旨。窮佛化之本源。法華會上。上根既利。直聞開顯三千實相不思議境。即得入道。則十乘備矣。中根智鈍須聞再說。故舉大車曉訓十乘。故云其車高廣以譬不思議境。憶蓋以譬發心。乃至白牛道品儻從對治等(已見上文故不繁引)。故知大車唯譬法說十乘觀法。是故天台於十境之下皆設十乘。十乘之後皆引大車。譬法相顯。理無二途。故云大車唯喻十法也。五者須知諸法皆具十乘者。諸法之言包羅眾矣。一者十境一一皆具十法。二者色心十二入十八界皆具十法。三者眾生諸佛及以我心依報正報皆具十法。四者物機無量車體無窮。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具斯眾義。故云須知諸法皆具十乘也。六須知諸教門門具十者。此乃通指法華已前顯·密·不定。不出藏·通·別·圓四教。於此四中各有四門。門門各有十乘觀法。十乘名同。為體各異。思之可見。七須知開顯唯妙十法者。指今摩訶止觀十乘觀法。唯依法華開權顯實三千實相而為觀體。更無別途。如何荊谿門人清涼觀師。謂此圓妙為漸圓耶。八須知簡體與具度別者。高廣大車。不思議境妙觀之正體也。此體乃是所依之體。下九望此乃是具度當體之體。故此乘體非因非果。昔光宅師乃以佛果究竟盡·無生二智為體。不知佛果自屬於宗。非乘體也。莊嚴師云。因總萬法以為乘體。此師亦誤以宗為體。須知行始為因。行終為果。因非乘體也。今家正以諸法實相以為車體。其餘莊嚴皆具度耳。是故正簡出體云。三軌成乘。不縱不橫。不即不離。須揀觀照資成。唯取真性以為乘體。餘諸三法準此例之。故知車體與具度異。九須知觀心立十法義者。觀法非十。為對三根故有十也。次位下三雖非觀法。並由觀力相從名觀。故名十法約生起說。附文次第以對三根。若一乘得入無非具十。以十全故方始入道。故云若無十法名壞驢車。斯之謂也。十須知白牛異黑牛故者。此語密斥慈恩師也。以慈恩師謂大白牛只是三車之中第三牛車耳。是故凡言菩薩便是大乘。今謂不以四教判菩薩位。寧知偏小菩薩空假二智全是無明黑染之法。由不知故。乃謂法華開顯只開二乘不開菩薩。廣如文句記總別駁之。不能具引。此總十中一一皆言須知者。荊谿尊者深誠學止觀者。先須知此總十條義。以總冠下別文。上下相成。可解可修矣。

所言別者。於一一法各具四意。縱有一兩似前附文。為欲辨異他所立故。

釋曰。此當第二正釋二。初立意。二正釋。初文者。前文總十不分十乘。實通於十。故云通也。今言別者。於十乘中一一具於四

釋。故言別也。於十四中縱有一兩似上附文者。為欲辨異他師所立。是故爾耳。且非繁詞稠沓之過。

妙境四者。一於無情境立佛乘故。若無佛乘。佛法身體為偏不偏。亦不應云佛法身體同於無情及以不同。是故應云。法名不覺。佛名為覺。佛即是法。法即是眾。豈可條然。

釋曰。小乘教中分情無情。以器世間牆壁瓦石謂為無情。以正報五陰抱血氣者為眾生世間名為有情。小乘權說不談理本。是故分於情無情別。若頓教實說色心依正二俱隨緣並皆不變。豈有情與無情之為二耶。故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今言於無情境立佛乘者。乃破昔計。約對治說。故言於無情境而立佛乘。昔計者。以自古諸師不知涅槃部中有權有實赴權機說。暫立三有以斥三非。執為實說。便謂牆壁瓦石永無佛性。而不見於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虛空實說之文。天台大師得法華開權顯實之意。解經諸法實相。乃云諸法必十界。實相必含三諦。是則十界界界十界。界界一一復具十如。乃成百界千如。復約三種世間乃成三千實相。三千一一而復三千。其猶帝網依正重重無盡。不可思議。不分而分。生·陰二千屬正。國土一千屬依。且以依報謂之無情。依正既居一心。一心豈分能所。為破昔計約對治說。故云於無情境立佛乘也。是則十界依正一色一香乃至一極微色。無非三千。具足全分。是故止觀始終十乘。用此三千而為觀法。金錚用此以破藏師。故今摩訶止觀為著外重者。故令觀於內心具三千法。一切無非內心三千。若上界眾生多著內心。故令觀於外色。內既趣外。一切無非外色三千。三千無內外。約人觀之則有內外。故知修內觀者亦是於無情境而立佛乘。修外觀者亦是於無情境而立佛乘。佛乘者何。三千實相也。今文特云於無情境立佛乘者。只由古人不知三千而為觀體。而謂無情永無佛性。是故特有此謂也。應知金錚而談無情有佛性者。正破藏師割一真如而為兩派。彼云。真如隨緣。在有情邊名為佛性。在無情邊名為法性。法名不覺。佛名為覺。故謂有情有佛性。故而能修行至於成佛。無情無知無覺。不能修行不能成佛。此正所謂情想分別心慮不亡。故為荊谿之所破也。故知金錚之意。正彰色具三千。纂者淺學。不達祖師之意。唯見文中云。只是一一有情性偏心偏。而謂無情有佛性者。約有情佛性偏於無情。是故得云無情有性。如此之說。情想不亡。非圓實旨。故今問云。苟如汝之所說。只有有心性而為能偏於無情。不見無情佛性偏於有情。正是一偏之見。且法法各具。法法互具。如何解耶。色香中道豈待眾生佛性往而偏之方始偏耶。謬哉。若爾。金錚之文。一一有情性偏心偏。如何消耶。曰。此乃荊谿尊者對執迷者作此指示。令知無情具有佛性。故云

一一有情性偏心偏。既知此已。物我一如。誰情無情。無非佛性。故知此是破昔計故約對治說。豈可偏執此文妨於唯心之教互具互趣之文耶。一塵報色。一念凡心。無不具足。又如何解耶。嗚呼。纂者心不根道。學非明師。閉眼穿鑿。知解既錯已張不卸。故使教門大綱悉皆顛亂。雖多撰述一無可取。用撰述為。言若無佛乘佛法身體為偏不偏者。此以三千即中法身理體而質古人。何故作此質耶。以由古人亦許法身體偏故也。若許偏者。豈非無情即是佛乘三千佛性耶。亦不應云同於無情者。同則有能有所。非法身也。同尚不可。豈可得云異無情耶。此乃遮情之說也。恐學佛者謂法身體偏於無情及以不偏。是故須知。一切諸法本是法身。豈有無情名之與實邪。對執迷者作此指示。事不得已也。是故金錚云。不覺寤云無情有性。以大教中無無情名。為對迷故作此點示。云無情有其猶寤語。然如此說者。且以即三而一之法身以質古人。涅槃經中三因既皆名為佛性。不獨緣。了名為佛性。法身若偏即佛性偏。如何乃謂法身但名法性不名佛性耶。況法身處二身常在。故下即云。法名不覺。佛名為覺。佛即是法。法即是眾。舉一即三舉三即一。如何執云法身偏於無情。但名法性不名佛性。豈三身條然邪。應知不思議境三千觀法即是十界百界。依正不二同居一念。而為能觀情與無情同一佛乘為。斥古人云無情無者。故此示之。令知絕待。唯一三千實相法界而為同觀耳。

二眾生性德具三因故。若無三因則緣。了始有。始有無常。如何無常而立常果。大經破外。用別教意。非此所論。

釋曰。此質古人但謂正因法身體偏情無情。在無情邊但名法性不名佛性。是故今以理性具三而反質之。若一切法獨有正因性者。是則緣。了由修始有。以始有故非常住法。如何無常之因能立常住果邪。應知正因若偏即佛性偏。何謂草木瓦石無佛性耶。況此正因乃是即三而一之正因。體圓妙故。是故當知。若性若修三因皆偏。故金錚云。一切眾生本有三道。三理元偏。達性成修。修三亦偏。如何但謂正因性偏。緣。了二修而不偏邪。纂者於初文中廣引諸文曲成已見。無情佛性約有情說。其如文意天地相懸。徒費言詞終無其理。何益於已他邪。言大經破外用別教意非此所論者。經第三十五陳如品中。有外道闍提首那至佛所難佛云。因無常故。果亦無常。佛反質答云。汝因是常而果無常。何妨我因無常而果是常邪。此乃別教教權證實也。因無常者。地前次第三觀也。果常者證道實故。故果常也。不可以破外道之權文。便謂緣。了無常也。故應了知性偏修偏。三因皆常。方為實說。

三依正二報在一念故。他人咸知一切唯識。不知身土居乎一心。故知心體即常寂光。寂光諸土無二無別。遮那之身與土相稱。法與報應一體無差。

釋曰。三千妙境依正不二一念即是。故云在一念。故文雖云在。實無能在及以所在。故云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非相含而然。非相生而然。如物之八相。水之八德。雖生・陰二千屬正。國土一千屬依。既法法互具法法互趣。豈有國土世間牆壁瓦石無佛性耶。言他人咸知一切唯識者。此乃由有唯識論故。致使古今諸師皆知一切無非一識。言唯識者。唯乃遮外之言。故云唯遮外境。識乃顯自之語。故云識表自心。既知一切唯識而不知身土居乎一心。豈非徒云唯一識也。故即示云。心體即常寂光。寂光諸土無二無別。此乃且以依報自論不二也。心即無明之心。體不可思議也。心體妙故即常寂光。常即法身。寂即解脫。光即般若。此土體也。體即用故。故有實報・方便・同居三土之殊。用即體故。一一無非常寂光土。又復應知。雖分體用實匪異途。以圓體用。體即體用之體。用即體用之用。此亦一往謂之依報。其實依正已不二也。言遮那之身與土相稱。法與報應一體無差者。此約身土相即也。遮那即法身也。與寂光土無二無別。古人云。法身體偏。但名法性不名佛性。而不知法身正因即是佛性。此迷名也。況法身處二身常在。豈獨法邪。是故三身即一而三。即三而一。四土亦乃即一而四。即四而一。身土無偏。無非法界三千妙境。身土不二在一念矣。然亦且順止觀觀心云在一念。若從宜觀外色者說。亦可云依正二報同在一色一香一味等也。

四佛本不斷性惡法故。性惡若斷。普現色身從何而立。但使分得常住法身。不動而動徧應身土。具如觀音玄文及第五記。

釋曰。由性惡故。方具三千成乎一念不思議境。此境若立十法皆成。言性惡者。惡即性故。惡不可改故名性惡。惡若可改。惡若可斷。則界如漸減。乃至成佛唯一佛界。豈有三千成乘自因至果耶。言性惡若斷普現色身從何而立者。意云。乃成無本之應。無本之應。本無今有。是無常法。則成作意神通。非如大鑑臨物不謀而化也。故天台妙談解行所以抗折百家者。以由三千性惡法門故也。荊谿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是故須聞性惡方是圓修。自古人師唯以本淨真如而為理體。則同吾宗別教但中解行。緣理斷九非最上乘。非圓極行也。又復應知。天台謂之性惡。南嶽謂之性染。其說雖異理趣無殊。不異而異惡局染通。染則十界三千俱染。故云三千在理同名無明。此染通也。惡局者。次第相望互為善惡。四趣為惡。人天為善。六道為惡。二乘為善。二乘為惡。菩薩為善。九界併惡。佛界為善。如此辨

惡。惡之際也。如此辨善。善之極也。然應了知。猶是修善修惡可思議境。若乃九界即佛界。無惡可斷。佛界即九界。無善可顯。法法圓具方成三千實相妙境。所以偏語性惡不言性善者。恐濫別故。是故性惡體即三千。決不可斷。若其斷者。果上大用歷九界時則無本矣。問。性惡以何為體耶。曰。有人云。以性具九界為體。予曰。不然。必以三千非善非惡之惡而為其體。方識天台談性惡意。言但使分得常住法身不動而動徧應身土者。分得法身。初住已去。且一品無明既破。一分法性現前。故能百佛世界分身作佛普化一切。不動者。不動本住法性也。而動者隨機利見無方用也。身則十界之身。土則淨穢諸土。功由性惡而成就也。言具如觀音玄文及第五記者。即今現行第八記也。彼云。若見觀音玄文意者。則事理凡聖自他始終修性等意一切可見。彼玄料簡云。如來不斷性惡。闡提不斷性善。點此一意。眾滯自消。性善者。依緣因本有也。緣因若其本有。了因豈本無耶。然應了知。別教性德亦具緣。了。乃是但中法身德耳。但中之理其體照明。了因般若德也。但中之理本來清淨。緣因解脫德也。雖有二德橫在佛界。必待別修緣。了嚴本法身。圓緣了者。即以九界之惑而為了因。九界之業而為緣因。體了。修惡即性惡。故為解為行。故云須聞性惡方是圓修。即是了性為行。三千實相為觀法也。彼文料簡。文義甚廣。不能備引。可以意了。纂者至此。只欲掩人之長。反揚已短。廣破法智云。四明但知性具之惡。普現色身相相宛然。不曉具惡之性普現之本。空中理體亡泯寂絕。致使所談一念三千即空假中三身四土。皆是有相(上全彼文)。此乃纂者不達全修在性。致茲妄調。若乃理本唯具惡性不具相者。是則木中唯具火性而無焚燎之相耶。且焚燎時自何而有耶。又如鏡體不可但有現像之性而不具於現像之相。應知性惡具性具相。普現色身全理而起。方免本無今有之過。豈可空中寂絕泯然。無物而為普現之本耶。荊谿云。若本無因。熏亦徒設。斯之謂也。三身四土皆是有相者。此由岳師誤以法身寂光為寂絕理。泯然無相。是故法智為救此義。故云諸文之中言法身無相者。乃是已盡染礙之相。非如太虛空無一物。亦豈謂法身寂光決有相狀。此乃一時救弊之說。故大論云。為著空眾生說法身有相。為著有眾生說法身無相。至論法身者。非有相非無相。離四句不離四句。不可思議。豈以有相無相而定言耶。法身。寂光既爾。二身三土豈唯有相耶。故應了知。二身三土事也。事即理故一切無相。理即事故一切有相。論其體性一切無非雙非雙照。平等不可思議。豈可定以無相有相而名之耶。亦如三千。又豈可定以三諦中一假攝耶。應知三千實相。相相叵得故空。相相不混故假。相相不偏故中。如

何固執空中之理無三千耶。纂者後時又見諸文皆云三千即空假中。自知已非。乃轉計云。空中之理具足三千妙假。故今問之。若是妙假。何須空以泯之。中以非之。豈非自語相違乎。岳師已壞之義。纂者捨之為已所得。何其謬也如此。

二發心四者。一發心先思所託之境。如十種發心各四解不同。乃至當分跨節不同。

釋曰。先思所託之境者。謂生滅・無生・無量・無作境也。今修止觀行人。正在圓頓無作境耳。如十種發心各四解不同者。此指第一卷五略中發大心文也。彼云。發心凡有十種。一推理。二觀佛相好。三見神通。乃至第十見他受苦。於茲十中且推理發心者。如推生滅四諦之理發菩提心。乃至推無作四諦之理發菩提心。觀佛相好亦依四教解佛相好發菩提心。乃至第十見他受苦亦依四教見苦發心等。言乃至當分跨節不同者。在當分則相待止觀義成。語跨節則絕待止觀義成。釋籤云。當分乃成今經相待。跨節乃成今經開權。又云。當分通於一代。於今便成相待。跨節唯在今經。佛意非適今也。故發心文中雖具四教。當分於今。乃成以相待而顯絕待耳。

二念念具足四弘誓故。以總冠別。一一行願從茲而立。故知無作四諦只一念心。為依此境徧於多念。

釋曰。念念具足四弘誓者。只一念心具足三千即無作四弘也。恐人未了故細示之。何者。見一念心具十界不思議。將此分別四諦。令義可見。如一念中具九界法。即苦集也。具佛界法。即道滅也。九界即佛界。苦集無作也。佛界即九界。道滅無作也。是則一念三千。念念具足四弘誓願。以總冠別者。一念四弘。總也。以由四弘是總願故。總亦通也。一切菩薩莫不皆發此四弘誓。故云通也。冠別者。一切行願別也。如彌陀因中四十八願。大悲十願。藥師經中十二上願。梵網十大願。華嚴經中隨事發願等。皆別願也。故此別願一一皆從總願流出。故云從茲而立。故知只一念圓心是無作四諦之境。為依此境徧於多念。多念無非無作行也。

三於一念心以弁能所。以此能所悲已悲他。他一念心生佛理等。是故菩薩依斯起誓。

釋曰。於一念心以弁能所者。只一念心三千具足。是所觀境。是能觀觀。故云能所。用此能所悲自悲他。我心三千均生均佛。平等法界理既未顯。此悲已也。九界眾生一念三千。等佛等生平等之理。全體而迷。此悲他也。哽痛自他策進觀道。豈不由起無作誓乎。

四圓發仍須徧立徧破。離能著已方契所依。

釋曰。夫圓發者。無發無不發。而發而不發。名為圓發。大率只是依乎三千中道妙境發菩提心。故名徧破。何者。謂緣三千實相之理。一發一切發。名徧立也。誓體虛融。心無依倚。無發可得。名為徧破。只此發心。離有四句。離無四句。名為離著。離此著已。方契妙境一念三千之所依也。

三安心四者。一圓頓止觀據行仍開六十四番。不立多番逗會不足。

釋曰。一念三千以為圓頓止觀之體。赴機之異故有六十四番之多。何者。信行根性宜止宜觀則各有世界等四。故有八番也。法行根性宜止宜觀亦有八番。則成一十六番。信行轉為法行而有八番。法行轉為信行亦有八番。足前則成三十二番。化他既有三十二番。自行亦有三十二番。乃成六十四番之止觀也。此且論於一向根性六十四也。若更論於信·法相資。亦六十四。何者。信行資法行八番。法行資信行八番。信行資法行轉為信行八番。法行資信行轉為法行亦有八番。成三十二。自行既有三十二。化他亦三十二。成六十四。二六十四成一百二十八。又約次第三止觀各一百二十八。則成三百八十四。又有一心止觀六十四番。則成五百一十二番。為逗機緣不同。故設多番止觀。其文雖繁。對病施藥實不繁也。

二一念止觀須了能所。定慧諦境諸行宛然。所以離總出別。別皆有總。雖異而同。雖同而異。

釋曰。一念三千即是法性。法性寂然名之為止。寂而常照名之為觀。須以止為能寂。觀為能照。法性三千而為所寂及以所照。故云須了能所。言定慧諦境者。重顯能所也。定慧只是止觀因名止觀果名。定慧以止繫諦成而名定。以觀照境成而名慧。故云繫緣法界一念法界。斯之謂也。諸行宛然者。此顯離總出別也。故安心中有總有別。總乃但以法性寂照而為能安。法性諦境以為所安。利根只此即可入道。中根多品夙習既殊。是故信行法行一向回轉則有六十四番等。故知離開雖異。而於法性妙止妙觀未嘗異也。總安雖同。而於六十四番未嘗闕也。故云雖異而同雖同而異也。觀師不達隨機之宜。輒謂漸觀。豈識天台之妙意耶。

三寂照相即初心可修。他以用權在於極果。初後不二。其教徒施。

釋曰。三千實相非寂非照而寂而照。不可思議。名為相即。對病設藥故有寂照止觀之殊。應知宜用止者。乃是止觀不二之止。以治散病。宜用觀者。乃是止觀不二之觀。以治昏病。如此方識寂照相即。初心行人修之有分。他以用權在於極果。而昧於菩薩先人後已。豈得至果方用權耶。用權者化他也。初後不二其教徒施

者。意云。圓人初後不二。照理不妨於化他。化他不妨於照理。若乃專待至果用者。初後不二之教徒然設也。作此說者。意在開下凡師化導也。

四凡師為他仍須問彼。同設一位未見益方。縱轉弄好異尚新而已。隨順已見何關適他。受者非機。語見增長。所以同宗枝派乖各。理觀既薄矛盾遂滋。今家辨師先分凡聖。六根淨位尚曰凡流。五品弟子理非真應。問他設教依病立方。四悉便宜。二行互益。何須固執終朝守株。

釋曰。師有二種。一曰凡師。二曰聖師。凡指五品六根。聖指初住已去。今文意在凡師。設止觀化。凡師非聖。法眼未開。不知人根。故須問彼。汝於定慧為志何等。言同設一位者。乃槩視根性也。若也不分信法相資迴轉止觀四悉安心之相。但以一法以逗眾機。故言設一位終無利益。言縱轉弄好異尚新而已者。此斥世間人師。汝既法眼未開。不知根性。而又不問於他定慧之中志於何等。化既無益。徒勞轉變言辭好異綺飾尚新而已。如此乃是隨順已見何關適他。此斥能授師也。受者非機語見增長者。藥不應病反增他疾。故令受者增長語見。止觀云。譬如養生或飲或食。又如治病或丸或散。飲以譬止。食以譬觀。丸以譬止。散以譬觀。別化他宜適時而用。豈專守一耶。言所以同宗枝派乖各者。輔行釋常坐三昧云。昔信禪師元用文殊說問二般若經以為心要。後人承用情見不同。理觀既薄矛盾遂滋。此顯同宗一經。情見既異。分枝別派自相違反。故云矛盾滋甚。言矛盾者。昔宋國有人家賣矛盾。有人買矛則曰。此矛甚利所刺皆陷。有人買盾則曰。此盾甚堅無能陷者。買者曰。用子之矛。刺子之盾。如之何。因而絕對。此斥自語相違也。今家弁師先分凡聖。六根清淨尚曰凡流。五品外凡弟子知非真應。五品曰凡。五住全在。六根比住。雖曰內凡已破見思及塵沙惑。若比藏佛此已過勝。故云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而云凡師者。在圓位中自比校耳。言問他設教依病立方者。如輔行云。汝於定慧為志何等。此問他也。既答所志。依病立方。方。法也。夫有散病者立以止方。有昏病者立以觀方。於茲止觀更須審諦信行法行一向回轉。方成止觀四悉之益。如此方是凡師用事。如何古人專以一法而化他耶。專守一法為指何人耶。故止觀云。一種禪師。不許作觀唯專用止。引偈云。思思徒自思。思思徒自苦。息思即是道。有思終不觀。又一種禪師。不許作止唯專於觀。引偈云。止止徒自止。昏闇無所以。止止即是道。觀觀得會理。此正所謂同設一位唯設一法而化羣機。安能稱會於多機耶。守株待兔。非斯人乎。

四破徧四者。一初無生心橫豎雖徧。復須後位六即豎窮。若橫若豎無不即理。橫門一一無不具豎及非橫豎。

釋曰。破法徧中大略有三。一豎。二橫。三非橫豎。即不二也。今文初明豎破法徧。圓無生門初獲無生法忍。故云初無生心也。所言豎者。文寄次第。先空次假後中。文雖次第理實圓融。理雖圓融猶居初住。故云橫豎雖徧。雖之一字含縱奪也。初住雖徧而於二住以去猶未徧也。復須後位六即豎窮。然若從此去。只應但用分真究竟。而云六即者。乃是兼舉前四及以後二一一皆悉理同故即。事異故六。言若橫若豎無不即理者。此語證初住已歷後諸位。或用豎觀。或用橫觀。一一無不橫豎不二。故云即理。豎門既爾。橫門之中一一無不具豎及非橫豎。若曉六處示妙之意。對此釋然。無復疑也。

二須知他門。他門理等。

釋曰。無生為自。餘門為他。自他雖四理無異途。何者。初無生門豎破徧中既具橫豎及非橫豎。其餘三門理觀亦等。言三門者。謂生。亦生亦無生。非生非無生。由根有四故門有四。用觀契理何嘗有殊。故云他門理等也。

三度入他門諸法無差。若用一門。諸門融入。況涅槃釋義。佛藏示相。楞伽釋成。地持對教。咸隨法相度入諸門。又以一念心該冠兩門。高廣大車不動而運。

釋曰。上第二科以無生門望餘三門。門門理等。乃成於橫。今文度入他門諸法無差。乃成豎義。何者。修止觀人於無生門託陰入境修十乘觀。研窮至理久而無益。故須轉變度入他門。或入生門。或入雙亦。或入雙非。所轉入處皆須十境十乘。但是以前境觀轉變而用。故云度入。若用一門諸門融入者。此明隨用一門也。如用無生一門乃一門也。一空一切空。生亦空。雙亦亦空。雙非亦空。一切皆無生也。若用生門乃一門也。一有一切有。空亦有。雙亦亦有。雙非亦有。乃至雙非門亦然。故云若用一門融入。況涅槃釋義者。經云。生生不可說。生不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經先問起曰。何故不可說。經自釋曰。生生即不生故。既即不生。亦即不生。亦即不生不生。生生既具四句。乃至不生不生亦具四句。今文是用無生一門則諸門融入。無生一門既爾。度入諸門一一皆然。故云涅槃釋義也。佛藏示相者。經云。劫火起時。菩薩一唾火滅。一吹世界即成。非先滅後成。只一唾中即滅即成。今無生門破徧亦爾。即破徧即立徧。破立同時不須二念。無生門既爾。生門乃至非生非不生門亦然。示相義昭然可見。楞伽釋成者。經云。我從成道夜。終至涅槃夜。不曾說一字。以由如理而說。說即無說。乃是釋成生即無

生。無生即生也。地持對教者。論有四種成熟。謂聲聞種性。緣覺種性。菩薩種性。佛種性。聲聞藏也。緣覺通也。菩薩別也。佛圓也。若約當分。別有四教。故云對教。若論相即。一一皆四。無不融通。皆與諸門融入義同。咸隨法相度入諸門者。指上諸文始於涅槃四句。終至地持四句。一一皆悉度入諸門融通無礙。與無生門等無有異。又以一念心該冠兩門者。即第三非橫非豎一心止觀也。輔行云。不二門中具攝諸橫名為橫周。無不圓極名為豎深。一門既爾。度入諸門無不皆然。引大車譬者。以證諸門止觀無不豎窮三諦故高。橫周法界故廣。既以三千而為觀法。則不動而動。階位宛然。不運而運。運至寶所矣。

四入住應徧方名假徧及以真徧。爾前雖觀圓融三諦。但是自行觀行相似。約位仍在若俗若真。是故雖圓未名破徧。住後尚須節節離愛。方能令淨餘位無明。

釋曰。入住應徧者。由真證得中道理本。故能一念普現色身百佛世界。隨機利見。名為假徧。言及以真徧者。由內證真俗假方徧。真徧故假徧。假徧故真徧。理極事徧斯之謂也。若不二門云。自行唯在空中化他三千赴物者。乃是合三諦而為自他也。俗諦化他也。今文亦是合三之為二諦也。雖分二諦。厥體無殊。應知只一法性點示為三為二。從照體邊則三千之理泯然無相。尚無無相豈存有相。從化他邊則三千因果相相宛然絲毫不濫。自行即化他。化他即自行。二法雙流非前非後。真俗不二說非行時。於茲見矣。纂者不達祖師之意。確謂空中蕩然無相。俗諦之體定有三千。嗚呼。斯人非但不識空中。亦乃不識俗諦。濫學吾教。於道何益耶。登圓初住真徧俗徧。既其若此。二住已去真假益明。因可知矣。爾前雖觀圓融三諦等者。却以登住反顯住前未證真時。但是自行進修觀行。及以相似雖有五品真假之徧。六根真假之徧。當分自論。非真徧也。是故約位若俗若真。初信斷見。二信至七斷三界思。真也。八九十信斷除塵沙。俗也。此真此俗若望登住皆名為俗。初住真俗同名為真。是故住前三觀雖圓。未名破徧。言住後尚須節節離愛方能令淨餘位無明者。此明入住之後而於住住及諸位之前修真十乘。真十乘中第十離愛故云離愛。非是爾前離似法愛名離愛也。

五通塞四者。一三止三觀在一心中。仍了開權諸法無外。節節檢校能著之心。無檢無著方乃名通。

釋曰。通塞有二。一者通途。則三觀為通。三惑為塞。二者別途。即是於通而起於塞。譬如用將將反為賊。故此通塞只在一念。仍了開權通外無塞塞外無通。三千絕待。故云諸法無外。節

節者。豎論通塞。橫論通塞。不二通塞。節節檢校。乃至無觀為通。無著為塞。方名一念止觀通也。

二一心止觀仍須善達通中之塞。塞中苦集無明蔽等無非法界。成於無作諦緣度也。

釋曰。一心止觀乃是非塞非通之通也。若乃修觀行人味著此通。通還成塞。故云通中之塞也。此塞若起。即是苦集無明蔽也。應了此塞一一當體無非法界。即諦緣度。苦集即道滅。苦集無作也。道滅即苦集。道滅無作也。故知若了一念三千。無作四諦煥然可見。四諦既爾。無作緣度準此可知矣。

三初心寶渚六即甄分。故得毫善皆成佛因。

釋曰。止觀明一心通塞竟。即結判云。是為初心過五百由旬。應明六即。故知圓人初心一解三千實相法界無外。即便超過三乘權學七方便上。與佛如來無二無別。故云初心一步已涉長途。然解雖若此。行位未階。不以六即甄之。恐生叨濫。是則理即能過五百名字圓解。能過五百觀行相似。乃至究竟皆過五百。故知能過之智即是三觀。所過五百無非三惑。以此分之。不使凡夫望崖無分。不使暗禪謂已均佛。六即分位功莫大焉。故得毫善皆成佛因者。善無大小。體皆法界。由凡情故自分大小。法華開顯一毫之善尚是佛因。況積大善宜如何耶。過去佛章低頭舉手咸已成佛。六即甄之亦可見矣。

四須了能破轉為所破。謂賊為將。此喻可知。若不爾者。不見說觀。然成或過乃成菩薩旃陀羅也。

釋曰。能破轉為所破者。正是於通而起於塞。為害慧命故名為賊。賊者。老子云。天下之大害也。若其不了。則認為將。傷法身。害慧命。過莫大焉。以故展轉破塞令通。將若為賊此將須破。賊若為將此賊須護。故云此喻可知。言不見說觀者。謂不見破通破塞之妙意。以取著心為他說觀。故云不見說觀。然成或過者。然者是也。是成或過矣。或過者。叨濫之謂也。若不得天台六即之意望崖絕分絕分者。不及也。不及者失之以即也。叨濫者失之以六也。不達通塞諸意乃成過也。若過若不及皆乃為失。今文正斥於若過者。故云或過。或過之徒。即是菩薩旃陀羅也。不獨自殺法身。亦乃害他慧命。若乃妙得通塞之意。無此過也。

六道品四者。一為示聞觀大小俱須。講者唯約小位弁之。尚失小乘相生相攝。況復餘耶。大乘觀者大小俱弁。將何以為所行之軌。

釋曰。道品者乃三十七道之品類。故云道品。言示聞觀大小俱須者。聞則聞於大小道品之教。由之生解觀。則行於大小道品之行。由之顯理。非偏小無以顯於圓大。非圓大無以成於偏小。故

云俱須。言講者唯約小位弁之尚失小乘相生相攝者。道品有四。一當分。二相攝。三約位。四相生。此四通論俱通大小。別而言之。第三唯小。餘三在大。若其唯用約位辨之。尚失小乘相生相攝。況餘三教三種道品耶。此斥講者之失也。言大乘觀者者。此斥濫學大乘暗證之流。大乘小乘權實道品一切俱棄。點胸自謂。吾禪宗中不立文字以心傳心。豈復須此支離之說耶。嗚呼。涅槃會上如來遺囑。當依四念處行道。若其大小俱棄。則是不遵如來之囑。將何以為所行軌法耶。

二須用諸品展轉調停。諸家縱修。唯云念處。後品何妨而不用之。

釋曰。四道品中正用第四相生道品而為調停。故止觀云。如修念處能生正勤。正勤能發四如意足。乃至七覺能生八正。即是止觀展轉調適也。言諸家縱修唯云念處等者。與而言之也。若乃唯修四念處者。餘三三何故不修耶。應餘六科非入道之門耶。當知諸家不知四種道品各自有意。不知相生是今文調停之法。唯修念處。餘何不修耶。

三圓道品後明三空門。他既不明。能通何在。如世行道至無門可入。

釋曰。凡修道品。將諧調適至八正道。安穩無礙。近到無漏之城。城有三門。謂空·無相·無作。亦名三解脫門。亦名三三昧門。若入此門即得發真。門者。能通也。發真無漏者。所通也。他既但云。修念處觀不修餘品。安能修於三解脫等。故云能通何在。言如世行道至無門可入者。舉譬曉也。如世間人行於道路。將到其處。故云至也。無門可入者。意云不修空等三門。實無緣入。故知圓道品後不修三空。無由入理。

四與一切行名異體同。具如攝法文中廣明。

釋曰。無作道品與一切行名異體同者。如諸名離合之謂也。名異故離。體同故合。具如攝法文中廣明者。此攝法文非十大章第四攝法。乃是大章第七十乘之中第七對治中攝法文也。彼明六度攝法初文。乃是攝諸道品調伏諸根。十力·四無所畏乃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此上標攝文也〕)。至下釋中乃約道品攝於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四無礙智·六神通·四攝·陀羅尼·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皆是道品所攝故。道品與一切行名異體同。故相攝也。

七正助四者。一圓頓仍須助開三脫。近代修者得語為證。是故不論助治開門。

釋曰。言正助者。以助助正故曰正助。故上六乘不須助正。故止觀云。根利無遮。根利有遮。根鈍無遮。此三人者不須助治。根

鈍遮重乃須對治。何者。由根鈍故不能即開三解脫門。以遮重故牽破觀心。是故須用對治為開門法。言近代修者得語為證等者。此荊谿斥於當時暗證之流以語相勝之者。如此之徒。豈識心觀妨障用治方能開脫門耶。

二別教教道仍名為事。乃至用圓猶名理助。助成理發。案位勝進。

釋曰。助道開門通事通理。用前三教六度為助名之為事。所言仍者。以藏六度本名為事。望通為理。展轉至別。以圓望之故云仍名為事。乃至用圓猶名理助者。以正修三觀。觀力有功激起蔽障。還用本教六度治之。若論度蔽相對。義須屬事。以本教屬理。故云猶名理助。言助成理發案位勝進者。助成有微著。理發有淺深。淺則住前十信。案位也。深則初住已去。勝進也。

三雖用三教而為助治。仍須委用對轉兼具。他無一番況復諸句。

釋曰。雖用三教而為助治等者。顯上所說未為委悉。故今覆疎詳言治相。故云仍須委用等也。言委用者。謂對治·轉治·兼治·具治。對治者。如正修觀。觀既有力激起慳蔽。用檀治之。乃至或起愚癡。用智治之。藥病相對厥疾得除。此名對治也。言轉治者。由於對治無四悉益。故須轉藥以治蔽病。如慳貪蔽用檀治之。久而無益。或轉用尸乃至或轉用智。此轉治中自有藥病俱轉名為轉治。自有藥轉病不轉名為轉治。自有病轉藥不轉名為轉。治藥病俱不轉乃對治耳。思之可知。言兼治者。或兼一或兼二或兼三四皆名為兼。若至五者乃名具治。又轉治者。於一病中轉用藏五及以轉用通·別·圓三。三六成十八。并藏之五成二十三度。六蔽各有二十三度。合成一百三十八治。助治之道如此委曲。安可廢邪。他無一番況復諸句者。復斥暗證之徒以語為證。正道猶尚無聞。況以助助正耶。一番論治尚無。況識諸治之相及第一義耶。

四六度乃至一十二條。成道·轉法輪·入涅槃等。俱須四教事理合行。

釋曰。十二條者。十二科也。助道攝法中云。略明攝諸道品調伏諸根十力四無所畏。乃至第十二攝八十種好。一一道品正助合行。助外無正故云事理合行。言成道轉法輪入涅槃等。俱須四教事理合行者。蓋言不獨因中修行事理合行。乃至成道轉大法輪化導羣生至入涅槃。無不皆用不二四教事理合行矣。

八次位四者。一始終不二仍須六即。弘教修觀咸須委知。方免初住稱為妙覺。

釋曰。圓人初心頓解發生。與佛如來無二無別。然解雖若此。行位未階。故須六即甄而分之。夫弘教者與修觀者。咸須委細知此六即。則免自行叨濫之失。亦免謬謂華嚴經中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為妙覺過。弘華嚴人不知六即。以見經文便成正覺。謂為妙覺。故特示之。乃是分真初住位耳。須歷二住已去乃至等覺。方入妙覺。豈可初發是妙覺耶。

二他又不立五品六根。法華之文便為無用。

釋曰。他宗既以華嚴初住便為妙覺。則初住之後不立諸位也。既據發心便成正覺。是則住前無位可論。天台大師依法華經立內外凡。五品外凡位也。十信內凡位也。內外凡位宛如符契。由品入信。由信入住。若無此者。初住之位自何得耶。

三約陰界入而弃次位。

釋曰。止觀云。今此一章是觀陰界入境。須約陰入而判次位。所謂黑陰入界即三惡道位。白陰入界即三善道位。善方便陰入界即小乘似位。無漏陰入界即二乘真位。變易陰入界即五人位。法性常色常受想行識陰入界即佛位。言無漏陰入界即二乘真位者。且據斷惑證真未出界者而為言也。言變易陰入界即五人位者。變易之言。須該方便。實報二土。兩教二乘惑盡出界生方便土。通。別菩薩見思盡者及圓十信四住已斷。此三菩薩皆生方便。圓初住去。別登地去。捨報亦生變易之土。乃實報也。總而言之。只是果地二乘及衍三教斷惑菩薩生界外者。名為五人。唯取妙覺為佛位耳。

四六時五悔為入位方便。他不明之。將何以為圓行之始。

釋曰。止觀云。四種三昧修習方便通如上說。唯法華中別約六時五悔重作方便。乃至云。今於道場日夜六時勤行五悔助開觀門。一心三諦豁爾開明。圓解成就正信堅固。即初隨喜位也。初品既爾。乃至五品及以十信五悔益勤。三諦愈發。五十校計經云。等覺菩薩猶修五悔求人至極。世有無慙之人見修行者指目而笑。況茲五悔出自大乘。法華五悔普賢觀說。豈普賢菩薩知識位行不及爾耶。他宗不明。灼然無以為圓行始。

九安忍四者。一雖行六度事理相即。即位未深因生違順。他不弃此。牽破觀心不入六根。良由於此。

釋曰。雖行六度事理相即。結前也。即位未深者。生後也。始於觀陰逮今識知次位。所修觀法已歷八乘。蔽障雖息。觀慧雖明。或未入品。或入初品。故云即位未深。以未深故因生違順。違即惡也。順即善也。止觀云。那得薄證片禪即以為喜。才見少惡即以為憂。又名譽利養眷屬等是輒賊也。煩惱見慢等是強賊也。違順可知。故令行者深知違順苦到求哀。策進觀法得入五品及以六

根。他宗縱有明觀行者。而不辨此違順之相。牽順觀心尚不入品。況六根耶。

二事理雖即。須知此位煩惱全在。豈以羸心暫時少息。便計此相而為果頭。若歎為果頭。慙不敢受。若降為凡下。仍復鄙之。二楹中間無所名也。是故當知。初品校量他已無分。

釋曰。煩惱全在等者。此明名字即。人發深陰解。或得片禪。見思·塵沙·無明三惑宛然全在。雖猶觀力羸心少息。無謂此相便為果頭。果頭者。證果之極。故云果頭。若有人來讚嘆於已為果頭者。深生慙愧不敢當之。若為他人降為凡下仍又鄙惡。不肯甘之。上非佛果。下非凡下。兩楹中間無所名也。二楹者。兩柱之間也。當知此人。若以初品檢校忖量尚已無分。況餘品餘位耶。

三內外違順俱安忍。故須明識能忍所忍。

釋曰。見慢煩惱內也違也所安忍也。一心三觀能安忍也。名譽利養眷屬等外也順也所安忍也。莫著莫受縮德露毗一舉萬里能安忍也。故云明識能忍所忍。

四以三術自安令人後位。

釋曰。三術有內外。內謂三觀。外謂莫著等。能以此術善安止觀。則內外妨障寂然不生。穩入後位六根淨矣。

十離愛四者。一三界愛斷仍受愛名。

釋曰。能安忍故得入十信六根清淨。三界見愛悉已除斷。愛味相似中道法塵。此愛即是別愛故也。

二此頂墮名不同退墮。

釋曰。十信相似名為頂墮。此墮但取著相似中。不進後位。名之為墮。既斷見思長別苦海。故無退墮惡道之義。若小乘頂位則有二墮。一者不進不退名為頂墮。二者造業墮惡名為退墮。今非退墮。故云不同通別二教。比說可知。

三受此互用得法愛名。

釋曰。受此互用者。既破見思入相似位。故能六根更相互用。且如肉眼能見大千羸細之色。山川石壁不能為障。眼亦能聞大千界聲。眼亦能嗅大千界香。眼亦能了大千界味。眼亦能覺大千界觸。眼亦能思大千界法。眼根既爾。餘根皆然。功由相似三諦顯發。初入此位勝用如此。耽味愛著故名法愛。

四此位向後復須入位。

釋曰。此位向後者。此位乃指六根清淨。若於相似中道妙理不生愛著名離似愛。似愛離已得入真位。真位復須位位離愛名離真愛。位位深觀捨當位著。至入妙覺。方得究竟豁同真淨耳。

止觀義例隨釋卷第三

○第五心境釋疑例者略為二十番

釋曰。此為二。初牒名舉數。二正釋二十番。初心境釋疑例者。牒名也。心謂能觀十乘之心。境謂所觀陰等十境。又於茲十境能顯三諦。故亦名境。如此心境向有疑滯之文。恐人不了。故茲料簡以破迷情。令妙觀可修。聖位可獲。故為一例。略為二十番者。舉數也。

一問。第一卷弘誓中云對法界。起法界。如何法界有起有對。

釋曰。此當正釋二十番料簡為二。初問。二答。初問中云第一卷弘誓中等者。乃指發大心中四諦四弘六即顯是中四弘文也。彼止觀明無作弘誓四諦之體只是一心三諦。乃云。若得此解。根塵一念心起。根即八萬四千法藏。塵亦八萬四千法藏。一念心起八萬四千法藏。佛法界(根也)。對法界(塵也)。起法界(識也)。無非佛法。生死即涅槃。苦諦也。煩惱即菩提。集諦也。苦集即道滅。道滅即苦集。無苦無集。無世間因果。無道無滅。無出世間因果。故名無作四諦。是則苦集滅道無非八萬四千法藏。一一法藏皆是法界。故今問云。法界如何有起有對耶。然今文中略於本文。佛法界三字即是根也。根有覺義。故云佛法界也。今問意者。法界是理。理體寂絕。如何理體有起對耶。

答。如前分別其義已顯。

釋曰。次答中三。初指前文。二明各有所以。三以六即結成。初答云如前分別其義已顯者。此指第四例中十乘立意第二發心中第二意云。無作四諦只一念心。又第三云於一念心以弁能所。以此能所悲已悲他。他一念心生佛理等。指此二文。故云如前分別其義已顯。

若欲更論各有所以。一者約理心佛無殊。雖起雖對奚嘗非理。二者夫念起依理體達。若起若對不出法界。三者稱理。理既法界。起對稱理無非法界。今此文中義通三種。意在前二。故云起對。復云法界。

釋曰。此當第二各有所以。乃是細論法界起對之道理也。釋此道理有於三種。一者約理以明法界有起有對。乃約理性心佛無殊。雖若起若對。何嘗非法界理耶。如水為波。波體何嘗離於水濕性耶。二者約修門辨法界起對。夫一念心起必依理。一念心起。末也。依法界理。本也。依理體達起之與對無非法界。此乃全性起修修即性也。三者約證以辨法界若起若對。由前二文成今第三。

應了第二由修照性。應了初文由性發修。修從性成成今法界。故云稱理。既稱理。若起若對無非法界。今此文中義通三種意在前二者。今此之言。乃是在於第一卷弘誓中對法界起法界之文也。是知此文義通三種意乃只在前二故也。初是理本。次是起修。止觀一部正在於此。初住已去非此所論。言故云起對復云法界者。由理性。然依理行行即是體。達起對之妄。成法界理。故云意在前二也。

此三即是六即意也。初是理即。次是名字。觀行。相似三即。三是分真。究竟二即。

釋曰。此當第三六即結成三義。在文可見不復云也。

二問。十界四運正起其相易知。已起未起如何觀察。

釋曰。修大行中第四三昧文有四科。一依諸經。二依諸善。三依諸惡。四依諸無記。此之四科。初依諸經如常坐等三種三昧。或唯觀理。而云或者。以第四三昧中行分二途。三科觀事。一科觀理。故云或也。故輔行釋四三昧竟乃總結云。又觀四運者。是隨自意中從未從事而修觀法。反顯依經一科從本從理。如當坐等唯觀於理。應知隨自意一三昧中而有二途。故云或也。世有浮薄之徒。學不究理。師非良匠。以見文中有或唯觀理之言。又見事理二途一不可廢之說。便謂四種三昧皆修事理二觀。今試問之。若上三三昧修事觀者。為指何文。莫謂三道及佛相好誦經持呪等為事觀耶。果然者。極為謬說。昔昭師嘗謂事理二觀必須雙修方為得旨。法智斥云。豈令九旬端坐之徒皆須縱任三性耶。豈令公私忿遽之人皆須九旬端坐耶。嗚呼。荊谿滅後間生法智。垂軌在茲。不信法智。誰可信耶。今謂依諸善惡皆。須四運四句推檢。依諸無記。但約記與無記四句推檢。依經一科非用四運。實乃同上三種三昧觀門。繩墨不可易也。今文問意者。十界四運正起一運心相易見。已起未起心相難見。如何觀察耶。

答。起已未起雖即不專的在一境。然須形於正起之心。則知已起為屬何界。望前為已。望後為未。是故已未望於欲正而得修觀。

釋曰。運者載也轉也。從未至欲。從欲至正。從正至已。故云運也。浩浩羣生含齒而已。孰有能知此四運載。生死曠野無歸依處。今明修習事觀行人先識四運。前心後心心心明了為所推境。於此四中正起之運心相易見。可用四句而推檢之。起已未起心相不顯。如何用觀耶。故今答云。起已未起雖即不專的在一境者。良以縱任善惡起心該乎十界。故云不專的在一境。然須形於正起之心則知已起為屬何界等者。且如起貪欲心。正對欲境。欲心熾盛是為正起。欲心若息。欲境已謝。名之為已。正起欲心當畜生

界。此心雖息。以此息心名之為已。此已望正亦畜生界。故可用觀以此息心。望前為已既可修觀。以此息心若望於後名未起心。亦且屬於畜生界心。故可修觀。是故已未望於欲正而得修觀。故應了知正起之心由欲起心。欲起心者。且如初對欲境心識微動名為欲起。引起漸盛名之為正。故知已未之心尚可修觀。欲起之心可修必爾。此且舉於貪欲之心屬畜生界大略如此。下至起於地獄界心。四運用觀亦復如是。乃至起於佛法界心。四運推檢準說可知。是則一切四運皆可修於唯識事觀也。

三問。起已望前心相可識。未起望後有後可望則名欲起。何名未起。

釋曰。此問由於上答文中用已未心望於欲正而得修觀。以成難勢。即是用未起心與欲起心而為對簡。未起之心有後可望。既望於後但名為欲。何名未起耶。

答。對於後境知心未起名為未起。心相欲生即是欲起。是故二心心相全別。

釋曰。答文有四。一正答欲未。二觀此下。託運用觀。三是故下。與他辨異。四故借下。借喻以曉觀法界用。初正答未欲二運心者。對於後境心未動故。名為未起。對於後境心微動故。名為欲起。此二運心區矣別矣。何所疑耶。

觀此一運即具十界百界千如。即空即中。故知雖觀十界四運。亡界亡運。唯觀三千即空即中。無三名字。能所混合。

釋曰。上二問答委辨四運。各有相狀不相混濫。既識此已妙觀有託。是故觀此一運即具十界。界界互具即成百界。界界各有四運成四百運界。成百界則亡界。運成四百則亡運。三千妙體堂堂顯現。故云惟觀三千即空即中。亡界亡運。而但云即空即中者。且似三千而為妙假。相對以成相融三諦。實而言之。三千已是即空假中。今文寄分別說。且以三千為妙假耳。餘文有云三千世間即空假中者。法智云。乃是殷勤丁寧之辭也。恐人不識即空假中。乃即示云三千世間即空假中。即者是也。何者。亦輔行云。只此三千非法性無明自他共離而造。故空。只此三千相相不濫。故假。只此三千遮照不偏。故中。又云三千即空性了因。三千即假性緣因。三千即中性正因。何必三千定在假耶。纂者解此。廣引諸文。專執三千定在於假。而出惡言毀斥法智。嗟呼淺學心不根道。引文消文不知文意。現生謗法遭惡病死。果報必定應墜惡道。可悲可悲。又文中云。觀此一運者有二義焉。一者從上文勢當其料簡。未起運後即云觀此一運。似觀未起運也。二者上文既其具簡四運。則知趣舉十界四運之中。隨起何界何運皆可用觀。故云觀此一運等。纂者定云觀未起運者。得少失多矣。言無三名

字者。空即假中故亡空名字。假即空中故亡假名字。中即空假故亡中名字。又空假中者。乃法性上之強名耳。從假而言三皆假立。從空而言三皆蕩相。從中而言三皆不偏。由此而知。豈特三千定屬有相。空·中二法定無相耶。

是故不同賴緣之假。無自性空。空假不二名之為中。

釋曰。此當第三與他辨異三諦三觀之相也。何者。當荊谿時。他宗亦有明三觀者。而乃但云。觀柱緣生。緣生即空。空假不二。名為三觀。言觀柱者。指說法處目前現境也。意謂此柱賴於四大四微因緣和合而得成立。故云觀柱緣生。而此緣生其體不實而無自性。故云即空。空即是假。假即是空。故云不二。不二即中。至中觀時無有前二并前兼舉。故云三觀。今明第四三昧觀於四運。於一運中體達三千不思議假。故不同賴緣假也。今觀三千相相無相。即是妙空。故不同他無自性空也。今觀三千一一絕待。故不同他空假不二名之為中。故知他宗觀柱緣生明於三觀。尚未逮於今家通教。況圓頓乎。

故借喻云。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亦如官路土。私人掘為像。智者知路土。凡愚謂像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

釋曰。此當第四借喻以曉修事觀人觀法界用也。諸色心現時者。十界四運色心起也。如金銀隱起者。譬十界四運全體而起也。自內而生故云隱起。如云隱然而起之謂也。金銀既其隱起。為瓶盆為釵釧等物。如全三千之體。起三千之用。故譬金處異名生也。與金無前後者。全金為瓶盆。全瓶盆是金。故云與金無前後。若合法者。即是全三千之體。起三千之用。用即是體。故云與金無前後也。故知修事觀人觀法界用。觀於一界一運。即具十界百界。即空即中。即是觀於修具。修既即性。用即是體。故云事理不二。非謂事理二觀俱修名事理不二。此乃觀用即體。體用不二之用。亦名事理不二之事。若修理觀觀法界體者。如荊谿云。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任運攝得權實所現。此體攝也。何嘗事理俱修然後謂之事理不二耶。應知善修唯識觀者。達修外無性。事理不二也。善修真如觀者。達性外無修。事理不二也。嗚呼。事理二觀古人所不達。今人所未喻。予嘗著三種觀法力以辨之。柰何毒氣深入者病猶未愈。良可哀哉。亦如官路土者。重舉此譬以訓修事觀人觀法界用也。何者。三千妙體非私非局故謂之官。其體虛通故謂之路。能含諸法能生諸法故謂之土。私人掘為像者。喻三千妙體隨染淨緣起染淨用。智者知路土者。以喻圓人知三千體起三千用。用還即體。故云知路土也。凡愚謂像生者。謂前三教人及蚩蚩之徒。但見諸法之末。不見諸法之本。用

即是體。故非所知。故云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者。謂修事觀行人觀用即體。如將像以填路。像本無生滅者。為像之時名之為生。全像是土名為不生。為路土時名為不生。本具萬像名之為生。故生即不生。不生即生。故云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者。三千妙體非適今有故非新。非本古有故非故。離四句。絕百非。斯之謂也。故知此譬亦不異於金銀隱起。欲其義明乃復舉耳。
四問。外無情色不與心俱。如何復能具足三德。而云三德徧一切處。

釋曰。此約迷情乍分依正。以事難理三德元徧。言外無情色者。謂山河大地國土世間依報色也。此色在外。不與心俱而無覺知。如何能具三德佛性。而云三德徧一切處耶。設此問者為破常情。何者。謂由古人不了唯心不知唯色。是故特立真如隨緣。在有情邊名為佛性。在無情邊名為法性。故謂無情而無佛性。諸文已破。至此復言者。以止觀文中多處明於三德徧一切處。是故問也。

答。何但外色不與心俱。內身亦如草木瓦礫。

釋曰。此答文有三。一反質答。二若論下。正答三德元徧。三是故下。引文證成內外咸徧。初反質者。何獨外色不與心俱。內身亦如草木瓦礫。故淨名云。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又空品云。捐弃[冗-几+豕]間如朽敗木。豈非內身亦不與心俱耶。論此質者。亦且順於凡情以事質事。未是順理三德咸徧。次文正答方為順理。

若論具德不獨內心。由心變故謂內心外色。心非內外故色無內外而內而外。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智慧。淨色心淨故諸法淨。諸法淨故色心淨。何得獨云外色非心。

釋曰。此當第二正答三德徧一切處也。若論具德不獨內心者。意云內心外色一切無非三德祕藏。有何內外及有無耶。從迷則一切皆非。從悟則一切皆是。迷謂內外。悟唯一心。此從修內觀者而言也。若從修外觀而言者。亦可云迷謂內外悟唯一色。故云若論具德不獨內心。言由心變故謂內心外色者。由心變者。因心迷也。迷故則失純一之相。遂乃彊分內心外色。若順理智而言之者。心非內外故色無內外。應知心是色心不二之心。是故非內非外。色是色心不二之色。是故非內非外。雙非內外。體也。從用不妨而內而外。不二門云。依正既居一心。一心不分能所。雖無能所。依正宛然。亦可云。依正既居一色。一色不分能所。雖無能所。依正宛然。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乃是以三觀智隨於心境。故云隨也。此約修唯心觀者而言之也。何者。圓頓之心離三惑染。故云心淨。三千依正同居一心。故云心淨則佛土淨。應約

六即以解心淨則佛土淨。何者。一切眾生本源三千。心淨土淨。理即淨也。依圓頓教或善知識。聞此三千依正本淨。名字淨也。依此而觀。觀成入品。觀行淨也。六根清淨。相似淨也。若入住去乃至妙覺。分真·究竟淨也。如此辨別。始可與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言隨其土淨則智慧淨。此約唯色觀者而為言也。以觀隨境觀外依報。趣觀一色具足三千。內亦趣外。此觀若成名隨淨土。土淨則心智亦淨。故云隨其土淨則智慧淨。言色心淨故則諸法淨。諸法淨故色心淨者。上文既以色心各辨。即是不可思議絕待色心。故今擊此絕待色心以對諸法。則成色心對一切法。故云諸法。又以諸法對於色心。故使諸法色心無二無別。無非三德祕密之藏。故云三德徧一切法。又復應知。今文直明內心外色皆具三德。是則非內非外非色非心。情與無情無非三德。豈有外色不與心俱非三德耶。若金剛錍為破野客專執涅槃三非之文。乃謂無情永無佛性。華嚴·法華雖談法身徧一切處。以法名不覺不名佛性。是故荊谿據大經文云。今立眾生正因體徧。正因既名佛性。是則無情有佛性也。況法身徧處二身常在。亦是三德徧一切也。具如予金錍要義錄中。此不繁引。

是故破法徧中以識例色。第七卷末若色若心無非大車。

釋曰。此當第三引文證成三德咸徧。言破法徧以識例色者。乃破徧文末云。前來所說但觀識陰作如此說。餘四陰亦如是。十二人·十八界亦如是。故知始自初乘觀法之前。簡去四陰及以界入。於識陰中復簡善惡。以不思議境唯觀無記。至破徧後凡用幾番觀法。方始例觀餘四陰法。及以界入觀於識陰。既三千實相依正不二生佛一如。例觀色陰亦三千實相依正不二生佛一如。乃至想行亦復如是。例十二入者。十分半屬色。一分半屬心。一一無非三千實相依正不二生佛一如。乃至十八界界界皆然。非但心攝一切。亦乃一切攝心。豈但心具三德。外色不與心俱而不具耶。故四念處云。非但唯識亦乃唯色。斯之謂也。又復應知。雖此例觀。但是真如理觀。觀於三千不變之理。人不見之。謂修唯識事觀者。謬矣。言第七卷末若色若心無非大車者。此指端坐觀陰明十乘竟歷緣對境中十乘之文也。緣謂行住坐臥語默。境謂色聲香味觸法。根塵相對不出色心。既於根塵皆修十乘。故舉大車以之為喻。故云若色若心無非大車之十乘也。如何而謂外色非三德耶。

五問。今現見色青黃赤白。如何即是真如法界。

釋曰。此問由上答文而生。上答既云外色內心無非三德。故今問云外青黃等如何即是真如法界。真如法界而與三德。同出異名耳。

答。言青等者。執情所見。言法界者。從理而說。何得將情以難於理。今所觀者違情觀理。不可更令違理順情。

釋曰。答中有五。初約情理相對答。二又青下。約二諦。三諦分別答。三又青下。約肉。天。佛眼所見答。四一眼下。約圓融眼諦答。五故棄下。引證色唯中道無非法界。初約情理為答。文義自顯。但意在開下諸答耳。

又青等是世諦。法界是真諦。又青等是世諦少分。法界是三諦全分。

釋曰。此當第二約二諦。三諦分別而答。初云青等是世諦者。青黃赤白但是凡夫攀緣欲境。故名世諦。中道法界名為真諦。故不可以青等而難真諦法界也。此約情智而分二諦。下對三諦亦情智也。言又青等是世諦少分法界是三諦全分。青等乃是凡夫取著分別少分之法。譬猶大海一漚而已。法界乃是三諦全分。三千世間即空假中。得不謂之法界全分乎。故知圓空假中一一無非法界全分。猶如大海無邊無底。云何乃以一漚而難大海耶。

又青等是肉。天二眼所見少分。法界是佛眼所見全分。

釋曰。此當第三肉。天。佛眼所見而答。肉眼但見麤色。障外之色尚不能見。天眼能見細色。山河石壁不能為障。麤細雖殊。少分而已。佛眼究竟等法界見。豈以肉。天二眼所見而難佛眼等法界見耶。

一眼具五眼。青等具諸法。一諦。三諦亦復如是。是故不得以青等難於法界。

釋曰。此當第四約圓融眼諦而答。上三答文寄分別說。且以生死陰色以對圓融法界而解。今此一答融上三文。故云一眼具五眼等。且如肉眼若具五眼。則青黃赤白等各具諸法。無非三千法界全分。豈有青等非法界耶。豈有肉。天二眼非佛眼耶。又上文約諦亦一諦而三諦不可思議。豈有青等但屬世諦及少分耶。言是故不得以青等難於法界者。不應以生死陰心分別之色。而難圓融本來法界也。

故棄蓋中云。色非味非離。凡夫自味。二乘自離。色體本來法界常住。

釋曰。此當第五引證色唯中道無非法界。文在呵五欲中。言棄蓋者。誤也。故止觀觀心呵欲中云。呵色二邊如大品云。色中無味相。凡夫不應著。即今文云。色非味凡夫自味。此斥耽有著也。又云。色中無離相。二乘不應離。即今文云色非離二乘自離。此斥耽空著也。既雙非已。正顯色體本來法界。豈有青等非法界耶。故知青等乃是順情非順理也。今修觀者違情順理。無非法界耳。

六問。發菩提心求於極果。果地自然能應一切。何須必假大悲居先。而云佛菩提心從大悲起。

釋曰。此問料簡大意章五略中第一發大心文也。大心者。菩提心也。菩提心者。佛心也。佛心者。大慈悲也。止觀第一約四弘顯是中云。譬如金剛從金性生。佛菩提心從大悲起。是諸行先。如諸根中命根為最。佛正法中此心為最。今文問意者。四弘之中只須後二。廣學佛法成無上道。自然能應一切。何須大悲而居先耶。

答。若無大悲熏於法性。理藏性法無由得開。藏若不開。尚無初住。何況極果。是故不以大悲熏心。後時則無能利之法。

釋曰。答文有二。初正答。二以十乘為並。初正答中必須初二弘誓。下化眾生大悲拔苦。次方後二。上求佛果大慈與樂。輔行云。依境生解。依解設願。境為所緣。誓為能緣。故云大悲熏於法性。由此能熏熏於所熏。法性藏性於焉方啟。分果極果由茲克獲。不以大悲而居先者。至果無大悲利物。何異二乘之小行耶。

並若爾十法成乘。何不以大悲居初。而但以妙境為首。

釋曰。並文有二。初並。二答。初云並者。謂比並也。由上正答必以大悲居首。故生比並。並難意者。若必以大悲而居初者。何不以大悲居十乘之首。而但以不思議境而為居初耶。

答。通途次第理境居初。若發心中大悲為首。

釋曰。此約通途別途而答比並。何者。若通約十乘生起次第。必須理境而居其初。以初不思議境一念三千為下九乘之理本故。故須居先。若大意中緣四諦境發四弘者。必以大悲為首。此約定外未修觀前。是故必以大悲為首。若乃次乘觀法發菩提心者。乃是定內發心。必先理境。次方發心。二處發心各有所以。不可一向悲居先也。

七問。安心初云。本來寂滅為修為性。

釋曰。此問乃是問於第三巧安止觀總安心文。由總安故開成下別。別是總家之別。總是別家之總。今文問總。止觀總安云。無明癡惑本是法性。法界俱寂本來皆空。今問從略。但云本來寂滅為修為性。

答。若云心性本來寂滅。寂即是止。滅即是觀。此約理性。若云體妄即是法性。法性無起達妄本空。空亦無滅此。約修觀說。亦是修性合說故也。

釋曰。問文既問本來寂滅為修為性。答文具足答出二途。何者。心性本寂即是三千。照而常寂名之為止。心性本滅即是三千。寂而常照名之為觀。此但性德本然。非修德也。若云體妄即是法性者。體即觀也。法性無起者。起即生也。無自起。無他起。無共

起·無無因起。達妄本空。性空觀也。空亦無滅。相空觀也。說有前後。用無異時。修觀既爾修止亦然。應云。體散即止。止即法性。法性無散。散本寂然。寂亦無寂。應知止觀二法只是三千法性而為體耳。言亦是修性合說者。止觀二法。能安之二修也。三千妙境。所安之一性也。以修二對於性一。故云合也。若乃修性離說者。止觀各三。修六也。妙境本三。性三也。今為對性明修。是故合也。然離合之說。又孰不能口誦其文。離合之旨。世罕知之。是故應知。語合而未嘗不離。言離而未嘗不合。說有離合。體性常圓。此其旨也。

八問。總安心中止觀圓修下別安中但是偏修。如何得云以總冠別。

釋曰。此為常情而興此問。亦由僻師謂此總安而為頓頓。謂下別安而為漸圓。故設此問。意在答出。破情立正。

答。所云偏者。非永別也。止是觀家之止。觀是止家之觀。體同用別。暫適行宜。故知即總。俱時而異。隨用故分。順理故合。

釋曰。答中有三。初答別安體同用別。二若其下。以別次第顯別安非偏。三若圓下。明以總冠別始終不二。初答中云所云偏者非永別也者。蓋言別安雖分止觀及以信法。一向根性相資迴轉。偏用於止偏用於觀。各有四悉。須知止是觀家之止。觀是止家之觀。厥體是同。為用有異。暫時適悅行者之宜。故知別安乃是即總俱時之別。隨病用藥是故須分。順理體同是故恒合。無以異也。

若其離成三諦次第之別。此則止觀不可俱時。具如諸教分別相狀。

釋曰。此當第二以別次第顯此別安非偏修也。言若其離成三諦次第之別者。若其之言。從施權也。謂從一實圓融止觀施而開之。以成次第三諦止觀。故云若其此如。諸大乘中歷別之義。顯此別安但是體同用別。故非歷別之止觀也。

若圓安者。如總安初云。不動止只是不動智。不動智只是不動止。以此同體而冠於別。故無二也。

釋曰。此當第三以總冠別始終不二。何者。上明次第意顯圓融。故今明圓雖有總別。總別之殊。欲令以總而冠於別。是故安心初云。不動止只是不動智。不動智只是不動止。不動止者。止觀不二之止也。不動智者。止觀不二之觀也。用此總止總觀適宜而用。故成別安。故知下文之別乃是即總之別。上文之總乃是即別之總。以總冠別。故無二也。人不見之。便生異見。失之甚矣。

九問。安心初云但信法性不信其諸。為唯法性無復其諸。法若都無者。現見諸法。復云法性具一切法。

釋曰。巧安止觀文初云。體諸顛倒即是法性。不一不異。雖顛倒起滅。唯信此心但是法性。起是法性起。滅是法性滅。體其實不起滅。妄謂起滅。只指妄想悉是法性。今謂只指無明即是法性。無明即是諸法。無別諸法也。然若但信法性不信其諸者。為唯有法性無復諸法耶。若都無諸法者。且今現見青黃赤等。為是何耶。此以情難理。上文已具。復云法性具一切法者。法謂軌持。性謂不改。只是三千實相之法。上為十方諸佛之所軌持。下為一切眾生之所軌持。始終無改。故名為性。故知法性具一切法。法性即三千。三千即法性。無差別即差別。差別即無差別。當知法性具一切法。更無能具及以所具。纂者狂妄。乃謂性具三千。非是空中三千。自是假法。空中泯淨。無有一法。當知是人謗法深矣。

答。以眾生久劫但著諸法。不信法性。破昔計故。約對治說。令於諸法純見法性。若見法性。即見法性純是諸法。是諸法性本無名字。約破立說名性名法。

釋曰。此答文中先答本迷。次破昔下。乃明今悟。眾生無始喪本真性。受今輪迴。唯著無明生死諸法。孰有能知一切諸法是法性者。故今修觀為破昔計。約對治說。令於諸法純見法性。若見法性即見法性純是諸法。今謂若見之言約觀成說。觀成通四位。今文且約觀行相似而為言也。言是諸法性本無名字約破立說名性名法者。法性即諸法。諸法即法性。法性寂絕。本無諸法之名。亦無法性之字。為破諸法故立性名。約對治說。是故強名諸法及法性耳。

十問。諸文皆云色心不二。若欲觀察如何立觀。

釋曰。色心不二約體性說。若色心相對則有色有心。若論體性。則離心無色。離色無心。若論相即。二則俱二。一則俱一。今文難意者。色心既其融通不二。如何立觀。為色心俱觀。為色心各觀。此以理體本融難於約陰入事立內外境。

答。色心一體。無前無後。俱是法界。

釋曰。答中有五。初順問答出體融。二修觀下。答如何立觀。三內心下。明觀成歷法。四又亦下。明先須開解。五故占下。引證二觀。初順問答色心一體者。色中道故色心不二。心中道故色心不二。非色在前心在於後。非心在前色在於後。舉一全收無非法界。法界者無外之稱。今家言法界者。須云十界百界三千即空假中。故名法界。如此之說乃是能觀之觀。復是所觀之理。是故色心不分二也。

修觀次第必先內心。

釋曰。此當第二答出發軫託陰修觀。分內外境。然內外之言。諸文分之不同。各有所以。具如指要鈔解內外不二門中廣辨。此不復云。今文之意正在止觀。觀心去丈就尺。去尺就寸。唯觀識陰心王。於此心王復簡善惡。唯觀無記。故云必先內心也。此約宜觀內者說之。內觀成已方始歷外。故云次第。此內心者乃是行者現前陰心。如灸病得穴。伐樹得根。是發觀之門。顯理之處。乃止觀一部之要樞也。昔人不達。乃謂所觀即是真心。有云不思議心以為所觀。若已是真。已不思議。何用觀耶。須知觀心之法大似澄水。以水濁故是故澄之。水若已清焉用澄耶。以譬顯之煥然可見。是故當知。常坐三昧正以三千而為觀法。用此三千體於內心妄識一念。故云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此之內心。正是常坐三昧用二十五法為前方便調停澄凝。無記一念豈容易耶。纂者學無根柢。不達觀道。以見下文引證事理二觀。輒謂修觀次第必先內心。一句即是雙標事理二觀。何狂妄之若此耶。雖事理二觀通觀識心。事觀既其縱任三性。不必定云必先內心。以占察經云。一切時。一切處。三業所作悉當觀察。知唯是心。豈可定云必先內心耶。又此內心之言。正當於陰料簡發觀之處。世有狂輩相傳。乃云圓教不立陰境。其如文何。其如理何。具明圓教陰境。在予金錍要義錄中。此不具引。

內心若淨。以此淨心歷一切法。任運混合。

釋曰。此當第三觀成歷法也。言內心者。所觀陰也。以三千妙觀安於陰心。安之不已。內心陰轉成不思議三千妙境。名之為淨。若淨之言。即觀成也。觀成通四位。歷法局三位。以妙覺究竟法界洞朗無所分別。更無彼此色相迭相見。唯有真如智獨存。是故無法而可歷也。今文之意且在五品。十信耳。然歷法意。若以初入觀時。豈簡界入及餘四陰。唯觀心王無記一念。初心修觀逼心從理。觀既開發。已轉陰心成乎妙境。得入初品。一心三諦豁爾開明。以此淨心歷行想受及以色陰。次第漸次。外依報等一切諸法。皆與三千任運混合。初品既爾。二三四五亦復如是。五品既爾十信亦然。分真尚有內外之相。豈無歷法乎。此一節文純談觀道。世罕知者。昔昭師與法智議論。昭於義狀嘗註此文。今備錄之。貴知邪正。修觀次第必先內心(先觀識陰也)。內心若淨(謂了一念具三千也)。以此淨心歷一切法(謂了一念三千已故云若淨。然後徧歷彼彼諸法。不出我心之三千。故云歷一切法也)。任運混合(謂三千無外。攝外事境罄無不盡)。又亦先了萬法唯心(了即解也。謂三千不出一念等)。方可觀心(謂依解而觀三千法不出一念也)。能了諸法。則見諸法唯色唯心。當知一切由心分別。諸法何曾自謂同異(當知下。正示觀心之意。諸法既

因心分別。是故但觀心耳。雖云唯色。色即是心)。故占察經云。觀有二種。一者唯識。二者實相。實相觀理(即觀三千性即空假中。即前內心淨是也)。唯識歷事(即以淨心徧歷諸法也)。事理不二(即事即理。攝外歸內。三千三諦攝無不周也)。觀道稍開(若以二觀相扶。事理不二。則觀道稍明。可入觀行等位也)。能了此者。可與論道(當知謬解僻執之徒。安可與之論道。荊谿明誠。可不是乎)。嗚呼。昭師迷之於前。法智闕之於後。廓如也。其人雖亡。方冊尚存。纂者因茲雖知內心若淨是修觀成。以此淨心徧歷一切是觀成歷法。而謂四種三昧具修事理二觀。而與昭師可以異耶。豈知夫事理二觀投足殊途。四種三昧制縱有異。根分利鈍。宜樂不同。安可同日而為語耶。如何輒謂初乘觀法性德之境而為理觀。修德之境四句推檢而為事觀。化他之境為果後用耶。且常坐三昧修理觀人。剪略身儀。不兼餘事。唯一禪牀端坐而已。修事觀人。縱任三性。公私役役馬上忽忽。豈修理觀人宜如此耶。又上三昧修理觀人。正修之前則用二十五法為前方便。三昧之後殷勤勸修。事非輕也。修事觀人敵體反此。蔑聞用於方便。不見勸修一科。豈可利根之人才修初乘觀法。性德理觀便轉為鈍修事觀耶。豈非心輕躁難耶。是故應知。事理二觀二種行人。投足有異。今摩訶止觀正修之中十乘觀法。唯是被於修理觀人上中下根。不可於中參事觀也。若修事觀行人。創始投足唯是縱任三性。四運推檢自有十乘。如云今文觀於十界四運。義當占察一切唯心。若也次第觀十四運。名思議境。達九即佛。名不思議。仍須發心乃至離愛。方成一家入道之相。以此驗之。事理二觀投足有異。各有十乘。如何常坐三昧初乘之中便修事觀耶。況輔行明隨自意三昧來意中云。夫有累之形絕事時寡。上三三昧緣具誠難。若不隨境用觀。意起即觀。如何速與道理相應。修事觀人體自如何。云四種三昧事理二觀俱修耶。若乃事理不二本末相映。次文當辨。此未暇論。

又亦先了萬法唯心方可觀心。能了諸法則見諸法唯色唯心。當知一切由心分別。諸法何曾自謂同異。

釋曰。此當第四明先須開解也。

故占察經云。觀有二種。一者唯識。二者實相。實相觀理。唯識歷事。事理不二觀道稍開。能了此者可與論道。

釋曰。此當第五引證事理二觀也。經云觀有二種。標也。一者唯識。二者實相。列也。實相觀理。唯識歷事。釋也。言實相觀理者。謂十界百界三千世間相相皆實。即空假中。名為實相。用此實相安於現前。澄凝一念本寂三千真實之相。故名實相觀理。占察云。修習真如實觀者。思惟心性不生不滅。斯之謂也。唯識歷事者。謂一切法唯心變造。是故歷於十界。四運推檢。三千事用

即空假中。故名歷事。占察云。修習唯心識觀者。於一切時及一切處。隨身口意所有作業。悉當觀察。知唯是心。斯之謂也。事理不二者。融上二觀。如上所引似如事理殊途。體用永異。應知修理觀者洞了事理不二之理而修。此理觀事理不二也。修事觀者。洞了事理不二之事而修。此事觀事理不二也。豈須事理混和而修然後謂之不二耶。能知此修者。觀道稍開。稍開者。漸漸開發。謂入品也。可與論於事理二觀不二之道。不爾安可與論斯觀。昔昭師謂觀內心為理觀。觀外色名事觀。法智破曰。應知內心外色皆具事理二觀。不可以觀內心以為理觀。觀外色以為事觀。是故當知。心佛眾生依正諸法。理則俱理。事則俱事。十義書指要鈔盛傳于世。纂者妄斥法智以內心外色而分事理二觀。何欺生罔死之若此耶。纂者大率言四種三昧皆修事理二觀云。且如常坐三昧觀陰十乘那破四性。既歷四性推檢方悟。豈非事觀耶(謂初乘觀法有事理也)。不知斯人而謂觀法如何修習。如此狂妄。又云他謂理觀觀理造三千。事觀觀事造三千。且常坐十乘初觀陰入顯於本性三千三諦。遂引華嚴心造文證輔行。乃云心造有二。一者約理。造即是具。二者約事。則論三世(云云)。並由理具方有事用。那忽分割理具妙假。變造事用。以為真如唯識二觀(上皆彼文)。斯人見於二造之文在常坐初。乃謂常坐三昧初乘觀法即能顯於事理二造二種三千。不知荊谿之意。於此文中通示四種三昧事理二觀之體耳。常坐十乘只是理觀更無異途。是故記文示二造已即云。今欲修觀。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任運攝得權實所現。請觀但之一字。如何謂上三三昧亦修事觀耶。夫但之為言。豈非獨義。若乃事理俱修。如何言但耶。修德境中雖有四句推檢。乃至下九雖處處文四句推檢。既不推於十界。四運唯是理觀。不可見有四句推檢之言。便為事觀。須知修理觀行人。發軔投足。要期制度事體全別。不可修理觀人便修事觀。法智云。豈令九旬端坐之徒。皆須縱任三性。然後謂之事理不二乎。豈令公私忿遽之人。皆須九旬端坐。然後謂之事理不二乎。須知所示事造三千。乃是隨自意中縱任三性事觀之體。不可見在常坐觀陰之初。便謂即是初乘觀法所顯事用。又復應知。事理二造者乃是二觀所依體也。理觀乃以理造三千為體。事觀乃以事造三千為體。修理觀者必達全修在性。性外無修。不二理觀而為能觀。觀成之時即顯本寂。三千既是不二之本寂。則體用俱獲矣。修事觀者必達全性起修。修外無性。此觀成時。必顯變造三千既是不二之變造。則體用俱獲矣。觀道規矩各有倫序。纂者如何亂有所說事理二觀皆顯性具三千及事用三千。即空即中耶。如何復云。事理二造與事理二觀不可同日而語耶。若爾事理二造定為所顯。事理二

觀定是能觀。何殊匠造之法耶。法智斥昭師云。事理二造既其不分。事理二觀依何而立。斯言至矣。法智妙悟宗乘。荆谿之後一人而已。淺學無識輒敢指斥。其猶蚍蜉而撼大樹。真可笑也。今問纂者云。事理二觀既不可與事理二造同日而語。三千妙假復不可與空中同日而語。而謂三千定屬有相。必以空而亡之。中而非之。方歸無相。如此之說。尚未及別。況圓頓乎。過失無量。不能具舉。

十一問。安心中云。體其實不起滅。妄謂起滅。為當只除妄謂。猶存起滅為體。妄謂令無起滅。

釋曰。此問文中自有二節。初引安心文為立難之本。次為當下。荆谿難起也。言體其實不起滅者。體之一字是用止也。其者指法之詞也。體妄謂情。故云體其。言實不起滅者。以妙止安之。復其本也。妄謂之起。性執有也。妄謂之滅。相執無也。以四句體之。有本不有。無亦本無。只是性執本空。空亦叵得。此安心之謂也。荆谿難云。為當只除妄謂之情。無妨尚存起滅法耶。為當體其妄謂之情滅已。亦令起滅諸法皆歸無耶。

答。此亦無別。須善其意。若單論理。非起非性。若約果德。則性不妨起。若約眾生。唯起迷性。若聖鑒凡。即起只是性。今從反迷歸悟以說。令離起歸性。見非起性。仍恐迷者離起求性。故令體起其實不起。起既不起。滅亦無滅。

釋曰。此答文有五。有通有別。前四通也。後一別也。別則別在。今文反迷歸悟。言此亦無別者。謂但除妄。謂猶存起滅與體妄謂。令無起滅。此二語異厥意是同。何者。但除妄謂猶存起滅。此起滅即無生滅。體妄謂令無起滅。此無起滅不妨起滅。故云此亦無別。言須善其意者。謂通別兩意。若善於此。所設二難自然冰釋。初通四者。一單論於理非起非性者。非起之言則含於滅。理非起滅也。言非性者。性體修辨既非起滅之修。亦無本不生滅之性。無修則無性。此單約理明不起滅也。二若約果德性不妨起者。果德已證無起無滅無修無證之理。無以名之。強云證性。寂然不動徧應無方。其猶大鑑臨物普現色身。故云性不妨起。三若約眾生唯起迷性者。唯起則唯有起滅。迷性則不知復本。是則一切眾生沒在起滅。寧知復本體其不起滅耶。纂者不曉唯起迷性只作一事。消之乃云。唯起貪嗔之迷性。何其謬也。如此四。若聖鑒凡即起只是性者。眾生日用而不知。其猶大富盲人動轉去來。反為珍寶之所罣礙。圓聖鑒之無非妙性。故云起只是性。此四通論理性雙非。諸佛證得。眾生迷妄。聖智鑒照未是的答。除妄謂存起滅。體妄謂令無起滅。次文方的。五今從反迷歸悟以說令離起歸性見非起性者。正答安心中意也。謂體其實不起

滅妄謂起滅如此說者。只以三千妙止止其起滅。即散而寂。故云令離起歸性。離起之言即離起滅。文從略耳。歸性者。歸於非起非滅三千寂照之性。故云歸性。言見非起性者。復本乃見非起非性。起即性故非起。性即起故非性。故云也。如此妙止。尚恐修者情迷離起求性。故令體起其實不起。若其離起求性。是猶棄冰而求於水。徒自疲勞。故令體起實不曾起。起既不起滅亦無滅。豁然如托空。唯覺無所有。總安心意其若是乎。總止既爾。總觀亦然。

十二問。既云一心止觀。何得更立六十四番。

釋曰。此問安心文中總安既以一心不二止觀而為能安。三千寂照以為所安。於義已足。何須更立六十四番耶。

答。六十四番者。約根約行迴轉相資。總徧而論有六十四行者。何必盡具諸數。又論其體性。只是約於法性寂照自在堪用。故爾許爾。

釋曰。六十四番止觀者。開總出別也。何者。總行雖總。其體具別。別行雖別。其體常總。始終無二。言約根約行等者。根謂能生。行謂進趣。良以積劫聞法以成信根。久劫習禪以成法根。既成根已名信。法行。故此二行各有四悉。止觀安心成十六番。言迴轉者。信行轉為法有八番。法行轉為信有八番。又成十六番。成三十二番。止觀自行有三十二。化他亦三十二。共成六十四番。此一向根性也。言相資者。以信資法有八番。以法資信有八番。成十六番。復有信資於法轉成信行八番。法資信行轉成法行八番。又成十六番。共成三十二番。自行既有三十二番。化他亦有三十二番。此相資迴轉根性也。并前一向共成一百二十八番安心。今此文中以一六十四而兩兼之。是故但云六十四耳。言行者何必盡具諸數者。行字平聲。止觀云。若心安於諦。一句即足。如其不安。巧用方便令心得安。譬如羅鳥必假眾目。及乎得鳥唯一目耳。言又論其體性只是約於法性寂照自在堪用故爾許者。意云雖一百二十八番止觀巧使用之。論其體性只是不思議境一念三千。不二止觀隨其根性自在而施。所以然者。以眾生心行各各不同。或多人同一心行。或一人多種心行。是故廣施法網捕於眾生心行之鳥。故有多番止觀。多番乃是開總出別。別不異總。法體圓妙。慎勿異見。

十三問。即此文中。或云諸法即是法性。或云四運四性推檢。何者為要。

釋曰。即此文中者。止觀文也。文中或云諸法即是法性者。造境即中。無不真實也。大率只是體於一念陰心即是三千。故云諸法即是法性。諸法陰也。此的就初乘觀法而為言也。或直體諸法即

法性體。如前第九問安心初云。但信法性。不信其諸。約對治說。令於諸法純見法性者是。或云四運四性推檢者。如隨自意中縱任三性推窮十界四運者是。荊谿恐人不達大師建立行門之意。法有事理。根有利鈍。是故問云。何者。以為入道之要門耶。答。夫觀心法有事有理。從理則唯達法性更不餘途。從事則專照起心四性叵得。亦名本末相映事理不二。

釋曰。此答文中為順止觀以觀陰心而為要門。故云。夫觀心法有事有理。若通論觀境。心佛眾生依正諸法皆可為境。理則俱理。事則俱事。一往簡判且云。佛法太高。眾生太廣。初心為難。觀心則易。所言易者。近而且要。故此亦且從多為言。故以觀心而為要耳。若論樂欲不同。宜觀佛者觀佛則易。如般舟三昧等。宜觀眾生者觀眾生則易。如淨名觀眾生品等。今文為順止觀觀心。且云心為易耳。理則唯達法性更不餘途者。唯以本寂三千安於現前一念無記。令於一念純見三千即一念。一念即三千。雖修德化他二境有四句推檢之觀。而亦不離本寂三千而為觀體。發心已去乃至離愛。不異於初本寂三千。皆是唯達法性更不餘途。纂者淺學不知所以。而云修德化他既用四句推檢即屬事觀。下九乘法四句推檢皆是事觀。或用理觀唯達法性。乃云四種三昧共一十乘皆用事理二觀。何狂妄之如此也。上文已破。應知今文且辨端坐理觀十乘。餘三三昧理觀雖同趣向有異。不課義學妄有所說。壞亂觀門罪莫大焉。事則專照起心四性叵得者。此語第四三昧中縱任三性照察十界四運起心。必屬一界一運。故云專照起心。此所觀也。四性叵得者。此能推之觀也。以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窮而逐之。四性執妄是無性性。此無亦無是無相性。性相俱空故云叵得。此四句觀的以變造三千法界大用而為其體。名為事觀。此事即是不思議事。故上文云。觀此一運即具十界百界三千即空即中不思議境也。仍須發心乃至離愛方成一家入道之相。此事觀中十乘觀也。纂者如何乃云四種三昧事理二觀共此止觀十乘法耶。是豈識觀道之蹊徑耶。本末相映事理不二者。全本寂三千而為理觀。名之為本。全變造三千而為事觀。名之為末。本中有末末中有本。名為相映。只是修理觀者達性外無修體全具用。此末在本中也。修事觀者達修外無性用全即體。此本在末中也。能了此者方識事理不二。豈須事理混和修事兼理修理兼事。十乘之中乘乘事理相扶而修名為不二。如斯之人豈識觀道之深妙耶。

十四問。法華玄文境能照智。雖引誠證理亦難明。

釋曰。此出玄文第二卷智妙中。彼問曰。智能照境。境能照智否。答云。若作不思議更互相照義。亦無妨言。雖引誠證者。彼引仁王般若云。說智及智處。皆名為般若。今謂說智者能觀也。

智處者所觀也。既皆名為般若。則境亦是智而為能照。雖此引證。理亦難明。故今料簡令義顯然。

答。順方便教。理不可會。若從極說。於理易融。以心為境心亦能照。能所俱心心體俱徧。心心相照於理甚明。

釋曰。答文有五。初以偏教顯圓極易融。二故不下。引不思議境證境智不二。三以是下。的就圓教四句分別。四照者下。明偏圓行人說照不同。五是故下。備舉偏小所照顯圓境智。初言順方便教理不可會者。方便教中境之與智不可融會。今從圓極於理易融者。良由以心為境乍為所觀。只此心境亦是能照能觀觀也。能所俱心者。能觀是三千之心。所觀是三千之心。只是能於本理三千而為能觀。以此能觀觀於所觀。心體咸徧。咸徧者。能觀之心即是妙境。所觀妙境即能觀心。故云咸徧。以三千心照三千心。即境是觀。即觀是境。故云相照。能如此了於理甚明。何須疑於境照智耶。

故不思議境初云。不思議境即是觀。

釋曰。此當第二引止觀正說十乘不思議境。初章安料簡文也。故云不思議境即是觀。既云境即是觀。何妨境能照智耶。若不爾者。如何能見不二之旨耶。

以是得為四句分別。境照於境。境照於智。智照於境。智照於智。

釋曰。此當第三的就圓教以四句分別出圓境智也。當知境智其名雖別。其體不殊。是故能所二而不二。初心修觀暫立能所。於四句中正當第三智照於境。若了境智體徧只一三千。而謂境照境等何所疑耶。又復應知。雖立四句分別境觀。及乎正用觀時。唯一三千絕待而照。有何能所而可辨耶。

照者方照非說可窮。照者應說非照可了。說者方說非照可窮。說者應照非說可了。

釋曰。此當第四明偏圓行人說照不同。何者。謂用三千妙觀而為照者。方能照此三千不二境觀。故非偏教說者之所可窮。照者應說非照可了者。圓頓行人內照三千實相之理。而與此理相應。應理而說。故非偏教照者之所可了。說者方說非照可窮者。圓頓說者方能說此不二境觀。故非偏教照者之所能窮。說者應照非說可了者。圓頓說者內契三千實相之理。說應於照。故云說者應照此非偏小說者之所可了。在文可見不委釋也。

是故不同世謂頑境以為所照。又亦不同偏小妄心以為所照。又亦不同假立真如以為所照。所照既爾能照亦然。不可率爾。

釋曰。此當第五簡偽妄斥偏小。顯今所觀即理之事體不思議也。不同世謂頑境以為所照者。簡偽也。此如輔行第一明於九師次第

相承。北齊已前唯用體心踏心。既不以三千而為所照。不免只是頑癡之境以為所照。尚失小乘之境。豈識圓頓十乘所照耶。又亦不同偏小妄心以為所照者。偏通三教。小唯在藏。藏以生滅心為妄心。通以幻有心為妄心。別人初心與藏通同。此三既皆不識即理之事不思議陰。以為所照唯此妄心而已。言又亦不同假立真如以為所照者。別教但中其實假立。特是為於迷中重者假施設耳。故云假立真如。登地自證權門自開。豈有清淨真如而可證耶。所照既爾。能照亦應揀於偽妄之智及偏小智。如此精簡披砂得金。顯今圓智照於圓境。境照智等。安足疑耶。故誠云不可率爾。

十五問。破法徧中云。須先用無生為首者。門後料簡云何復云。無生是智。無滅是斷。智則是觀。斷則是止。應無生門唯觀無止。

釋曰。止觀文中先列有等四門已。而云今置三門。且依無生門。荊谿云。淨名·大品並以無生為首。故今亦然。今謂一切眾生無始已來多著於有。無生空門蕩有為便。是故然也。言門後料簡云何復云無生是智無滅是斷應無生門唯觀無止者。文出止觀釋名會異中云。無生是智是觀。無滅是斷是止。因名止觀。果名智斷。是故難云。若破法徧依無生門。應但有觀而無止耶。

答。破徧門意從事徧說。故文中云。有定之慧而盡淨之。具如記中廣分別說。

釋曰。破徧門意從事徧說者。乃從根之所宜。故無生門屬於智德。若論理體。離觀無止離止無觀。豈無生門唯觀無止耶。故引文初云。若未相應。應用有定之慧而盡淨之。盡淨之者。破之令徧也。言具如記中廣分別說者。文云。安心破徧並是絕待。咸具定慧。如前安心。今謂安心之中既有六十四番止觀。豈唯止耶。但前安心中先推法性。義多從定。是故云安。破法徧中先準教門。義多從慧。是故云破。究論二文無不兼具。究論法體曾無有徧。但是隨宜一往言耳。

十六問。禪境初十二因緣觀不思議境初云。不同世人取著一念能具三千。為唯此中。諸境皆然。

釋曰。止觀所觀境界有十。能觀妙觀亦復有十。於一一境皆施十乘。備明藥病也。今文所問禪境。乃當第六禪定境也。此禪境中具明於發則有十禪。初根本四禪。乃至第十神通禪。於十禪中前七種禪但直明於所發禪相而已。故至第八因緣禪中乃明發於十二因緣禪境。約此以明十乘觀法。於初觀法不思議境中乃云。不同世人取著一念能具三千。言取著一念者。謂定一定異之一念也。故此一念不具三千。乃取非一非異之一念。此之一念方具三千。斯旨難明。非苦學深窮心有所詣道有所至。其孰能測其淵源哉。

今謂上文簡偽斥偏。云不同世謂頑境以為所照。又亦不同偏小妄心以為所照。又亦不同假立真如以為所照者。此乃斥前三教正當陰等十境也。在彼豈非取著心乎。乃時寧識一念具三千耶。若今圓人所觀境異。只前十境乃是即理之事。故云理即事。故一一境相不同圓陰入等境也。是故一一皆以三千而為其體。即以三千而為乘體。故云若無十境乘則無體。世有淺學不達斯旨。以見釋籤云陰等十境在前三教。便謂圓無陰境。其所觀者即是九界三教而已。若爾正以荊谿所斥而為所觀。徒勞斥耳。須知圓陰體是三千。雖是三千體全是陰。不思議陰而為所觀。豈與前三陰等十境同日為語耶。又復應知。圓人圓解現前陰入。乃是即法性之無明。故此無明體全法性。雖是法性而是無明。前三教人豈有此解。寄語學輩當思此義。若不了者。徒云止觀辜負祖師。謗法之愆未能免也。今為分別剖判指示。前三教人不知理本具足三千。唯只取著一典之相。故此一念不具三千。此乃簡斥其不能知。故非斥其理本不具。圓人既解一念本理具足三千非一異相。方具三千不思議境。簡顯之意其若此乎。纂者引止觀中非一非異一念。反釋取著一念。云始自觀陰入境成於妙境。乃至觀二乘菩薩以成妙境。並是約於非一而論一念。非異而論三千(全文)。此益見其不曉文意之甚也。何者。夫圓人對偏。偏名取著。稟圓教者。深名字人。解心虛通。心無依倚。妙達一念具足三千。三千無外非依非正非生非佛非迷非悟不可思議。即以此念以為能觀。能所不二名無著念。又豈須待觀成顯境之後。方名無著一念耶。若一一境須待成方名無著妙境者。且未觀之前應是有著念耶。紕繆之說令人掩耳。又解非一非異云。非一而論一念。非異而論三千。又極謬也。夫非一非異者乃吾家之常談耳。非一非空也。非異非假也。正顯一念即是中道三千實相。如何輒云非一而論一念。非異而論三千。未之聞也。欺誑之說在文甚多。不能備舉。言為唯此中諸境皆然者。此問取著一念不具三千。為當獨在此禪境中。為當亦通陰入。乃至菩薩境中皆如此簡耶。

答。一切皆爾。

釋曰。一切皆爾者。意云始自陰入終至菩薩。一一皆以離著一念本具三千而為境體。無以異也。故云一切皆爾。

十七問。若爾應當取著心中不具三千。

釋曰。此以今文的簡所觀而難通途之心。何者。若通途取著之心不具三千者。應一切眾生而無三千性耶。經論何故云。昏盲倒惑其理存焉耶。

答。此準用觀觀境而說。

釋曰。答中有三。初明的簡所以。二取著下。不廢通觀。三譬如下。舉譬真妄體同。初的簡者。謂由圓人修妙觀故。若非圓心不具三千。既了一念具三千已。全此三千而為能觀。觀此三千能所寂絕。故云境觀名別而體不殊。能所二非二。如此所觀。故非前三取著心也。此乃簡通。的從別耳。

取著之心本是諸法。照此著心緣生虛假。假中三千自體性空。即是心性不可思議圓妙三諦。

釋曰。此當第二不廢取著亦可通觀。何者。上文的簡。唯以圓心無著乃具三千以為所觀。今通取著不廢取著亦可觀察。謂由著心本是諸法陰入。照此著心緣生虛假。謂此著心賴眾緣成。其體不實故云虛假。虛假之處即無著也。假中三千自體性空者。即便指此離著之心名之為假。此假中具足三千本自二空。名自體性空。即性性空。相性空也。言即是心性不可思議圓妙三諦者。結成照取著心心體本空具足三千。即是心性不可思議圓妙三諦。為所觀境。纂者不知義理。望聲解義。以見文中有自體性空之言。便為真諦。心性之語。便為中諦。而不知從即是心性乃至三諦。并是結示假中三千自體性空而成三諦為所觀境。然乍觀彼說似如符合。其如文意天地相懸。高明之士覽詳此者自可見矣。纂者又解假下中之一字乃語詞也。而不知中字乃指法之詞。指於假中具足三千。乃文旨也。若但云語詞者。則中之一字全無功也。此雖小事。不可不正。又復應知。不廢取著而觀察者。亦是約修觀人作如此說。良恐圓人捨於偏境。別求不思議境以為所觀。是故然爾。若乃據理不隔。亦無問於觀與不觀。三千體同無處不徧。尚徧無情。況取著心而不具耶。纂者便以不廢取著亦可通觀謂為據理不隔者。無乃不可乎。據理不隔。自屬一切眾生無非三千三因佛性。而與不廢義永異也。

譬如空華。華與空體無二無別。此空不當華之與空。對華說空。空無名字。以此細推諸法皆爾。

釋曰。此當第三舉譬。真妄其體本同。何者華譬取著陰境。空譬三千實相。空本無華。由眼病故見空中華取著陰境。本是實相。由迷妄故取著諸法譬之如華。此空不當空之與華者。畢竟空中尚無有空。豈有陰境。稱本而照。取著陰境即是實相。如不見華。非但不見於華。亦乃本無空寂。故云此空不當華之與空。對華說空。對陰說不思議。約對而說。若陰入境即不思議。非但陰亡。妙境亦亡。尚無妙境之名字。豈有妙境而可存耶。故不二門云。因果既泯。理性自亡。今謂立因果者為取理性因果。若泯理性。自當泯絕無寄。無華無空其義亦爾。故知諸法皆即實相。皆無實相。豈取著心而不然耶。

止觀義例隨釋卷第四

○心境釋疑之餘

十八問。十二因緣妙境文中。束為三道以對三德。苦身質礙。那對法身。

釋曰。此約法華開顯妙十二緣。束為三道以對三德。何者。百界無明愛取為煩惱道。百界行有以為業道。百界七支以為苦道。而此三道。舉一即三舉三即一。體全三德不縱不橫。今設問者為破常情。故約所迷生死報質以難常住無礙法身。故云那對法身。

答。此約理說。的相翻對。以身對身故作此說。實論三體更無前後。

釋曰。答文有二。初直約理的相翻對。二且論下。舉劣況勝出今文意。初約理說的相翻對者。以苦道即法身。結業即解脫。煩惱即菩提。故謂之敵對相翻。亦謂之性種。此即三道。性是三德。生時此種純變為修。故云性種。荊谿云。性亦類也。此乃非類而為於類。且如苦道遷變無常而與常住法身為類。結業繫縛而與解脫自在為類。煩惱昏暗而與般若照明為類也。今約不思議三道即是三德。體本融妙。分別且以苦道而對法身。何疑質礙非法身耶。

且論無始苦輪無際。與業煩惱不並不別。況今文中約於一念十界百界以論因緣。約此因緣以論三道。約此三道以論三德。是故三道及以三德並無前後。性德三因無時不具。豈更問質礙等耶。

釋曰。此當第二舉劣況勝出今文意。言無始苦輪無際者。生死循環無有窮已如汲井輪。只此苦輪與業煩惱不並不別。不並者不一時也。不別者不前後也。生死三道約當分說尚叵思議。況今止觀文中。約於開顯一念心中具足十界百界以論因緣。約此不思議絕妙因緣以論三道。約此三道以論三德。是故三道及以三德並無前後。所言並者。三道已自無前無後。三德豈有並別縱橫。由是而知。性德三因無時不具。而皆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豈更問於苦身質礙不即法身耶。

十九問。有人問云。此土真詮稟承有緒。雖教科開廣而本味仍存。尋求宗源自可會本。何須復立一心三觀四運推檢。溷我清流。

釋曰。此乃大隨之末有唐之間。濫學大乘者以見天台依經立觀教人修行。故設問云。此土真詮稟承有緒等。言真詮者。謂達磨西

來傳佛心印。故云真詮。稟承有緒者。謂次第相授至第六祖少室能師次第不亂。故云有緒。禪宗言祖。以西天竺國摩訶迦葉以為初祖。乃至菩提達磨為第二十八祖。遠以迦葉為本源。近以達磨為流派。天台止觀挹流尋源。金口祖承。據付法藏傳始摩訶迦葉。終師子尊者。次第止有二十四祖。若以商那和修與末田地同時並化故合為一。唯二十三祖。云二十八者。無文誠證。昔契嵩長老與臻法師議及定祖無文證據乃謾。引禪經所出諸師為據。名字差誤上下混亂。而復不知禪經乃是小乘三藏教耳。故為吳門昉師所破。義莫能救。虛偽可知矣。雖曰有緒實無稽也。言教科開廣而本味仍存尋求宗源自可會本者。此暗禪者正設難也。謂迦竺之後達磨以來。貝書源源西流此土。教之科目日益開廣。教之本味寧有敗亡。故云仍存。尋求宗源自可會本。謂但根求能詮教迹則宗行成。宗行成則到於源底。即會本也。於理已足。何須復立一心三觀四運推檢溷我清流。此乃暗禪之流不知佛化而有萬途。唯只尚理無說無示。直下承當我便是佛。何須別求。是故排名教。斥立行。見傳佛教見修行者目為小乘。而不知教有大小。理有權實。禪有邪正。謗圓頓教。毀真實行。自謂我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斥天台云。何須復立一心三觀四運推檢。一心三觀。理觀也。四運推檢。事觀也。謂此四運推檢及以一心三觀。有解有行。有修有證。豈非溷我西來所傳之清流乎。

答。濬流本清。撓之未濁。真源體淨。混也詎妨。

釋曰。答中有五。初舉源流撓混不妨以責來問。二設使下。出所宗人優降有殊。三故東下。舉圓極位尚用二觀以為心要。四況復下。明三觀本宗瓔珞而與大士符契。五況所下。明一家所立盡憑經論非任胸臆。初舉源流撓混不妨。言濬流本淨者。暗禪者謂。自達磨西來法傳此土。濬流本淨(濬音峻。深也)。何用天台四種三昧事理二觀撓清流耶。是故釋云。縱使深流本淨。撓亦未濁。此以達磨所傳為深流也。次云真源體淨混也詎妨者。此指自大迦葉金口所傳而至于此為真源也。源異流也。若以天台四種三昧事理二觀混而雜之。豈有妨耶。此略責之。意在下文耳。纂者釋此。而以濬流而對事觀。以真源而對理觀。而不知源流自為所混所撓。事理二觀自為能混能撓。何謬釋之如此。

設使印度一聖來儀。未若兜率二生垂降。

釋曰。此當第二舉所宗人優劣階降。言設使者。且縱之詞也。縱使達磨是印度一聖。來臨此土而設化者。未如彌勒二生菩薩。垂形降迹化導震旦。達磨西來初到宋境。北度至魏。所之之處誨人禪寂。當時有道育。慧可。初逢法將誨以定法。云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謂護譏嫌也。如是方

便教令不著。乃至云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復以楞伽經四卷授於慧可。嗚呼。今之禪者不知藉教悟宗之說。復不知以楞伽經而授慧可。輒云教外別傳。唯事機鋒語言相敵。一棒一喝謂為禪法。吾斯之言未能信也。達磨事迹僧傳記之。故今略錄。及乎垂終不見示以果證。但聞隻履西歸。聖之果證未之聞也。故云設使。言兜率二生者。兜率。梵語。此云知足。彌勒居此以待機緣。二生者。謂兜率一生。閻浮一生。故云二生。或云授一生記者一品惑在。故云一生。隣真際極唯妙覺上之。如此至聖。尚用三觀四運。曷不責以溷清流乎。

故東陽大士位居等覺。尚以三觀四運而為心要。故獨自詩云。獨自精。其實離聲名。三觀一心融萬品。荊棘叢林何處生。獨自作。問我心中何所著。推檢四運併無生。千端萬累何能縛。

釋曰。此當第三舉圓極位尚用二種觀法以為心要。言東陽者。古東陽郡也。今為東陽縣。縣有東陽山。屬婺州。言大士者。大心之士。菩薩之美稱也。姓傅氏。名翕。彌勒化身也。常以二種觀法自行化人。縱天竺一聖來儀。豈可便棄上聖已他之法耶。言獨自精者。謂三千絕妙法界獨立其體精妙。故云獨自精也。三千妙體本離聲教名字。故云其實離聲名。三觀一心融萬品者。三觀。三千也。三千即空假中。只一念是。若了三千自融萬品。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融相可知也。荊棘叢林何處生者。九界惑染生死因果。荊棘也。佛界因果萬德莊嚴。叢林也。善惡峭嶸同歸一相。一相無相。故云何處生也。此獨自精詩以證真如理觀也。獨自作者。乃是起於十界四運四句推檢。故云作也。問我心中何所著者。問。起也。推檢四運併無生。正用觀也。千端萬累何能縛。觀之成也。十界善惡若因若果何能縛之。故云也。此獨自作詩以證唯識事觀也。彌勒大士補處。尚用三觀四運自利利人。曷不責其溷清流耶。

況復三觀本宗瓔珞。補處大士金口親承。故知一家教門遠稟佛經。復與大士宛如符契。

釋曰。此當第四明三觀所出。復與大士三觀符契。言瓔珞經者。有小有大。今所引者小瓔珞也。經有二卷。上卷明次第三觀。所謂從假入空觀。亦名二諦觀。從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以二觀為方便。道得入中道第一義觀等(云云)。下卷佛為敬首菩薩說三觀法界諸佛自性清淨等。此圓三觀也。三觀既是佛說。彌勒大士金口親承。今家建立遠宗佛說。復與大士符契若此。何得責云溷清流耶。

況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以大經為扶疏。以大品為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為經。諸

法為緯。織成部袂。不與他同。

釋曰。此當第五明一家所立依憑經論非臆說也。以法華為宗骨者。謂本迹開顯三千實相而為宗主。骨者。如人一身無處無骨。故一部止觀。十境十乘一一並以三千為體。故云宗骨。以智論為指南者。智論。龍樹造也。樹。天台之高祖也。釋大品經。論有百卷。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止觀既用因緣生法即空假中。空假中即三千也。故知一部唯以三觀而為會要。故云指南。是知記文云。並以三千而為指南。與今指南無以異也。言指南者。文出史記。彼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尤作大霧以迷四方。帝乃作指南車。前既是南。則左東右西後北。自可知矣。失此則方隅亂。得此則方隅正。以大經為扶疏者。謂大涅槃經扶律談常。助正道也。末世修行非助不前。正助相添能運大車到清涼池。扶疏二字。文選中扶字從木。疏字從草。乃樹枝葉四布之貌。非今文意。今但取於扶助於疏。故云扶疏耳。以大品為觀法者。經中以從假入空觀斷見思。入十住位。以從空入假觀破塵沙。入十行位。以二觀為方便得入中道觀伏無明。入十迴向位。又云三智一心中得。此乃無差即差。差即無差。一部之意莫不皆然。故云以大品為觀法也。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此自可見。不復解也。觀心為經者。如世機者。先須布經。次方緯之。經豎也。緯橫也。從始至終無非心觀。如經散引諸文四諦·因緣·六度等種種法門。橫如緯也。以此觀心諸法織成一部五略十廣十乘。一一令人見性成佛。豈同世間人師。唯事翰墨馳逞文章而已。如何暗禪責於三觀四運混清流耶。

二十問。大師口決純為治病。為復更有餘心要耶。

釋曰。大師口決者。乃天台智者禪門口決。世現印行有六紙文。言純為治病者。彼出病相乃有五種。一身作病。二鬼作病。三魔作病。四息不調成病。五業障病。治此諸病廣如彼說。不能具引。故今問云。為純為治病耶。為復更有餘心要法耶。此設兩問也。

答。諸皆治病。唯有一偈。云師常教誡言。實心繫實境。實緣次第生。實實迭相注。自然入實理。釋曰。心若繫境。境必繫心。心境相繫名為實緣。復由後心心心相續。心心相繫名迭相注。即是心注於境。境注於心。心心境境念念相注。如是次第剎那無間。自然從於觀行相似以入分證。故云入實(此答文中有釋曰之詞者。乃天台大師釋於南嶽師偈。非予釋也)。

釋曰。此答文中具答二問。先答純為治病。故云諸皆治病。指禪門口決一卷之文。除一偈外。餘皆治病。故云也。次問為復更有

餘心要者。乃答云。文中唯有一偈也。云師常教誡言等者。此乃天台指南嶽云師也。實心繫實境者。三千實相之心。繫於三千實相之境。故云實心繫實境也。實緣次第生者。能緣所緣皆名為緣。以實心緣實境。以實境緣實心。故名實緣也。心境相緣。心能生境。境能生心。心境相生故云次第生也。言實實迭相注者。只是實心照於實境。實境照於實心。心境相研名迭相注。迭。遮也。亦更相也。故云實實迭相注耳。如此用之。自然證入實相之理也。言釋曰者。乃是天台大師釋南嶽偈也。心若繫境。境必照心。心境相繫名為實緣(予釋已見上文)。言復出後心心心相續者(謂後心繫於前心。心心相續也)。心心相繫名迭相注(心心只是心境俱心。境境只是心境俱境。應以上文境智四句來此照之。釋然可曉)。如是次第(指上心境相緣)剎那無間者(謂剎那剎那與此心境相緣相注。無塵緣間也)。自然從於觀行相似以入分證。故云入實。亦應更云從深名字得入觀行。方入相似等。予謂此一偈文。即是摩訶止觀初乘觀法性德境不思議之觀法也。亦是十乘之大體也。宜深思之。亦不存於多解釋也。

○第六行解相資例者

釋曰。此標名也。夫解者。行之本也。行者。解之立也。非解無以立行。非行無以顯解。解有立行之功。行有顯解之德。故云解行相資。上文列章則云解行。今文標章而云行解。此亦無他。但是趣爾標舉耳。然解行之言。其義亦通今所論者。乃法華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三千實相之妙解也。依此以立妙行。即十乘之妙行也。又約三部而論。則玄義·文句而開解也。文中雖有託事附法成觀。若望止觀。彼則俱解。此則俱行。若止觀自論。則前之六章而開妙解。正修十乘方名妙行。雖此進退。究而論之。玄句與六莫不皆為開止觀解。立止觀行。此與諸文通論而不同也。

如分別中總以十義分別十章。於中且約自行化他。則前八自行。於自行中去果論因。則果報為果。非今正意。

釋曰。此當正釋二中初正釋四。初自行解行有去取。二前七下。通明解行。三分別下。簡化他解及越次取文。四故自下。的明於解。初文言分別中者。十大章初總以十義分別十章。十義乃是能分別也。十章乃是所分別也。於十義中第六自他分別中云。前八章自行也。起教乃當於化他也。旨歸非自非他。於自行中去果論因。乃是去其果報。以果報者行終自獲。非是今文修行之意。既去果報。自行有七。七乃解行也。

前七為因。正明修相。於七因中。前五生解。後二為行。

釋曰。此當正釋第二通明解行。方便一章或解或行。今取為行。故云後二。

分別文中雖以起教取譬於目。起教化他。義當於解。越次取文。兼化他故。

釋曰。此當正釋第三簡化他解及越次取文也。分別文中者。義同於前。彼云。大意至起教是目。方便至果報是足。旨歸非目非足。言大意至起教者。應云。前五至起教。欲簡其文。故舉大意攝下四耳。彼文雖以起教為解。乃是起教化他生他之解。義當於解。仍又越於方便。正觀。果報三章。故云越次。非今正修已前之解。故不取也。

故自行解。唯前五章是也。

釋曰。此當正釋第四的明於解。自行之解唯在大意乃至偏圓之五章耳。起教化他生他之解。非今所用。

大意雖有行及果報等文。但是示行及果報等令知始末。非謂即是修行相也。

釋曰。此當第二釋伏疑四。初大意下。正釋伏疑。二何者下。釋出大意唯解無行。三故知下。明五章生解各有所屬。四故以下。明解行相資。初言伏疑者。有疑潛伏在上科中。恐人疑曰。前之五章的是解者。且如大意中有解有行。有因有果。自行化他悉皆具足。如何定云前之五章是解耶。故今釋曰。大意雖有行及果報。但是預示行及果報乃至大處。令學止觀者知此始末。非謂即是修行之相。言始末者。發大心修大行始也。感大果等末也。

何者。修行俱須二十五法以為方便。十乘十境以為正修。所以者何。若無十境乘則無體。若無十法名壞驢車。

釋曰。此當釋伏疑中第二釋出大意唯解無行。顯今行相故先問起。何者是大意唯解無行耶。蓋凡論修行俱須二十五法而為方便。十乘十境以為正修。大意無此驗非行也。故知修行之漸必須方便。四教修行莫不皆然。乃至世間禪定尚須二十五法而為方便。況圓行乎。前之三教亦用十乘觀於十境。十乘名目與圓雖同。厥體永異。十境亦乃名同體殊。所觀十境亦乃隨教而有增減。若今十境具如十乘之初所列者是。若前三教差降不同。別教乃於菩薩境中但觀藏通菩薩以為所破。當教菩薩以為能破。通教菩薩但觀生滅一菩薩境。三藏全無菩薩一境。但觀九境。通教二乘觀八境半。所言半者。二乘一境須該兩教。通二既為能破。是故只有生滅二乘。故八境半。三藏二乘觀八境全。八唯凡夫。二方便聖。共成十境。前三十乘如四念處具出行相。此不暇引。故知四教皆須方便正修方為修行。大意無此。無勞疑也。言若無十境乘則無體者。此明止觀性德十乘必以陰等十境體全性惡而為乘體。何者。十境是惡。此惡即性。性即中道三千實相。用此為觀。故云乘體。荊谿云。須聞性惡方是圓修。斯之謂也。應知十

境即所依體。十乘觀法即能依觀。方稱今文不二境觀。問。不二門云。故撮十妙為觀法大體。今文以十境為觀法體。將非二文有違戾乎。曰。語異意同。孰云違戾。何者。彼以開顯十妙不出三千。故撮十妙以為觀體。此以圓陰體不思議而為觀體。圓妙陰等即是三千。何所疑耶。纂者釋此。若無十境乘則無體。體即當體體也。由有所觀十境。方有能觀十乘之體。故云也。今謂斯人全未識於觀道趣向。故此妄談也。今試問之。若是十乘當體體者。應離三障四魔之外別有十乘之體。何名即境之觀。豈不同於世造耶。又復應知。即境之觀。言之則易解之則難。今為陳之。須了所觀之心即圓陰境。圓陰體妙即是三千不思議境。方得名為為十乘體。若乃十乘自是能觀觀。則魔障定為所破。義歸於別。何名不二絕待止觀耶。亦如請觀音中理消伏云。法界無礙。無染而染即理性之毒。理性毒者即圓陰境也。文中不出能消之相。應以所消例出能消。應以性德緣了而為能消。是故當知。三障四魔即理毒也。十乘三觀性德行也。故知圓陰入等。指惡即性即是三千性德妙境。無能無所名絕待觀。如此辨別陰等十境。方有十乘之體耶。言若無十乘名壞驢車者。車壞驢弊。以弊驢挽壞車。故云也。大經梵行品云。乘壞驢車正南而遊。章安三釋。予謂一釋為正。故今出之。南方為離。離。火也。即是乘邪見乘趣三途火。故云南方而遊。餘二非要。故今不出。又東方配集諦。南方配苦諦。西方配道諦。樂煩惱乘趣生死苦。故云向南方而遊(此非大經疏文)。天台十乘。依法華經大車譬立(已見上文所傳部別例。具以大車配對十乘。此不再出)。如何他宗十乘都無而欲修行。是由緣木而求魚也。噫。自佛法東被已來。天台大師未化導前。人尚不聞十乘之名。況有依之而修行者。故章安云。前代未聞。信不誣矣。故知必須五章以生妙解。於生解中大意則略解始終自他因果。則文略而意寬。次四專在名體。則文理俱廣。

釋曰。此當釋伏疑中第三通論五章開解仍各有所屬。何者。修茲止觀。必以前之五章而生妙解。此通而言之也。於此通中。大意一章名為五略。則是略解始終自他因果。故自行有始終因果。化他有始終因果。自他皆然。是則文略而意寬。文略者。只一章也。意寬者。該下九也。言次四專在名體者。雖有攝法及以偏圓。偏圓意成名體。攝法亦歸於體。方便正觀則是於宗。宗該因果。果成有用。故四專在名體也。纂者云。次四者總舉四章也。名體者別舉初二章也。雖舉初二亦兼後兩者。是不知文意之甚也。言文理俱廣者。文謂四章之文。理謂四章詮辨之理。廣可知矣。

故以廣解導於行始。使二十五法隨教甄分。會開廢羸方可得名妙行之首也。是故五章。一不可廢。

釋曰。此當釋伏疑中第四解行相資。文自有三。初明解導方便。二若用下。明依解以修十乘。三而今下。明為鈍根。初以解導方便行。言故以廣解導於行始等者。二十五法修行之始也。以五章所開妙解一一導之。令成圓家方便始行。隨教甄分者。今非前三。乃是開會廢羸之方便也。此方便行。方堪以為圓實十乘之先容也。若不爾者。方便非正修之方便。正修非方便之正修。懸額榜州惑亂行者。是故五章生解。其功大矣。

若用此解而修十法。則但釋十法名宗次第於理自足。

釋曰。此當第二依解以修十乘。何者。若用前之五章廣開妙解。復用二十五法而為方便。於方便中約事生解。於解明矣。於行漸矣。用此而修十乘法者。若說若行但釋十乘名宗。言名宗者。前之五章專在名體(已見上文)。正觀果報則名為宗。順五重玄義而為言也。次第者。成五重。不相亂也。是故但釋十法名宗則次第義理於焉自足。無繁說也。

而今文中相猶廣者。為鈍根者仍恐不曉觀法次第。故引前解入觀委論。

釋曰。此當解行相資中第三。文自為二。初為鈍根者引解入行。二明陰入備修十乘。餘九準例。初文意者。上文既云但釋十法名宗次第於理自足。應須逕示行門修心之要。而今文相猶繁廣者。此乃聖師為鈍根人。恐其不曉觀法次第。是故引前開解之文。入十乘中委曲論之。文相似廣一一詣理。實非廣也。

又恐繁文。故於陰入具釋十法。九境比知。是故諸文不無傍正。

釋曰。此當第二明陰入境具修十乘。餘九準例而已。何者。陰等十境理當一一具明十乘。今文但於陰入一境備明十法。下之九境但將陰境十乘觀法比類用之。故云十法成觀。但於陰境委識根由。餘九待發方可用觀。是故九境但分別境相。境下十乘不細委論。但隨發用觀。非關廣說。言不無傍正者。上開解中雖有於行。行傍解正。正修文中雖引前五。行正解傍。亦應可見。

且如十境。只一念心行之地也。一一顯示境相不同。行之種也。一一起於十乘觀法。行之兩也。一一轉成不思議境。行之牙也。一一發心。行之幹也。一一安心。行之葉也。一一破徧乃至正助。行之華也。一一次位以至離愛。行之果也。若無六事。道樹不端。

釋曰。此當第三明解行能成道樹。文三。初明境境具修十乘。二次第下。約人不必定十。三故文下。引證十乘。初文具有八句。

前之二句以為所依。後之六句以為能依。初云且如十境者。且。一往之詞也。蓋言十境不必具觀。故云且也。只一念心行之地者。一念無明之心。乃是即理之事。此一念心。非是碌碌凡夫之一念。乃是修觀行人已開妙解之一念心。故乃即理之事。事即是理。謂之行地。地者無明即法性之一心地也。於此無明即法性心地上。一一顯示境相不同行之種也。其猶世間之地含一切種。今法性地亦復如是具一切法。是故顯示境相以為行之種也。種者能生之義。一一境相皆具三千實相之理。此三千種全性起修而為十乘觀法之體。故上文云。若無十境乘則無體。故十境種為十乘體。亦名性種。荊谿云。生時此種純變為修。如何纂者云若無十境乘則無體。乃謂由有十境方有十觀。由觀觀之故謂之乘體。達陰即理全境成觀。如何措心耶。謬哉謬哉。言一起於十乘觀法行之兩者。用全境種成十乘觀。觀還照境。如雨滋潤於種子也。一一轉成不思議境行之牙者。牙。萌芽也。文中牙字不從草者。字義并通。纂者云誤。聞見不博耳。所言轉成不思議境者。今文次第須在深名字。即未可便指五品已去。以五品六根等下文在果故也。一一發心行之幹者。質上之大者曰幹。蓋發菩提心上求下化。所幹者大故如幹也。一一安心行之葉者。自行化他六十四番一百二十八番等。觀法繁多。故如葉也。一一破徧乃至正助行之華者。以破徧·通塞·道品·正助此之四法。乃觀行之可喜悅者。親能以為取果之因。故名華也。一一次位以至離愛行之果者。有所剋獲名之為果。受法名字得入五品及以十信。復能離於相似法愛得入初住分果之位。故云果也。此且從於初住以說。二住已去乃至妙覺。非今所論。若無六事道樹不端。是故應須潤之以雨。發之以牙。聳之以幹。敷之以葉。榮之以華。結之以果。善有此者。則道樹端嚴。苟無此者。地種尚無況成道樹耶。

次第雖爾。若從人說。上根之人即於境種而生於果。

釋曰。此當第二約人不定上寄次第。始於初乘不思議境。終至第十離似法愛。約文雖爾。約人不然。上根之人用不思議一乘觀法。體於無記一念三千。即於境種而生於果。或登初住或內外凡。豈必次第而至十耶。

故文云。直聞是言。病即除愈。為中下根。更須後法。是故文云。至長者所。為合眾藥。

釋曰。此當第三引證十乘。文出於金光明。在今止觀病患境中明觀病患即不思議境。初乘觀法即入初住或內外凡。故云直聞是言病即除愈。除愈之言若從斷說乃當初住。若從伏說在內外凡。直聞不悟。病深重也。至長者所為合眾藥。病方除愈。乃歷發心乃

至離愛。中根歷二至七。下根具歷於十。又復應知。上根一乘即入已具十乘。中根歷七入者亦具十法。下根具十。因可知矣。又於十乘。一一復須了其文旨。一一皆依不思議境寂照止觀。文之髓也。一一乘相生起次第。文之骨也。一一引事助成行相。文之肉也。廣破古舊問答釋疑。文之膚也。

釋曰。此當第四明止觀能詮之文蘊於法身體分。文自為五。初明十乘之文能成法身。言又於十乘一一復須了其文旨者。初乘觀法直明三千全境為觀。發菩提心起無緣慈。哽痛自他巧安止觀。辨信·法行四悉如宜。乃至第十離似法愛。此應舉文旨也。言一一皆依不思議境寂照止觀文之髓者。十乘皆以三千實相即照而寂即寂而照。止觀體故。故云並以三千而為指南此文之髓也。故知十乘皆以三千而為能照。皆以三千而為所照。並以三千而為所顯。纂者妄謬。定以三千而為所破。定以空中而為能破。定以空中而為所顯。至悟入時無有一法。如此解義誤自一生必墮惡道。亦恐邪僻之輩喜聞邪說謗法謗人亦墮惡道。良深可愆。言一一乘生起次第文之骨者。一部十章已自生起。故至正觀復論生起。於乘乘內復論生起。所以然者。法門由緒綸次不亂生定心故。此文之骨也。一一引事助成行相。文之肉者。且如不思議境引如意珠夢事煩惱心等。直是助成妙行之相。一乘既爾諸乘亦然。廣破古舊問答釋疑文之膚者。破古舊非顯今之是。非好辯也。不得已也。設問意在於答。答述意在釋疑。疑釋正解可生。解生正行可立。此文之膚也。從髓至骨。從骨至肉。從肉至膚。膚。皮也。此明止觀十乘能詮之文蘊乎法身體分也。又復應知。上文六法能成道樹。直約行辨。故并云行。今此四法從能詮說。故皆言文。不見此旨。往往有謂荊谿支離其詞者。如此解釋。非纂者之所知也。又釋名等四文兼於膚義。兼於肉意。即骨也。意下所詣即是髓也。

釋曰。此當第二明前四章亦蘊法身之體分也。何者。既明十乘而具四法能成法身。前之四章既是生解。豈不然乎。是故釋名體相攝法偏圓。此之四章文兼於膚。所言兼者。能詮兼於所詮法身。故云膚也。四章之意味。法身之骨也。四章意之所詣。法身之髓也。若不爾者。解非正家之解。正非解家之正。解行相成方堪入道。不語大意章者。總冠一部解行之四法。故不云也。

若無四事法身不成。

釋曰。此當第三總結解行。於解於行若無四事。曷以能成於法身耶。

是故讀者行者須知緩急。無得謬指偏言僻意令行不周。

釋曰。此當第四誠斥也。誠於現。未學止觀者。無得以此十軸之文謂為繁廣。是故應知。文文句句皆含要義。此誠之也。無得謬指偏言僻意令行不周。此斥之也。如謬指安心中總安心之文為頓止觀。別安心文為漸頓止觀等。既指一偏之言。僻意乃可知矣。此僻解師之謬執也。具在下文廣破。

修行之來豈過集解而起方便。行因得果。果滿教他。他機我應感應斯息。自他同歸滅理真性。今之一部意唯若此。故此十章攝無不盡。

釋曰。此當第五備舉十章總結解行。上文只以前五生解。後二為行。而未具舉一部十章自他始終同歸祕藏。故今備舉總結。修行之來豈過集解者。集謂積集。廣尋經論及前五章。積集于心以開妙解。故云集也。纂者謂集應作習字。今謂祖師之言自是決然。筆誤自有傳寫之訛則可改之。幸然有理焉用改為。今文中用此集字。義勝於習。義如上釋。言而起方便行因得果果滿化他。則起教也。化他有能所感應。事畢同歸滅理祕藏中。今之一部意唯若此。文義顯然不俟委記。

○第七喻疑顯正例者

釋曰。此標名也。曉訓之謂喻。猶豫之謂疑。疑而不決則正理不通。荊谿尊者以一乘妙行之解。喻觀師邪僻猶豫之見。令知止觀部唯圓頓更無他趣。故云喻疑顯正也。

此所學宗同稟一師。文理相承終無異解。忽遇僻者因問異答。事不獲已而徵喻之。

釋曰。此喻疑顯正之由也。何者。此所學宗同稟天台。故云一師。自章安下至于荊谿相傳五世。文無異轍。理無殊途。純一無雜。源流清矣。荊谿門下有澄觀師者。忽於本宗而生異見。因入室次。師反問之而發異答。解既顛亂混我真流。若不辨之為害莫大。事不得已。徵而結之。從而曉之。故有此例之本也。

問。頓教有幾種(荊谿問也)。答。有漸頓及頓頓(觀師答也。喻曰者。荊谿喻也。下去皆爾)。喻曰。夫講貫之法先觀本文。本文立名不可輒異。求異會釋仍須體同。頓頓之名經論不出。一家著述諸部所無。名體俱無修行何託。若以頓頓是圓如圓圓等。此義可爾。既分二頓。漸頓為圓。更加頓頓為何所擬。

釋曰。此文喻於立頓頓名有名無體。言有名者。與而言之也。奪而言之名體俱無。此下皆見矣。講貫者。講。耕也。耕破其文和暢理義。故曰講也。一道無差故曰貫也。仲尼云。吾道一以貫之。纂者釋此。引貫華散華為說於疎義矣。夫貫華者。偈頌也。散華者。長行散說也。豈講說者唯講於偈頌耶。言先觀本文者。即止觀文也。本文立名不可輒自改異。若欲求異名以理而會釋

者。仍須體同方可會之。且如頓頓之名經論不出。又復一家著述諸部所無。名體俱無則修行無託。夫修行者。必依名教而詮理體。依此理體方可修行。經論著述既無頓頓之名。無名則何以召體。無名無體行依何邪。故云修行無託。若以頓頓是圓如圓圓等此義可爾者。且縱之詞也。妙玄料簡四句云。自有漸圓。此約法華開前七方便人得入於圓。故云漸圓。自有圓漸。謂初住已去漸入後位者是。自有漸漸。謂法華已前七方便人是。自有圓圓。謂妙覺是。此乃今昔偏圓相對論四句也。雖縱頓頓是圓同於圓圓。既分二頓。漸頓是圓。於義已足。更加頓頓為何所擬。乃無可擬也。

問。此二位者斷惑何殊。

釋曰。既分漸頓及以頓頓。若有其教必有其人。此二教人斷惑階位竟如何耶。

答。二位不同。若漸頓者。初住已前四住先除。若頓頓者。初住已前圓伏五住。登住已去圓破五住。

釋曰。此答文出於觀師胸臆自立。在文可見。

喻曰。初住已前四住先除。引證屬圓處處皆爾。故圓教四念處云。如冶鐵作器。本為成器非為除垢。羶垢先除非關漸次。頓頓既云登住圓破。即顯住前五住全在。當知此義非別非圓。圓則初住唯破無明。不應入住。五住俱斷。別須住前五住全在。住破四住。行破塵沙。登地方破一品無明。故知非別。離二別立無教可憑。

釋曰。住前四住惑除登住唯破無明不應入住五住俱斷者。教門斷伏寄次第說。故有淺深前後之殊。言四住先除者。此約三觀功力彌著。是故一方大千見思自然而落。若從惑體實而言之。通惑見思尚至等覺後心與無明惑俱同而盡。方為至說。由是而知。四住先落。寄次第說耳。何者。初心既三觀圓修。五品乃三惑圓伏。初信斷見亦應三惑圓少分除。若不爾者。何名相似顯三諦耶。若爾。荊谿何故責觀師云。登住圓破五住非別非圓耶。曰。觀師以圓極伏斷貶為漸圓。義已落非。復云頓頓住前五住全在。登住五住圓破。諸教無文。是故斥云非別非圓。故知若了初信斷見。二信至七信斷思。八九十信伏無明惑。入住之時破無明惑為圓極者。應不妄謂住前圓伏五住登住圓破五住也。若爾。何名圓修三觀。圓破三惑耶。豈非吾宗自矛盾耶。曰。此義甚深。非羶心學者之所能辨之。夫圓論次第寄教門說。乃是無差即差。於即差中體常無差。故初信斷見等說之為差。此差無差一一體徧。皆斷三惑。何故然也。原此三惑其體圓融本無異質。教門詮辯說之為三。何者。六道三界生死有法。體是見思。聲聞緣覺著涅槃空。

體是塵沙。菩薩取著二邊。體是無明。稟圓行人了一念心具足十界。十復互具不可思議。是則一惑即三惑。三惑即一惑。隨起一惑皆障三諦。既解三惑其體圓融。乃以此惑而為能觀。能所不二照體獨立。從深名字得入五品。五品無難得入十信。見思羸惑任運先除。寄次第說名曰見思。其體實是三惑俱斷。若入初住。從強以說云破無明。厥體其實具足三惑。若爾。金光明疏釋經過諸菩薩所行清淨。引菩薩入第九清淨淨禪。通別惑累正習皆盡。法智釋云。通即見思。別即無明。通惑正使。圓七信盡習氣。至佛同別習盡。而今釋義。何故云通惑正使亦至等覺後心同無明斷耶。曰。法智亦且寄於教門次第而說。若從體說。從初至後三惑圓斷實不相離。故知若了一念具足三惑。三惑體融即是三觀。聞吾此說不驚心也。

問。二頓修成。其相何別。答。漸頓觀者空觀先成。頓頓觀者三觀俱證。喻曰。此甚違背一家教文。既云漸圓是四教中圓。應依六即判此圓位。則不應云空觀先成。何者。五品即是觀行三觀。六根即是相似三觀。初住已去分證三觀。如何乃云空觀先成。又復不識見思先落似位之意。若先成者何名似即。頓頓既云三觀俱證。為是何位。若在初住與漸頓何別。若在住前都無此理。若云住前俱伏。初住俱斷。諸教無文方成邪說。

釋曰。此一喻文大率可見者不復釋之。有幽隱者略為指出。言又復不識見思先落似位之意者。此乃五品位中無留難者。三觀功著入相似位。見思羸垢任運先除。非本所期。自然獲得相似三諦。如何乃云空觀先成耶。言頓頓既云三觀俱證為是何位者。若在初住三觀俱證。即同漸頓。以漸頓初住圓證三故。若住前具伏三惑。登住俱斷三惑。諸教無文即邪說矣。

問。據何得知有二種頓。答。準玄文八教。謂漸·頓·祕密·不定。漸又四。謂藏·通·別·圓。此四兼前名為八教。漸中既有最後一圓。漸外又復更立一頓。故知前圓但是漸圓。別立一頓即是頓頓。頻將此義以難他人。他無對者唯我獨知。

釋曰。夫論議者有內有外。與外人論。不得援引本宗典語。以他不信爾宗故也。外人者。他宗人也。唯引經論可與敵之。與內人論。方可引用本宗教文。內人者。同一宗故。清涼觀師。荊谿門人也。學天台止觀·法華·淨名等。既生僻解。是故荊谿問之。彼引所習妙玄為答。答文可曉。喻文當見其過失矣。

喻曰。依此所判則有多妨。一者不識教名之妨。別立一頓乃是華嚴最初頓部。佛初成道。未遊諸會不從漸來直說於大。大部在初故名為頓。部仍兼別不得妙名。豈以兼別之經翻為頓頓。法華獨顯却號漸圓。

釋曰。此文喻於不識教名之妨者。乃不識頓教之名也。夫言頓者。乃是華嚴最初頓部。如來成道。未歷諸會事不漸成。直說於大。故名頓教。然其部內尚兼別教。不得稱妙。良由於此。若望法華開權顯實。猶是隔偏之圓。如何以隔偏之圓而為頓頓。法華獨顯為漸頓耶。

二者不識漸開之妨。言漸開者。準法華玄。華嚴頓後別為小機。不動不降施於漸教。漸教之初先說三藏。三藏教後彈斥淘汰方具用四。故云開出。故玄文中自鹿苑來至般若會皆名為漸。豈此漸中有於圓教便名漸圓。又玄第十漸頓判教。自華嚴來至般若會皆有漸頓。華嚴圓教與方等。般若中圓。圓既不殊。亦應並名為頓頓。何獨華嚴。若方等。般若中圓名漸圓者。則華嚴圓教亦名漸頓。何關餘部。

釋曰。不動者。不動寂滅道場也。不降者。不從兜率下也。此明大觀始終無改小見。三七停留施三藏也。此後方等彈斥。般若淘汰。俱名為漸。方具用四。故云開出。方等。般若既皆有圓。豈由在漸部中名漸圓耶。又玄第十判教相中以漸頓判教。自華嚴來至般若會皆有漸頓。華嚴以圓為頓。別教為漸。乃至般若部中通別為漸。以圓為頓。此三處圓。圓既不異。華嚴中圓既名頓頓。方等。般若中圓亦應俱名頓頓。何獨華嚴名頓頓耶。若方等。般若圓名漸圓者。華嚴之圓亦名漸圓。何獨漸中二味中圓名漸圓耶。餘文自顯不俟解釋。

三者不識教體之妨。若漸開出四。如開拳為指。唯指無拳。合四為漸。如合指為拳。唯拳無指。存漸則教唯有四。沒漸則教唯有七。俱存必一邊無體。立八則體陋名寬。

釋曰。此喻不識教體之妨。文舉開拳為指。合指為拳。以譬漸教開合之義。煥然可見。不復釋也。言存漸則教唯有四者。意云。若存漸教而不開為藏等四者。是則教法唯有化儀之四。沒漸則教唯有七者。漸既開為化法之四。并頓。不定。祕密之三。是有七也。俱存必一邊無體者。意云。若存於漸。復存化法之四。必一邊無體。存漸一必無化法之體。存化法必無漸教之體。此但以漸對化法而論耳。立八則體陋名寬者。體但有七而無八。則體陋也。名寬者。寬却一漸名也。此雖小道。自古至今鮮有能曉者。纂者云。立八則體陋名寬者。名寬謂化儀。化法各有四教。體陋謂化儀無體化法有體。故云體陋名寬。此乃不知荊谿唯以漸教對開不開以辨名體。望聲釋義。非斯人歟。

四者抑挫法華之妨。近代判教多以華嚴為根本法輪。以法華為枝末法輪。唯天台大師靈鷲親承。大蘇妙悟。自著章疏以十義比之。迹門尚殊。本門永異。故玄文中凡諸解釋。皆先約教判

則三麤一妙。次約味判則四麤一妙。如何以麤稱為頓頓。以妙翻為漸圓。

釋曰。此文喻於抑法華而揚華嚴。華嚴為根本法輪等者。自梁·陳之世講法華者甚眾。唯嘉祥寺吉藏法師以三種法輪釋一代教。一以華嚴為根本法輪。據法華云。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人如來慧。二以除先修習學小乘者為枝末法輪。即三乘等人。三我今亦令得聞是經人如來慧。為攝末歸本法輪。迴三入一也。後值天台大師。知己所立為非。是故歸心捨舊所學。乃上天台書云。常願伏膺甘露。頂戴法橋妙樂。云嘉祥既沾妙化。義已灌神。舊章先行理須委破。嗚呼。知過能改嘉祥師也。如何觀師踵其舊說。故釋法華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云一佛乘者華嚴經也。即以法華為會末歸本。此觀師捨人所棄珍為至寶。良可笑也。言自著章疏者。大師利眾自登高座。安無礙辯宣說無窮。非著章疏。言自著者。此乃從於章安結集成文後說。然大師未滅亦已結集。若自著述。唯淨名玄疏并法界次第等親秉筆耳。言十義比之等者。一始見今見。初成道為始見。法華顯實為今見。二開合不開合。華嚴直說於大不論開合。法華為實開三合三歸一。三豎廣橫略。華嚴豎入法界故豎廣。不歷五時故橫略。法華橫豎皆廣。四本一迹多迹共本獨。華嚴華臺本一。千百億迹多。法華五時迹共。久遠本獨。五加說不加說。華嚴加如來林等四菩薩說四十位。法華唯佛自說六變土不變土。華嚴寂場不云變土。法華三變土田。七多處不多處。華嚴七處八會。法華耆山空處。八斥奪不斥奪。法華滅化城鄙客作。華嚴無此。九直顯實開權顯實。十華嚴被利即入佛慧故易。法華五時調停而入故難。以此十義比較。迹門尚殊諸教。況本門遠壽永異諸教。如何却以永異之教而為漸頓。華嚴兼別為頓頓耶。餘文可見不。能具釋。

五者不識頓名之妨。若從行為名。圓只是頓。是故舊題圓頓止觀。若從味立稱。則頓異於圓。故判初味云高山頓說。若將判味兼帶之頓。以斥判教獨顯之圓。一何誤哉一何誤哉。

釋曰。此喻不識頓名之失。文義煥然不俟解釋。

六者違拒本宗之妨。本師贊為獨妙。學者毀為漸圓。抑實揚權有何利益。

釋曰。本師者。天台智者也。本宗之師故曰本師。贊為獨妙者。本迹二門相待絕待。開權開迹諸經所無。故云獨妙。而僻解師毀為漸頓。違拒之過揚權抑實罪何所逃。纂者贊字誤。應從此讚。聞見不博謬有所改。

七者違文背義之妨。經云。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法華第一。華嚴至般若為已說。無量義經名為今說。大般涅槃經為當

說。依彼所判則已說第一。何關法華。如此獨知。聞者掩耳。

釋曰。已今當說為第一者。天台大師之所釋也。觀師既學天台。違此文義。却以已說華嚴而為第一。上文謬立頓頓之名。云漸中既有最後一圓。漸外又復更立一頓。故知前圓但是漸圓。別立一頓即是頓頓。頻將此義以難他人。他無對者唯我獨知。故今結斥云。如此獨知。聞者掩耳。不忍聞此謗法之言。是故掩耳爾。

問。從漸開四并前但七。何成八教。

釋曰。此正問於上文沒漸則教唯有七也。然雖喻於觀師。而本宗講學之流應亦善曉。且如開漸為四。漸名已沒。至於天台判釋法華皆用於八。將何以立於漸名耶。曰。漸開四已已沒漸名。雖沒漸名。無妨三時猶名為漸。若釋法華。無頓等八舉止失措。是故須用漸教名也。所以然者。無藏等四。不能均於諸味中圓與法華圓無二無別。無頓等四。不能獨尊法華超八教表不同。觀師謂漸開四已猶有一漸教在。故今喻之耳。

答。開出四已仍有一漸。喻曰。如前第三妨中足知迷誤。彼既不知漸從鹿苑以至般若。將何別立一漸教耶。若知鹿苑至般若來。約時名漸。終不輒判四教中圓名為漸圓。豈判法華劣於乳教。

釋曰。如前第三妨中者。不識教體妨也。即上文云。漸開為四如開拳為指等。觀師謂漸開四已仍有一漸教在。此乃不知始自鹿苑終至般若。約時名漸。約此漸教既開為四。如開拳為指。唯指無拳。將何更立一漸教耶。若知三時名漸。漸開四教已沒漸名。如何任意判四教中圓名漸圓耶。諸味中圓圓既不異。如何輒判法華劣於華嚴圓耶。此且約教以責觀師。若約時味。法華醍醐獨得稱妙又非所礙。具如上下諸文說也。

問。法華經部為是何頓。答。漸頓也。準玄文第一結教相云。今經漸頓。故知非頓頓。喻曰。此師非但不識頓漸之名。亦乃不曉結文之意。玄文釋前四味教竟。次以漸等結釋法華。云非頓·漸·祕密·不定。初云今法華是顯露非祕密。是定非不定。結非祕密不定。祕密不定通前四味。次云是漸頓非漸漸。結非前頓後漸教。言漸頓者。約前四時。漸中有頓頓中有漸。今法華經迹門圓說。與漸中頓其義不殊。但異漸中漸耳。言漸漸者。鹿苑一。方等三。般若二。頓中之漸。即是別教。與漸中漸其義不殊。故不須簡。頓中之頓同漸中頓。亦同法華。是故頓教不須別簡。故玄後文。今法華迹門與諸經有同有異。本門與諸經一向異同者。謂諸部中圓異者。謂諸部中兼於三教。不見此意望聲釋義。便謂法華是漸頓非頓頓也。文中只云非漸漸。何曾復云不是頓頓。

釋曰。言此師非但不識漸頓名者。上文已破。亦乃不識結文意者。玄釋前之四味教已。即以漸頓等結釋法華云。今法華是顯露非祕密。是定非不定。蓋祕密不定通在前之四時。以前四時人機未等。故有祕密·不定教焉。法華會上人機既等。同一座席同一道味。故無祕密及以不定。次云是漸頓非漸漸者。此乃結釋法華非前華嚴之頓·三時之漸。此乃亦且一往約部雙非漸頓。未約教分。故云非前頓後漸頓也。而云法華是漸頓者。乃是約前四時之中。漸中有頓頓中有漸。法華迹門圓說。與漸中頓其義不殊。故云漸頓。言與漸頓中其義不殊者。應言與漸中頓其義不殊。乃是傳寫時字倒置耳。漸漸等文義可見。不復釋也。次出不簡於頓者。頓中之漸即是別教。與漸中漸其義不殊。故不別簡。頓中之頓即是頓部中圓。名為頓頓。同漸中頓亦同法華。是故頓教不須簡也。言頓頓者。非如觀師所立頓頓。乃是頓中圓名為頓頓。餘文可見不能具釋。

問。復何得知法華是漸頓華嚴是頓頓。答。據法華中謂。諸聲聞人從於小來經歷諸味。至法華會方始開頓。故知法華是漸頓也。華嚴居初不經諸味。故是頓頓。喻曰。今法華經圓極頓足。此從於法不從於人。不應聲聞從於漸來。即依聲聞判經為漸。況復聲聞不過五百·千二百·二千。此等但名開權顯實。又有菩薩開顯。何獨聲聞。如云。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等。又下文云。無數諸佛子。聞世尊分別說。得法利者大喜充徧身。又有顯本。如分別功德品中三千微塵數乃至一四天下。又世界塵數初發菩提心。況下方涌現並妙音東來。嚴王諸營從文殊所教化。如是等諸眾何曾歷四味。應當從此方判經為頓頓。況復法師品。現在若滅後。若有聞一句。皆與授佛記。華嚴經眾雖不遊漸。有二義故不及法華。一帶別。二覆本。豈闕二義便稱頓頓。具二義者稱為漸耶。

釋曰。此問答喻文義平易。喻文都出法華無難隱之文義。故不釋也。

問。亦有菩薩法華聞頓。如何獨從聲聞判耶。答。據多分說。喻曰。如前所引。應以八界及聞一句為多。而反以聲聞為多者。非但玄理不會。亦乃讀文未熟。應知聲聞·鈍根菩薩。法華經前機緣未熟不堪聞頓。更以方等·般若調治。方堪來至法華聞頓。是故應判此法華經是開漸顯頓。故名漸頓。人不見之。謂非頓頓。

釋曰。八界者乃八佛世界也。一佛世界乃是三千大千世界。八箇三千大千世界盡為微塵。以喻菩薩眾數多也。而不以此為多。却

指五百聲聞及千二百·二千人等以之為多。是讀文未熟也。餘文可見。

問。據何得知漸圓之教四住先落。答。如引仁王長別苦輪。既云別苦。知是漸頓。如引法華六根清淨云肉眼等。知是頓頓。

釋曰。仁王長別等者。仁王般若經云。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海。十善者。十信也。天台多處引此經文。證圓十信乃圓頓也。觀師以見有別苦之言。謂是漸圓。以證漸圓四住先落。復據法華六根清淨云肉眼等。以證頓頓。二處經意喻文自出。此不預陳。嗚呼。觀師本謂法華為漸頓。今引此文而證頓頓。豈非自語相違耶。

喻曰。此一家義前後皆引仁王以證法華。法華云無漏意根。仁王云長別三界。兩經皆是四住先落。且於界內得無漏名。有漏業除故云長別。當知二處文義本同。如何分擗以證兩頓。

釋曰。一家教門者。玄·句·止觀及四念處等。皆引仁王以證法華六根清淨。以義同故是故引之。法華云無漏意根。仁王云長別三界者。經云。雖未得無漏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今云得無漏。乍觀似誤。究其文旨實不誤也。何者。經云雖未得者。雖含縱奪。奪而言之。未得方便土中真諦無漏。故云未得。與而言之。已於父母所生意根之上獲得相似無漏。故云得也。意根既爾餘根亦然。是故荊谿引云。無漏意根。仁王長別。二文不異。當知得無漏必別三界。別三界必得無漏。二經并是圓家十信。麤惑先落。且於界內得無漏名。有漏業除故云長別。若於界外尚名有漏。有二邊漏。故亦名有漏等業。未得有塵沙無明業。故亦名未別三界。界外義。立三界故。今文且明十信菩薩。菩薩斷證。以顯二經文義泯齊。如何分擗以證二頓。是不知二經之意也。纂者云。且於界內得無漏名者。此文恐誤。何者。法華云雖未得無漏者。十信未得初住聖位無漏。而其意根清淨如此。內凡意根也。予謂此人不善看文。輒生是非。無乃謬指。以予文鑒之。玉石分矣。

問。三種止觀中圓頓止觀是何頓耶。答。是漸頓。何以知得。如第一卷以三譬喻三止觀。以通者騰空喻於圓頓。至第七卷識通塞中。中即三觀破於神通。神通被破故非頓頓。文云別則略指三門。大意在一頓。又三止觀竟又云。今依經更明圓頓。又第五卷安心文末初約三止觀結數。次又約一心止觀結數。又第一結發心文先以三止觀結。次云又以一止觀結。此等皆是三止觀外別一頓頓之正文也。

釋曰。此師所引諸文證今摩訶止觀為漸頓觀。乍觀似是。被荊谿訓。文義敗壞猶粒朽然。喻文當見矣。

喻曰。一往引證似有所憑。子細推求都無所據。何以故。以違文故。生多妨故。

釋曰。此一喻文自有十段。初縱奪總斥。二何者下。斥不知正說及安序時。三又三下。明不應以資破師。四况二下。明二處神通不同。五次依下。明依經之意。六若引下。反質。七言別下。明三門大意通別。八安心下。明三別一心結數之意。九言發下。明三一止觀結文無殊。十若俱下。明三一結只是通別。初文縱奪總斥者。一往似有所憑。縱也。推求無據。奪也。以違文故生多妨故者。總斥也。

何者。如破神通及依經更明。文在序中。序是章安所置。說止觀時未有此序。如何預將正文破之。

釋曰。此當第二斥破不知正說及安序時也。何者。大師正說十章時曾未有序。至結集時章安方始置。如何預將正說十乘第五識通塞中破橫別三觀中云。中即三觀以破神通。謂是破序中神通所譬圓頓耶。如此立義真可笑也。依經更明。下文當見。

又三觀本傳南嶽。如何弟子反破師宗。乃成逆路伽耶陀論。又南嶽稟承慧文·龍樹。既破師法。觀心論中何須更云歸命祖師。

釋曰。此當第三不應以資而破師也。言三觀本傳南嶽者。應云三種止觀。文且從略故云三觀耳。天台傳南嶽三種止觀。約行以漸·不定助之。漸次則初淺後深。如彼梯陞不定則更前更後。如金剛寶置之日中。圓頓則初後不二。如通者騰空。為三根性說三法門引三譬喻。故圓頓止觀乃師宗也。師即南嶽。宗即圓頓止觀。如何天台反破南嶽。豈可同彼逆路伽耶陀之論耶。路伽耶陀師破弟子。逆路伽耶弟子破師。是外道論。豈可施之於天台耶。言又南嶽稟慧文·龍樹者。應云思師稟文師。文稟龍樹。亦從略耳。龍樹乃天竺第十三祖。文師橫宗貫天台高祖也。及智者造觀心論。既云歸命龍樹。是則伏膺之心至矣。豈可輒破圓頓止觀耶。果或破之。又豈須歸命耶。

况二處神通其義各別。序中以頓行者譬通者履空。空無淺深履。者階降。空喻頓理。履譬行儀。行雖階差乃名圓漸。理無淺深不當偏圓。第七卷中以步馬神通喻橫別三觀。神通即是別相之中。故以中即三觀破橫別之中。如何不見近文。遠破未生之序。

釋曰。此當第四明二處神通不同。序中神通譬圓頓觀。修圓頓人行有六即。是謂階差。故云圓漸。理無優降淺深之殊。是故理體非偏非圓。譬如虛空本無丈尺。而以丈尺量於虛空。序中神通取譬若此。第七卷中神通譬者。識通塞中橫別通塞文引大品云。有

菩薩初發心即與薩婆若應者。空也。有菩薩初發心即能遊戲神通者。假也。有菩薩初發心即坐道場成佛者。中也。大論引三譬。一者步涉。空也。二者乘馬。假也。三者神通。中也。三義分張俱在初心。是故名橫。橫故須破。若一心三觀法相即破豎中通塞。若三觀一心即破橫中通塞者。先空次假後中也。空即是通。住空是塞。假即是通。住假是塞。中即是通。住中是塞。破此通塞者。以一心三觀之空破空。令成一空一切空。以一心三觀之妙假破假。令成一假一切假。以一心三觀之中破中。令成一中一切中。輔行云。豎通漸入雖屬一人。前後次第三時各異。以各異故故非一三。今以一心具三破次第之三。故云一心三觀破豎通塞也。三觀一心破橫通塞者。彼橫三觀雖屬三人。並在初心。故三不合一。今以三只是一。破彼分張之三。故云三觀一心破橫通塞也。今云神通者。即是以三觀一心破橫別之中觀也。又復應知。雖云一心三觀破豎。三觀一心破橫。為對所破作此分別。論其體性無二體也。如此近文觀師不見。而却遠破未生之序。何自煩勞之若此耶。

次依經文更明者。前以三喻證三文竟。更依華嚴以證圓文。故云更明。再治定文意在於此。如何見一更字便於三外立頓頓名。

釋曰。此當第五明依經之意。言依經更明者。前文略說三種止觀。次則廣說三種止觀竟。乃云漸與不定置而未論。今依經更明圓頓。所以更引華嚴證圓頓者。文正意故。廣前文故。故引經云。如了達甚深妙德賢首曰。菩薩於生死。最初發心時。一向求菩提。堅固不可動。彼一念功德。深廣無涯際。如來分別說。窮劫不能盡(全文)。引斯文已。章安廣釋圓聞·圓信·圓行·圓位·圓功德莊嚴·圓建立眾生等。應知此文舊第二本謂之商略。今迴商略以為引證。再治定文意在於此。應知既云漸與不定置而不論。豈非只是圓頓之觀。如何三外別立頓頓耶。

若引華嚴即名頓頓者。玄第十卷亦引華嚴·方等·般若圓同證於頓。華嚴既其非是漸圓。方等·般若寧非頓頓。

釋曰。此當第六反質觀師。質曰。若謂引華嚴經便為頓頓者。且玄文第十判教相中亦引華嚴·方等·般若中圓以證於頓。若華嚴非是漸圓須名頓頓者。方等·般若之圓既引證為頓。應亦名頓頓耶。而不知華嚴是兼別之圓。而以兼別反勝獨妙。是豈知天台判釋之意耶。

止觀義例隨釋卷第五

○喻疑顯正之餘

言別則略指三門。大意在一頓。彼料簡文問略明三種止觀。略指與大意名相似同。是故重問云何同異。答中分於通別二意。通則略指只是大意。別則略與大意不同。以不同故略有三種。大意但在三中之。一。故文云漸與不定置而不論。人不見之。便於三外別立頓頓。

釋曰。此當第七明三門與大意章有通有別。言略指三門者。在章安序中明三種止觀也。凡有數處之文。至正說大意中三止觀結。而與三門法相似同。是故以大意章對於序文而為料簡。應知此料簡文雖無私謂之言。乃章安之詞也。故問云。略與大意云何同異。答中具有通別二意。通則略指只是大意。別則略與大意不同。以不同故略有三種。為辨差也。大意一章雖有數處三止觀結。但在三中之。一。謂圓頓也。觀師不曉。乃謂大意唯在一頓。便立三外別有頓頓。是不知文意之甚也。

安心文末先以次第三觀結數。次以一心結數。次第義當於別。一心義當於圓。此圓還同初總安心為結數。故義開三別。次還依本以結一心。不見此意異說便生。

釋曰。此當第八斥不曉三別止觀與一心止觀結數之意。夫安心者有二。一者總安。二者別安。先總安心。即是圓頓。約此圓頓論別安心。故知總安是別安之總。別安是總安之別。以總冠別無以異也。為結數故。先寄次第三觀以結其數。次以一心以結其數。應知次第之三約義開之。次則還依本圓以結一心。觀師不見。便謂三外別有頓頓。非妄而何。結數已見上文。不復出矣。

言發心文末一止觀結者。大意五章文相寬總。是故皆以止觀結之。或時唯用一止觀結。如六即文。六文皆一。或復唯用三止觀結。如隨自意文末。或時俱用三一結之。如前所引。復闕無結文。如常行等三種三昧。

釋曰。此當第九明三一止觀結文無殊。言發心文末一止觀結者。此牒觀師僻見。遂據此文以立三止觀外別有一頓頓觀也。言大意五章文相寬總。是故皆以止觀結之。此荊谿出於五略中結文之意也。大意一章文有五略。故云五章。以此五略包下九廣。文相寬總。恐尋讀者心有異緣。是故諸文之下皆以止觀結之。此總示也。此下別示。言或時唯用一止觀結如六即文六文皆一者。始從理即。名字。觀行乃至究竟。并以一止觀結之。故云六文皆一。

纂者云。前之四即則有結文。後之二即則無結文。謂荆谿誤。六結之文昭然可見。不細尋之輒詐祖師。非狂妄耶。或復唯用三止觀結如隨自意文末者。彼止觀云。復次但約最後善明隨自意。此是次第意漸次結也。若善惡俱明隨自意。即是頓意圓頓結也。若禪牒之善明隨自意。此則不定意。此禪牒善非前二攝。不離前二。於頓起漸。於漸起頓。故不定也。或時俱用三一結之如前所引者。謂四諦顯是中以三止觀結四弘中以一止觀結。故云也。復闕無結文如常行等三種三昧者。應云。如常坐等三種三昧。以隨自意中結文則多言常行者。或恐文誤。

又若俱用三一結者。只是通別不同。何者。一種結云。發菩提心即是觀。邪僻心息即是止。當知三種無不發心邪僻心息。

釋曰。此當第十明三一結只是通別有三。初明一結為通。二又三下。明三結義亦屬通。三此第下。明初文與今辨釋有異。初文云。若俱用三一止觀結者。此重牒上文。或時俱用三一結之。如前所引者。只是通別不同耳。用一結者為通。用三結者為別。何者下。問起釋出。一止觀結云。發菩提心為觀。邪僻心息為止。是則三種止觀無不發心。無不邪息。當知此一是通是總。如何謂是三止觀外別一頓頓耶。

又三種結者亦是通義。以通三故是故結之。始從三藏終至圓頓。皆悉有於漸·頓·不定。具如第三偏圓文中及玄文第十判教相中四教是別。三種是通。

釋曰。此當第二明用三結義亦屬通。言亦屬通者。初文以一結之而名為通。蓋通總之通也。此一總三故名通也。今明三結應名為別。而亦名通者。乃取四教為別。教教自有漸·頓·不定。故亦名通。應知藏等四別通有此三。是故結之。言具如第三偏圓文中者。止觀第三卷第五偏圓章中及玄文第十判教相中。并以四教為別。三種是通。於四教中當分則以因位為漸。極果為圓。入位不定而為不定。彼文甚廣。恐繁不引。

此第一文不歷四教。一一以三結總。以四教共為三結。以三對一。三復為別。人不見之。便以又以之言憑茲別立。深不可也。

釋曰。此當第三明於上文與今辨釋有異。上據偏圓及玄第十。并以四教為別。三結為通。故藏至圓一一皆用三止觀結。今文乃據止觀第一發大心中所明感應及四悉等皆通四教。只於此四用於三結。是則四教為總。三結為別。此以教總而結別。自為一番總別也。又以三對一。三復為別。上文對教成別。今文對一復別。乃是以一對三三又為別。如此三一只是總別。豈有三外別立頓頓

耶。觀師不見。乃以天台三觀結外云。又以一止觀結。指此又以等言以立頓頓。不知此一即是通總。約此建立。無乃為謬乎。問。兩種頓位同異云何。答。住前則別。

釋曰。問文可見。答云住前則別者。即是謂漸頓位者住前斷四住。頓頓位者住前圓伏五住。登住圓破五住。故云住前則異也。喻曰。凡列位者皆須準教。及以古師一家立位唯分四別。一期教迹因果顯著。有始有終莫過此四。三藏則四果支佛百劫僧祇。通教則三乘共位及名別義通。別·圓並立五十二位。但行有賒促斷伏不同。圓依法華更加五品。一家所用諸部咸然。輒不曾聞兩頓之位。已如前破。

釋曰。言三乘共位者。因果俱通位也。且從當教有始終說。若乃通別通圓。藉通開導之位。有始無終非此所論。名別義通者。借別教名名通教位。加以十信為乾慧地名信忍。住·行·向三名伏忍·柔順忍。初地得無生忍為見地。二地至七為羅漢。八為支佛。九為菩薩。第十寂滅忍為佛地。此乃借別教名名通位也。具在玄文。別圓次位其周足者莫過華嚴·瓔珞。是故今云並立五十二位也。言行有賒促伏斷不同者。別人先空次假後中。動經百千無量恒河沙劫。方入十信位等。故云賒也。圓人根利。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生法忍一生可獲。或障重者不過三生。故云促也。言斷伏不同者。別人住·行·向三伏無明惑。初地方破。圓人五品十信伏無明惑。初住即破。故云不同。更加五品。已見上文。一家教門曾不聞於兩頓之位。觀師謬立。破意已如反以仁王四住先落文破之是也。

問。何故分別立二頓耶。答。由根利鈍立二不同。喻曰。自昔承稟一圓家教法。不見二頓。而分兩根。處處文中但云華嚴兼於利鈍。利則圓教。鈍則別人。或一一教中而分三根或信法二行。以分利鈍。是則教教部部無不皆然。來至法華同入一實。無容開會同一根性仍稱為鈍。覆權隱迹有利有鈍而名為利。深不可也。

釋曰。承稟一圓家教法者。此文多一圓字。不成句讀。仍又倒文。或一一教而分三根者。謂當教各有上中下故。或信法二行以分利鈍者。信行藉聞故鈍。法行內照故利。又信行一聞即悟故利。法行歷法觀察故鈍。或俱利鈍。信行聞利修鈍。法行修利聞鈍。教教部部無不皆然者。此約法華已前四當分說。來至法華同入一實。無小無大同歸佛界。而僻解師無容開會同一根性仍名為鈍。無容者。不許也。反以開顯一實名為鈍根。却以覆權隱迹有利有鈍而名為利。華嚴未開故覆權。隔彼聲聞使如聾瘡故。華嚴

未開迹故隱本。但云寂場始成故。豈以開權顯本而為鈍。却以覆權隱本而為利耶。

問。方等中四漸中開四。兩四中圓為何同異。答。但是四教中圓皆是漸圓。

釋曰。設此問者試探觀師。及其答出果然不曉。

喻曰。此師不識漸教之義。是故不知方等只是漸中之一。謂言漸教與方等殊。即便答云。但是四教皆名為漸。若知不別云何便答。但是之言。借使法華會前四教中圓皆名漸圓。法華開權獨顯一圓。何故仍立漸圓之稱。若爾。但識四教從漸之言。不了法華開廢等意。因茲暗立漸頓之言。

釋曰。此文斥彼不解方等中四與漸開四只是一四。致有妄答之過。言不識漸教之義者。夫事不頓成故謂之漸。鹿苑漸初也。方等漸中也。般若漸末也。設此漸者有二意焉。一者為取法華機故。次第豎入。是故鹿苑證果。方等彈呵。般若淘汰得。至法華開顯授記。二者法華會前有堪入道者。橫施四教。一一赴之。漸教之義正在於斯。方等只是漸中之一。彼不知此。乃謂方等中四與漸四殊。即便答云皆名為漸。是故應知。漸開出四者。總三時漸開出四耳。豈有漸開四外更有方等之四耶。若其知者。那得答云但是四教皆名為漸耶。言借使法華會前四教中圓皆名漸頓者。此乃縱許之詞也。法華開權獨顯一圓。何故仍立漸圓之稱。是則開權顯實有何功耶。若爾。但識從漸開四之言。不了漸教所以是涉道之淺也。而亦不了開廢之意在超八。因以暗心立漸頓之名。致茲誤謬之如此也。

問。涅槃中圓復何差別。答。亦是漸圓。喻曰。若如所判。始自鹿苑終至涅槃一槩漸圓。玄文何故苦破光宅。光宅仍以法華異昔。引昔通謾尚乃破之。此師稟受山門。翻更不如光宅。應云。涅槃雖四前三知圓。方等雖四三不入實。漸中開四不殊方等。諸文盛說。何足復疑。依彼所論。涅槃圓伊便成無用。復有一行乃是徒設。

釋曰。僻解師以自鹿苑至涅槃教一槩為漸。尚不及光宅雲師而尊法華以異昔教。故立法華為廣高長。及以昔教為挾下短。引昔通謾者而不簡於諸味中圓同法華妙。故遭天台二十四難。故云苦破。觀師稟山門教。反不如之。何學道滅裂耶。纂者云謾字誤。應從此漫。聞見不博耳。

問。涅槃四教俱入圓不。答。有不入者。十仙外道即是其流。喻曰。徒聞涅槃入實之言。不曉拈捨得入之意。若十仙不入。三修豈聞。初後俱無中間寧入。十仙不入。世尊何故為其說常。破云。汝外道中因雖是常而果無常。我佛法中因是無常而

果是常。乃至陳如色常受想行識常。餘諸外道大意皆爾。如何謬判以為無常。易見之文尚謬。況復難見耶。

釋曰。徒聞涅槃入實之言。不曉拈捨得入之意者。應知由拈捨故一切入實。以法華如秋大收。以涅槃如收斂殘餘。是故殘餘一切皆入。如何却言十仙不入耶。言十仙者。一闍提首那。二婆私吒。三先尼。四迦葉。五富那。六淨梵志。七犢子梵志。八納衣梵志。九弘廣。十須跋陀羅。若此十仙不得入者。三修之法豈得聞耶。既聞三修安得不入。言三修者。而有三種。一邪三修。即外人所計常樂我也。二劣三修。即小乘無常·苦·無我也。三勝三修。即大涅槃常樂我也。今文中言三修者。即勝三修也。不言淨與不淨者。為對外道邪三故但三耳。言初後俱無中間寧入者。涅槃初會明常住宗。即常樂我勝三修也。後明十仙入實亦勝三修。初後既然。中間寧不入真實耶。若十仙不入者。世尊何故為其說常。如闍提首那以因果是無常難佛。佛即問云。汝性是常耶。是無常耶。首那答言。我性是常。佛問。汝性能作一切內外法之因耶。答言如是。佛問。云何作因。答言從性生大。從大生慢。乃至二十五法。佛問。是大等法常耶無常耶。答言。我法性常。大等諸法悉是無常。佛問。如汝法中因常果無常。然我法中因雖無常而果是常。有何等過。言乃至陳如色常等者。此陳如品中對告陳如。云色是無常。因滅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然陳如品在十仙前。今文所引。先引十仙次方陳如。乃至之言。却以後文超至前耳。有理存焉。無以文之前後而為妨之。十仙之中一仙既爾諸仙皆然。乃至第十為須跋陀羅說真實想等入實之文。明如日月。如何暗判為不入實是無常耶。

問。止觀第一卷後多種譬文。如迦陵頻伽聲。擣萬種為丸。在大海浴。阿伽陀藥等。為喻何頓。答。並是漸頓。何以故。猶在殼中萬種須擣。須待諸水入於大海。須合諸藥為阿伽陀。故是漸頓。若不出殼。諸水是海。不擣萬種不合為藥。任運自具方是頓頓。

釋曰。此答文中僻解師以諸譬文皆為漸頓而作譬喻。是故結云故是漸頓。即出頓頓譬云。若不出殼者。意云迦陵鳥猶在殼中尚猶未出。待出方更轉勝。故知譬漸頓。不若不出殼為頓頓。譬諸水入海。不若諸水自具香丸合藥。不若不擣不合方為頓頓之譬。

喻曰。此中二失。一者不曉喻旨。二者違於自言。不曉喻者。夫言喻者但約少分。故大經云。不可以喻喻真解脫。如雪山類象豈可求其尾牙。舉扇喻月豈可求其光挂。況本文意。意在一法具是諸法。取現見者以之為喻。未入海諸水不具。未擣為丸眾氣不足。自餘諸鳥殼中不鳴。餘藥雖合治病不徧。故用此等

以為頓喻。如何破喻而為漸圓。養子不肖過而難他喻。即其事也。

釋曰。此僻解師因難譬喻而成二失。一者不曉喻旨。二者自語相違。不曉喻旨者。凡言喻但取少分而已。大經云。不可以喻喻真解脫。如以雪山之白以喻白象。豈可責其不具尾牙。如以滿月以譬佛面。不可責其無眉眼口鼻耳等。如舉扇喻月。豈可責其無光挂等。文中挂字誤。應從木。不應從手。言光桂者。且順世俗云月有桂樹耳。纂者云。舉扇恐誤。應云舉面。諸文舉扇喻月有之。何必疑此。言況本文意意在一法具是諸法。取現見者以之為喻者。具是字恐誤。應云具足。凡字之誤者。或聲相類故誤。或形相類故誤。此形相類也。本文意者。止觀文意也。譬如大海具一切水。此譬一法具一切法。如擣萬種香為丸。若燒一塵具足眾氣。一塵譬一法具一切法也。如何以未入海諸水自具為頓頓譬。以不擣為丸之香自具為頓頓譬。迦陵鳥在殼中鳴。其聲已過一切鳥音。況出卵乎。此譬稟圓頓止觀行人雖未破無明殼。即已超過七方便上。況破無明乎。如何破云猶在殼中尚待出殼。不若不出殼為頓頓譬。餘藥雖合治病不徧者。止觀云。譬如良醫有一祕方。總攝諸方功兼諸藥。阿伽陀藥也。如何破云不合為藥自然具者為頓頓喻。言養子不肖者。肖。似也。夫世人稟父母遺體。必骨法相肖。所為亦然。觀師稟學荆谿。道不相肖。故云養子不肖過。過謂作過。非循理也。而難他喻者。以法望喻。喻為他也。即其事也者。即同世人養子不肖作過。故云也。此不曉喻旨也。二違自言者。自立大意以為頓頓。此等喻文皆在大意。如何自斥以為漸圓。

釋曰。此等喻文皆在大意者。一往之言也。其實擣萬香。大海浴。文在序中。頻伽鳥。阿伽藥在大意中。觀師既立大意而為頓頓。反斥此喻而喻漸圓。豈非自語而相違耶。

問。第一卷中實非父子兩調路人。此喻何等。答。實非骨肉是前兩教。兩調路人是後兩教。喻曰。此深不見文中喻意。文以界內界外各有一理。理各兩教以為能詮。並以四諦以為迷解。文中自合。瞋以譬集。打以譬苦。若兩調父子。瞋打薄者以譬直教。兩調路人。瞋打厚者以喻紆迴。此謂道諦智解不同。故使滅諦即離亦別。若即解者。苦集即理。如路人為父子。若離解者。苦集異理。如父子為路人。當知實非骨肉兩調路人。但約拙教一離義爾。亦闕分判界內外是何等拙。而便跨節以為四教具如止觀記中釋。

釋曰。以路人為父子。以父子為路人。通為界內界外而作譬也。界內外各有一理。界內真理也。界外中理也。由迷一真有輕重

故。則有藏·通二教。由迷一中有輕重故。則有別·圓二教。四教各有苦集滅道之四諦也。藏·別二教苦集重故。如兩謂路人。瞋打則厚。迂通化城。迂通寶所。通圓二教苦集輕故。如兩謂父子。嗔打則輕。直通化城。直通寶所。此四四諦者。但是即離之異耳。若約即解。苦集即道滅。如路人為父子。若約離解。苦集非道滅。苦集之體本是道滅。以解拙故如父子為路人。當知止觀第一云。實非骨肉兩謂路人者。但約拙教一離義爾。言一離者。不對即說。故云一離。觀師如何謂實非骨肉為前兩教。兩謂路人是後兩教耶。言亦闕分判界內外是何等拙者。既分四教。二拙二巧亦應可見。

問。漸之與別為同為異。答。此二不同。漸則開四。別不開四。喻曰。既其不識漸教開四徒。與別教弁異何益。今言漸別皆應開四者。兩文不同。漸教開四已如前說。別開四者具如別教四弘之中約四諦境皆歷四教。但須委知開四所以。然於別人自行化他。未必全立四教之名。但云界內界外曲直巧拙。自行則次第豎入。化他則隨緣橫被。被機雖橫行終成豎。自行雖豎徧學成橫。如初入空偏用析體以破見思。仍是偏用一門自行。若至十行為利他故。方始徧習析體八門及以無量無作八門。爾時所習乃得名橫。是則自他四教義足。讀文不委義理輕疏。而便謬判別不開四。

釋曰。此一節文所明別人自行豎入之四。化他橫學之四。文義璨然不復釋也。

問。商略之文為是何處。答。挹流尋源已下文是。喻曰。此亦二失。一者不曉新舊文意。二者商略謬判祖承。初不曉文意者。舊本十章前五為序後五為正。故舊本初云。竊念述聞共為十章。商略等五名為竊念。已之私竊興念序故。開章等五名為述聞。述已親從法會聞故。再治改者良以竊念不應連接述聞為十。故廢商略五章之名。章名雖廢仍存其文。述聞五章次第雖在亦沒章名。新移商略之文以為引證之例。首加止觀等字用為通序。則以挹流等文用擬別序。人不見之便為亂說。空張舊本商略以消別序新文。奈何商略之文復彰祖承之後。甚不可也。

釋曰。僻解師難前諸喻令成漸圓之喻。既成二失。今指商略以為祖承。復成二失。故云亦也。言不曉新舊文意者。舊文第二本也。新文今現行本也。舊本首云竊念述聞共為十章。一商略。二祖承。三辨差。四引證。五示處。此五章者乃章安私竊興念之所序也。正說五者。一開章。二生起。三分別。四料簡。五解釋。此乃章安自述從法會所親聞之法。是故云竊念述聞共為十章。然再治定其意在何。謂由以將已之五章及所聞之法合為十章。意似

不便。故再治定沒舊章名。以再治文但為序正。於初序中乃安止觀明靜等擬經之通序也。自挹流尋源已去乃當別序。再治定意其在斯乎。如何觀師以商略等名而分再治定文。故再治文迴舊商略以為圓證。故云略引佛經粗彰圓意。如何以商略文為祖承耶。況商略文在第一科。祖承居二也。觀師妄指商略在祖承後。故云甚不可也。

問。挹流已下正當舊本祖承之文。如何將為商略文耶。答。正是商略有師無師故云商略。喻曰。舊釋商略云。略引佛經粗彰圓意故云商略。即引華嚴了達賢首聞圓等文。今乃判他祖承之文而為商略有師無師。既將祖承以為商略。祖承儻更指後辨差。從始至終重重妄說。

釋曰。華嚴了達賢首等已見上文。餘皆可曉不復記也。

問。有情心法并有情色及外依報。此之三法頓及頓頓起觀何殊。答。頓頓隨觀即具諸法。漸頓心具。餘二則無。喻曰。據此答文却用漸圓為頓頓。何者。四教中圓奚嘗不云三處具法。故四念處圓文中云。非但唯識亦乃唯色唯聲唯觸。三處具法正是四教末後之圓。今謬判為頓頓文者。驗知諸判但用胸襟。又漸圓既知心具諸法。諸法徧攝豈隔色耶。色攝入心心即是色。如何謬判唯心具耶。若別教人。初心色心并不具法。何獨色耶。漸頓迴互教門雜矣。教門既雜。依教修觀冥如夜遊。

釋曰。此斥三處具法謬判頓頓之失也。何者。僻解師謂漸頓觀者止論心具諸法。餘二不具。若頓頓觀者隨所發觀即具諸法。如此判者乃成却以漸頓為頓頓也。故四念處中圓四念處云。非但唯識亦乃唯色等。色兼內色及外依報。是則三處具法明文在茲。何謂漸圓只明心具。況又漸既知心具。則一切唯心。心外無色色即是心。豈有心具非色具耶。若言心具色不具者。進不成圓退不成別。圓則圓於一切色心內外一切咸徧。別則別人初心若色若心并皆不具。何獨色法不具法耶。言漸頓迴互者。既以四教中圓而為漸頓。復用四教中圓具法而為頓頓於解回惑。則教門雜亂。依教修觀暗如夜遊。何所至耶。

問。此二種觀初心何別。答。頓頓觀者初發心時三諦俱觀。漸頓觀者先觀中道離於二邊。二觀先成見思前破。後證中道三諦方同。喻曰。雖指文中三處五處以立頓頓既無正義。約觀判位亦無正文。大師唯引諸經明位以證四教。不見引證四教之外別立一頓。況彼諸處頓頓之文。盡是四教最後之圓。彼以此圓判為漸圓。云初發心者先觀中道。一切教法都無此文。別則先觀二邊方乃見思先落。豈有但觀中道先破見思。圓別不成。都無所據。

釋曰。此斥僻解師援引三處五處以立頓頓既無正義。與而言之有文無義。奪而言之文亦非也。今約觀判位亦無正文者。尚不有文。義安有耶。言三處者。一指玄文藏等四外既有頓教。二指玄文結教相中云今法華是漸圓。三指法華中諸聲聞從小來等。此三處也。五處者。一據第一卷舉神通喻圓頓止觀至識通塞中即三觀破於神通。既破神通知非頓頓。二據略指三門大意在一頓。三據三止觀竟又云今依經更明圓頓。四據安心文末初以三止觀結數次又約一心結數。五據第一結發心文先三止觀結次又以一止觀結。三五處文以為證據立頓頓觀。一往似真再研則偽。上文已破。餘文可見不能盡記。

問。一心三觀與三觀一心二文何別。答。一心三觀即是假。三觀一心即是空。非三非一即是中。為破步馬神通故云空假。若論頓頓一中具三。喻曰。本論三觀須有所以。此是佛法大體。又是一家要門。凡用其名須得指實。既用此三格一切法。應曉三意方盡其門。

釋曰。此一喻文凡有六段。一總論三觀功能。二一者下。別示須曉三意。三此三下。明一三三一都非上文三意。四縱觀下。總明破橫豎通塞。五又文下。別明破橫通塞。六破於下。斥彼一中具三未是頓頓。初文者本論三觀須有深義。故云所以。佛法大體無越三觀。一家人道要門亦莫過於三觀。凡用其名須得指實者。謂指的實理。格一切法者。定一切法也。若曉三意。佛法大體一家要門皎在目前矣。

一者對境成觀。如觀一心為不思議境及破法等文是也。二者覆疏收束。如第一卷合散非合非散三一非三非一等是。三者寄名義立。如門非門非門非不門權實非權非實等是。

釋曰。此當第二別示須曉三意。初文意者上已具陳。二覆疏收束者。止觀云非三而三三而不三。非合非散而合而散非非合非非散。不可一異而一而異。輔行云。非三而三下。複疎三諦還成三諦。非三而三假也。三而不三空也。亦應更云。非三非非三中。文無者略耳。言複疎者。複其三諦疎漏文也。何者。凡言三諦者。無相之謂真。備法之謂假。雙非之謂中。如此說者。體雖圓融語猶疎漏。是故複云非三而三。非三空也。而三假也。三而不三假即空也。是則三諦皆空。三諦皆假。三諦皆中。方成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三德密藏無疎漏也。合散非合散等準此可知。覆疏收束三諦還成三諦。其意若此。三寄名義立如門非門非門非不門。此文在第一卷序中明三止觀畢云。若封文為害。須知文非文。達一切文非文非不文。能於一文得一切解。為此義故。以三種文作達一門。此乃寄文之名義立。門。義

也。文既達於三諦。由茲入實。故文即門也。此門即實相當體門也。權實非權非實。在偏圓中亦寄權實之名立三諦之義耳。此三觀一心一心三觀都非此之三三觀意。只是翻對破彼縱橫觀。

釋曰。此當第三一心三觀三觀一心。都非上文三種之意。只是以語相翻破橫破豎之通塞耳。對破下文當見。

縱觀唯約次第之三而不得一。故以即一而三破彼縱義。故云一心三觀破豎通塞。橫觀唯得各別之一而不得三。故以即三之一破彼橫文。故云三觀一心破彼橫通塞。人不見此。便加雙非以對三觀。

釋曰。此當第四分屬三一三對破橫豎通塞。在文可見。彼僻解師便加雙非以對三觀。非妄謬而何。

又文自云空即三。故破步涉。假即三故破乘馬。中即三故破神通。彼師乃云。為破步馬神通故云空假。步馬元是單空單假。何須更以空假破之。

釋曰。此當第五別破橫通塞。文顯不復記。

破於橫別步馬神通。正用圓教一中具三。何故別云若論頓頓一中具三。此是違文謬說。令迷文者信之。亦是立觀違文。令謬觀者輒受。

釋曰。此當第六斥僻解師不曉四教中圓一中具三破彼橫別步馬神通正用於此。如何別云若論頓頓一中具三耶。迷文故使迷文者信之。謬觀故使謬觀者受之。黠慧正觀之士豈信受耶。

問。相待絕待有何同異。答。頓頓是絕待。漸頓是相待。喻曰。誤之甚矣。依此所判。則應相待絕待俱非頓頓。何者。以玄文中判今法華具有二義。謂相待絕待。若爾。何處別有頓頓絕耶。

釋曰。此一喻文有四番意。一斥非顯是。二依彼下。出彼謬立以正斥之。三凡言下。斥不識相待意。四又亦下。斥不識絕待意。初文意者。斥非。云誤之甚矣。顯是者。依此宗判則相待絕待俱非華嚴之頓頓也。以玄文中的判法華方具二妙。除此之外更無有文別有頓頓為絕待者。觀師之解真可笑。

又依彼所判則唯華嚴是絕。法華純待。若知法華具有二義。復以待絕分為二頓。當知此判自語相違。據斯以論俱迷二待。何者。二待并須非漸唯頓。判為相待又判為漸。此復一重自語相背。

釋曰。此當第二出彼謬立以正斥之。彼有兩番自語相違。一者彼師以華嚴為絕待。法華為相待。今反質之。既稟天台宗教。若其已知唯判法華具有二妙。復以待絕而分二頓。豈非自語相違耶。

此第一番自語相違也。據斯以論俱迷二待。何者。夫二待者并須非漸唯頓。既判法華為相待妙。如何又判而為漸圓。既云妙已安可漸耶。此第二番自語相違。

凡言相待。待前諸教為漸為麤。方今法華是頓是妙。頓居漸後兼所破說。對漸明頓故云漸頓。人不見之。徒分待絕以對二經。

釋曰。此當第三斥彼不識相待之義。凡言者。謂玄文·文句·止觀等文也。必須待前諸教諸部為漸為麤。方顯法華為頓為妙。以法華妙頓在漸後。所破兼能對漸明頓。故云漸頓。觀師不見玄文之意。輒以二待而對二經。妄謬甚矣。

又亦不識絕待之意。絕於所待名絕待者。方是妙頓。彼乃離頓。待別立絕。名何為頓頓。

釋曰。此當第四斥不識絕待之意。言絕待者。必須絕於所待論妙尚存所待。絕待論妙絕於所絕。方名妙頓。彼乃離於法華圓頓相待。別立華嚴以為頓絕。何為頓頓。何為絕耶。

問。此法華之文具足二待。豈可離文判屬二途。

釋曰。言離文者。謂離開二待文。判屬法華及華嚴故。

答。會竟無二。未會則別。喻曰。此師非但迷於玄文待絕之名。亦乃不達法華開會之意。一代教法會在法華。彼判法華唯有相待。更立何部稱為會經。若以法華會入華嚴華。嚴實無開顯之說。若爾。兩俱未會。應別立一經以會斯二。

釋曰。此一喻文有四。初指上迷二待名及不達法華開會之意。二若以下。遮以觀為會。三今家下。判彼華嚴尚為法華廢絕二待俱無。四會竟下。縱而奪之。初文意者。迷名指上也。亦乃下。起後也。一代教法歸會在於法華。以由如來出世本意。意在一實。初成正覺觀物未堪。從一實相生無量法。所謂二法·三道·四果。二法者。謂華嚴頓也。三時漸也。三道者。三乘道也。四果者。四佛果也。權不可以終用。故會而歸之。是故此經有相待焉。有絕待焉。彼僻解師乃判法華唯有相待。若其然者。更立何部稱為會經。若以法華會入華嚴。華嚴經中實無開顯之說。若法華但有相待。是未開也。華嚴又無開顯之文。則兩俱未會。應別立一經以會法華·華嚴二教。終無是理。

若以觀會。會則無文。

釋曰。此當第二遮彼師。恐其轉計謂約教義判於待絕分對二經既不可會。約修觀說理應可融。是故遮云會則無文。無文則無教可憑。無可憑則所判謬矣。

今家所判以法華之絕絕彼華嚴。當知華嚴未絕明矣。又何但未絕。亦乃無待。以兼別故獨顯不成。尚非相待。絕何所寄。

釋曰。此當第三判彼華嚴尚為法華所待所絕二待俱無。何者。以華嚴教自從法華一實施出。若判羸妙乃為所待之羸。若論絕妙乃為法華所開。故知華嚴未絕明矣。又復華嚴何但未絕。以兼別故獨顯不成。尚無相待絕待之名。體何所寄。

會竟無二還歸法華。何故判之云非頓頓。

釋曰。此當第四縱而奪之。既云會竟無二還歸法華。何故復判法華云非頓頓。此又一重自語相違也。

問。法華之文豈有不合。答。對前稱待應無別理。喻曰。若據此答。定判法華唯有相待。雖有相待理亦不周。但得待前之言。失於能對之妙。縱使法華但有相待。終成不曉所待之名。所待即前諸羸。前謂華嚴。若望彼所判還負己宗。華嚴既羸。頓頓何在。法華咸妙。頓頓不疑。相待既然。絕待可判。

釋曰。言若望彼所判還負己宗者。以彼立華嚴為頓頓絕待。法華為漸頓相待。是己宗也。且相待論妙望前為羸。前則華嚴等教。既為所待之羸。頓頓安在。法華一部咸妙。既無兼帶。頓頓何疑。只以法華相待為論尚爾。絕待絕此。豈分屬華嚴耶。

問。修觀之法準義用文既同法華。應依會義。因何對昔而分二途。又以法華為不合。乃將華嚴為絕待。

釋曰。此問意者。蓋言凡論修觀必須準義。用於經文。依經作觀。觀與經合方為正觀。如今止觀必準開顯妙義。用圓極之文。故云準義用文也。言既同法華者。約開顯說同皆法華。應依會義以立觀行。因何對昔而分二途。因何又以法華但有相待而為不合。乃以華嚴所待之羸而為絕待耶。

答。修觀不同於教。是故觀二教一。喻曰。凡修觀者必依於教。若觀二教一。其理不成。法華既融。只應還依融義修觀。其虛立二觀。謬以絕為華嚴。會義既歸法華。頓頓之名徒設。況教一觀二一觀無文。又與立宗全成乖互。本立華嚴為頓頓。頓頓却歸於法華。頓義既歸於法華。言判為漸者。謬矣。

釋曰。言若觀二教一其理不成者。謂必無此理也。況教一觀二一觀無文者。謂若依華嚴為頓頓觀。則漸頓一觀無文。若依法華為漸頓觀。則頓頓一觀無文。故云一觀無文。餘文可見不復記之。

問。觀本依教。無教如何立觀。答。根別。喻曰。此乃臨急之說。不思前後相違。觀既隨根。根本順教。有根無教同於本迷。若以頓頓為華嚴。則漸圓無教。若以法華為漸教。則頓頓無文(問言喻文皆可曉。不復記也)。

問曰。云何名為頓頓觀相。答。前即後故名空。後即前故名假。前後不二名中。喻曰。後即是前何異前即是後。徒於不二前後謬立空假之名。實未能知三觀相狀(此問答喻亦可見)。

又自說云頓頓如法華六根清淨位但云六根清淨。不云先斷見思。故知是頓頓。漸圓如仁王十善菩薩位。既云長別苦海即是先除見思故。知是漸頓。

釋曰。此不設問。但直引彼所述所說即使喻之。故無答文消釋。二經文異意同。斥非顯是。已見上文不復再記。

喻曰。自言相違不可窮盡。初以法華為漸頓。今以法華為頓頓。況復不知山門諸部並將仁王以證法華。法華云無漏意根。仁王云長別苦海。無漏與別苦但有因果之殊。不見義同。從文分二。

釋曰。言但有因果之殊者。法華從因。故云雖未得無漏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仁王從果。故云長別苦海。報果也。爾前必有習因。習果六根清淨也。法華六根清淨即是習因習果之報因。將必獲於長別苦海之報果。觀師不曉。分此二經以為漸頓·頓頓。誤之甚矣。

又云前文既云大意在一頓。當知五略正明頓頓。釋名已去并是漸頓。

釋曰。此師以見料簡文云。略指三門大意在一頓。便謂五略正明頓頓。釋名辨體及正修已去并是漸頓。

喻曰。大意與下文但是廣略之殊。如何分二。故分別中將大意對八章。十義分別廣略即其一焉。豈有略頓而廣漸耶。

釋曰。喻文有三。初斥廣略義不相應。二又第下。斥解與行異。三又若下。汎引上下諸文反質。初文意者。略本略於廣。廣則廣於略。五略之略既是頓頓。下之八廣如何是漸頓耶。

又第五初列前六重以開解。今依解以立行。如何以解為頓頓。以行為漸圓。依解起行。行既違於解。此乃目視東而足西。膏南而明北。

釋曰。此當第二斥解與行異也。前六重開解者。或以五重為解。方便為行。同異已見上文。今依解以立行。第七正修也。言目東而足西者。目。止解也。足。止行也。膏南明北者。膏。脂油之類可以助明。明譬觀行。膏譬觀解。合譬可見。如何以頓頓之解而立漸頓之行。正所謂目東而足西也。膏明亦然。

又若以大意唯在於頓頓。何故大行通引三乘。若下文唯在於漸圓。何故復有一心止觀及中即三觀破前神通。又若大意唯在頓頓。何故發心四諦四弘十種發心皆列四教。下文屬漸。破亦同前。文既相違。依何立行。

釋曰。此當第三引上下文反質二頓觀師。若以大意唯在於頓頓者。修大行中何故通引三乘。如此則豈唯頓頓。若謂下文以漸圓者。巧安止觀及破法徧何故有一心止觀及通塞中。中即三觀破神

通。如此則豈唯漸圓。又若大意唯在頓頓。何故發大心中四諦四弘十種發心皆列四教。如此則豈唯頓頓耶。下文屬漸更有顯然。頓頓文相不能具引。故云破亦同前。此亦且順彼計作此破文。其實一部無非圓頓。立文既其相反。觀行若為準則。

又云。此之兩觀。初心修觀太難分別。須自入觀方乃得知。喻曰。如破徧初初入無生咸須依教。況六章生解以導行。初既云分別太難。信是解心冥昧。解既冥昧。入觀無由。彼解未明便推入觀。何異闇證增上鼠啣鳥空而宣入證之言。令他生於聖想。忽令領納說實。墜於過人。實得說尚招愆違想。故當重釁。又若實得。為何位次。若假名與他何異。若五品位便同大師。予實不裁。證者自了。願不欺聖。無違自心。

釋曰。此斥觀師謬立二種頓觀。既遭詰難無理可通。乃云此之二觀初心修觀太難分別須自入觀方乃得知。由此乃見解行俱非。而又妄說過人之法。且如破法徧初備列四門。於四門中無生為首。即須依於無生門教以立正行。況復一部大旨前之六章而開妙解。以解導行。行始分別。十境十乘詳矣明矣。如何乃云太難分別。豈非解心冥昧乎。以解不明遭師詰難。欲遮過咎便推入觀。因此乃成增上慢罪。夫妄對人趣稱過人法。前人知解犯重罪。前人不解犯偷蘭遮。除增上慢及業報得。或戲笑說或疾患說不犯。言忽令領納說實者。意云忽然令聞汝說而領受之。謂汝說為實者。墜於過人。墜。墮也。若實得聖道向白衣說得提罪。況違理情想之說故當得重釁也。又且縱之。若汝實得。為何次位。若假名名字者。與他何異。此顯名字者多矣。若言五品位者。應須便同天台大師得法華三昧發旋陀羅尼。荊谿云。予實不敢裁斷而較量之。而云證者自了者。荊谿誠云。願不欺於眾聖。願無違於自心。無得輒云入觀自知。暗證已見上文鼠啣鳥空。諸文多明此故不釋。

又云。依頂法師十二部經觀心之文修觀必得。

釋曰。此師亦據觀心十二部經為頓頓觀。此文章安出也。別有一小卷流行於世。彼文云。經者由也。心亦由也。諸法由心而造。直觀心即空假中。名修多羅(一也)。復重觀之。名祇夜(二也)。觀心空假中能發三智。名授記(三也)。觀心即假空亦空。名不重頌(四也)。觀心空假中非前思後覺。名無問自說(五也)。觀心緣生如物生滅即空假中。名譬喻(六也)。觀心始末即空假中。名本事(七也)。觀心十界地獄乃至諸佛本生即空假中。名本生(八也)。觀心空假中防非止惡。名因緣(九也)。觀心空假中橫豎無不周遍。名方廣(十也)。觀心空假中非世所有。名未曾有(十一也)。觀心何故空。從緣生故。何故假。但有名字故。何故中。非二邊故。名論議。觀師據此以立頓頓。故略錄之。

喻曰。大三觀者義唯三種。一者從行。唯於萬境觀於一心。萬境雖殊妙觀理等。如觀陰等即其意也。二約法相。如約四諦五行之文。入一念心以為圓觀。三託事相。如王舍耆闍名從事立。借事為觀以導執情。即如方等普賢。其例可識。

釋曰。喻文有二。初舉三種觀法以示觀師。令知觀法無越此三。次斥謬立頓頓所據皆非。初文意者。荊谿示此三種三觀。乃是一家入道之要門。四種三昧之樞樞。即唯三種。安得此外別立頓頓耶。具釋文義在于三種觀法章門。此不再記。

故十二部觀寄事立名。雖有三觀之名。十境十乘不列一部名下。唯施一句。豈此一句能申觀門。若此一句足得修行。十境十乘便成煩苒。故知偏指文中一句兩句以為頓頓。義同頑境體心踏心。十卷之文便成無用。兼出大師虛構之愆。

釋曰。此當第二斥彼謬立頓頓所據皆非。何者。且如觀心十二部經。雖是附法相觀而名兼託事。何者。如云。經者由也。心亦由也。諸法由心所造。直觀此心即空假中名修多羅等。既無十境復無十乘。豈此一句能申觀門。若此一句足可修行。則止觀一部便成煩苒。故知偏指巧安止觀破徧文中一心止觀等一句兩句以為頓頓。義同頑境體心踏心。言頑境者。非四教所詮之境。但云體踏。故云頑境。據彼妄立頓頓。正同體踏。若爾。則十觀之文便成無用。亦顯大師虛構方便正修十境十乘之過也。煩苒字誤。應從此繁。草木繁貌。

問。漸圓觀但中。中是實相否。答。非即實相。體是但中。喻曰。實相與但中體同名異。實即俱實。權即俱權。

釋曰。此一喻文有三。初約體斥。二若約下。約教斥。三唯煩下。斥捨失為得。初文意者。實相但中名異體同。若實則實相但中俱名為實。約當分而言也。若權則實相但中俱名為權。以圓望之也。纂者不曉。妄指通教但有中名而無中體。是權則俱權。於義何太遠也。

若約教釋文。但中在別。修觀次第仍居後心四教中圓。一切諸文并皆初心圓修三觀。彼將此觀為頓頓人。別為圓人立但中觀。徧尋諸部都無此文。

釋曰。此當第二約教斥也。但中之觀唯在別教。以教權故。佛性之理不具諸法。故名為但。但。獨也。獨一佛界不具九也。初聞此理在三惑外。是故次第先修空觀。次修假觀。至迴向位始正修中。故云仍居後位。但中之觀大率如此。若四教中圓非此可一。一切教文并皆初心圓修三觀。彼僻解師却將此圓以為頓頓。別為圓人立但中觀。一家教門都無此說。豈非謬立耶。

唯煩惱境中斥失文云。不住調伏。不住不調伏。初心修中成雙非失。如何捨失以判法華。苦哉苦哉。不可救濟。

釋曰。此當第三斥捨失為得。止觀云。復有行人聞不住調伏不住不調伏等者。若住調伏即是聲聞。若住不調伏則是愚人。愚人住有。聲聞住空。行人聞此怖畏二邊。深自兢持欲修中觀。是人不知貪欲是道。等此乃斥失也。觀師捨此斥失之文。以判法華而為漸圓修但中觀。是故荊谿極為太息。故云苦哉苦哉不可救濟。謗獨顯經而觀但中。是可救者孰不可救耶。

問。初心修中既非實相。是涅槃否。答。是涅槃。喻曰。涅槃·實相大小名通。初心修中既非實相。若非實相亦非涅槃。若是涅槃亦是實相。若是實相即是從初常觀涅槃。如何乃言非是實相云是涅槃。

釋曰。此一喻文有三。初斥不知涅槃·實相名通大小而謂一是一非。二若從下。專明涅槃一往通於通·別菩薩。別則通·別菩薩尚不受涅槃之名。三故知下。明初觀唯頓結斥彼非。初文意者。涅槃·實相名通大小。觀師謂但中非是實相而是涅槃。不知涅槃即是實相。而云四教中圓初心修觀唯修但中不即實相。故今破云。若非實相亦非涅槃。若是涅槃亦是實相。若是實相者。即是大論菩薩從初常觀涅槃。行道理涅槃即三德也。如何謬云非是實相是涅槃耶。

若從初心是小涅槃。此是通·別二種菩薩偏是一往通途而說。若別論者。通教菩薩至第七地恐墮涅槃如三惡道。別教初心但名真諦。仍不得立涅槃之名。

釋曰。此當第二專明涅槃一往通於通·別菩薩。別論通·別菩薩尚不受涅槃之名。言小涅槃者。非三德祕藏大涅槃也。但以取空名涅槃耳。通別菩薩斷見思惑與二乘同。一往通言從於初心是小涅槃。故言偏是一往通途。而說偏是者。猶言且是也。別論者。通教菩薩為假修空。非取涅槃也。若至第七已辦地中。恐墮涅槃如畏三惡道。別教十住但名真諦。不取涅槃。斷德在妙覺。故通·別菩薩尚不取之。何況圓耶。

故知初觀唯在於頓。言非實相是涅槃者。無教可憑。

釋曰。此當第三明初觀唯頓結斥彼非。故知法華唯是頓頓。初心發觀三諦頓觀。而言但中非是實相是涅槃者。無教可憑。是任情見以情判教。乃是謗法。罪莫大焉。

問。豈有但中名為初心觀涅槃也。答。有也。喻曰。不知求教。但任己言。須無即無。須有即有。一家教相不見少判但中涅槃。

釋曰。此責觀師不求聖人之言量以為立名釋義之本。但任已見發言。故使舉止悉皆失錯。大凡用與須無即無。須有即有。須。用也。意云。有即須有。無即須無。今觀師謂但中名為初心觀涅槃者是無即云有。謂但中非是實相是有而言無。一家教觀不見有文少判法華以為漸圓。修但中觀非是實相是涅槃者。

問。如其必有二種頓者。大師何不分明顯說。答。如大意在一頓等即其文也。又頂法師涅槃疏釋不次第五行中云。十信斷或即是漸頓。不斷或者即是頓頓(文中兩或字并誤)。喻曰。大意一頓已如前破。彼引涅槃疏親共對檢全無此文。應是續後謬思。便將想心證義。文所不載。故使再檢無文。又大師諸文文所不載。何須更引章安之文。況再檢全無何勞苦據。況復不次第行正是四教中圓(問答喻三顯然故不釋)。

又數數常云。有八教故故有二頓(直引彼執)。喻曰。八教中意具如前破(文在不識教體妨中)。

又云。二頓初心非一向異。雖異而同雖同而異。喻曰。無將此異質竅他人。不許漸圓即是頓頓。理窮無據同異混和。

釋曰。無將此異者。意云汝無將此同異異同質竅他人(竅。古弔切)。穴也空也。質。有也。有無同異惑亂於人。混和無歸。乃是理窮作此救耳。

問。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是何觀相。答。是漸頓非頓頓。喻曰。此師已執初心修觀。但聞中道便謂漸圓。而不曉於言偏理圓。故大意中云。勿守語害圓誣罔聖意。故經論名數或具或偏。言下之旨理必周備。大師以備具釋偏言。故大意中云空即不空等。自語相違亦如前破。

釋曰。觀師固執初心修觀。若聞中道便是漸圓。而不曉於言雖在中具足三法。以由中道。雙遮為體雙照為用。不可思議。言大師以備具釋偏言者。如止觀引華嚴遊心法界如虛空。此舉空為端也。備具釋云。空即不空亦即非空非不空。又云。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心具一切法。是偏舉有為端也。備具釋云。有即不有亦即非有非不有。又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是偏舉中為端也。備具釋云。即中而邊即非邊非不邊。一切法具足無減。是故誠云。勿守語害圓誣罔聖意。觀師正當此責故也。言自語相違者。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文在序中及大意章。既指大意以為頓頓。而今又云即是漸頓。豈非自語相違。上文已破不復再出。故云亦如前破。

問。初心起觀。若捨二邊但觀中道。何異通教但有中名。如何初心見此但理便默不答。喻曰。言若有旨言勝不言。言既無歸不言勝說。凡修觀者須立解心。解心未成輒立此觀。言究理極以至無言。

釋曰。夫修觀者必須解明然後立觀。觀師既無圓解。輒立二種頓觀。故為荊谿言以攻之。詞窮理極便默不答。故云以至無言。又云。據文須分兩種頓異。初心修觀實難分別(直引彼執)。喻曰。前云教唯有一觀則有二。此中復云。文雖分兩兩觀難分。據茲文又成文二觀一。前後違反不可復論。故知學宗不得輒爾。此時猶可。曠累多生。仍使未來不逢善友。

釋曰。故知學宗不可輒爾者。宗謂觀也。學觀若無圓實理解。輒爾自立二種頓名。謗法之愆不可逃也。曠劫為累受報何窮。餘報邪見不逢善友。可不驚乎。

問。別教地前為登地雙亡雙照方便。其義如何。答。地前雙亡。登地雙照。至第二地又亡又照。喻曰。非但觀門失緒。亦乃文義參差。既云地前以為初地亡照方便。當知正亡正照合在初地。如何乃云登地雙照。地前雙。亡具如止觀第三卷中。此是讀文未周。不須別破。

釋曰。此師圓解不明謬立二頓。既遭師詰。無理可申。以至結舌無對。故云非但觀門失緒。此結前也。亦乃文義參差者。斥其地前方便。登地證得。遮照不齊。故云參差。何者。別教約行。教道十住用體真止遮生死有。用入空觀照真諦理。十行用方便隨緣止遮空塵沙。用出假觀照俗諦理。住·行二位各一遮照。故謂之單遮單照。至入向時。收前異時遮照入一心。修空假不二。中體現前。此但中觀任運雙遮。任運雙照。故說初地證得雙亡雙照。如何輒云登地雙照。地前雙亡。止觀第三具出其相。略如前說。此亦且從教道而說。未論圓修登地自證。予嘗著別教但中觀章門具明此事。世有淺學聞但中觀有人修之。及但中觀雙遮雙照惑耳驚心。亦有撫掌而大笑者。是不曾讀止觀并輔行也。彼文尚說藏·通二教離斷常中雙非雙照。況別但中佛性理乎。

問。何名四三昧是通修。念佛是別修。

釋曰。此問止觀第一修大行中云。四三昧是通修。念佛是別修。

答。頂法師誤。應云四三昧是別修。念佛是通修。

釋曰。答意謂章安結集時誤。應如答文之改。

喻曰。此師自誤。推失與他。今言通修者。以四三昧攝一切行。故曰通。反以為別。念佛通收諸行不徧。乃是通中之一。故名為別。反名為通。深不可也。

釋曰。輔行云。四三昧收諸行盡。故名為通。念佛三昧諸行中一。故名為別。又四三昧皆通念佛。故名為通。但語念佛偏舉一行。故名為別。故四念處云。四皆念佛故名為通。但隨教別故名為別。藏念生身。通念應身。別念報身。圓念法身。諸身具足。又云。四三昧通四教故。復名為通。凡引諸文。皆以四三昧為

通。觀師特改。乃違文也。又云。有人改云。四三昧是別。念佛是通。未失大意。何假改文。此乃縱奪斥僻解師。言未失大意者。縱也。蓋言作此改文亦未失於宗乘大意。但天台自有正文。何假改之。此斥奪也。纂者不曉。却云章安未失大師之意。何其謬也。

又云。三賢十聖住果報者。此兼兩教。圓教三賢。別教十聖(此直引僻解所執也)。喻曰。言果報者。是實報土。既生果報即是圓教四位之人。此師但見是賢聖之名。便分以為別。圓兩教賢聖之稱。乃是借別名圓。俱生實報即是正明圓位。若言別教賢聖位。不合生彼而判十地屬別者。圓四十位俱破無明。因何乃分十地屬別人。又約證道。地即是住。何須分別。縱存教道。則十地以含兩教亦無分義。

釋曰。三賢十聖住果報。文出仁王經。一家引用唯證於圓。蓋借別名名圓位也。何者。住果報者即是實報無障礙土。唯圓聖生。餘罔能及。借別名者。圓無三賢。以住·行·向皆破無明。咸證三德。故皆屬聖。別無住果報。以住·行·向唯破見思·塵沙而已。不生彼土。是故三賢十聖皆破無明。生彼土者圓聖位也。而僻解師謂三賢屬圓。十聖屬別。且圓四十位皆破無明。因何十地而不得生。而以十聖屬別十地耶。彼師但見經文有聖賢之言。便以賢聖分為兩教。不知賢聖之稱乃是借別而名圓也。又若謂仁王賢聖屬別者。則賢聖皆不合生。賢故不生。十聖權設豈有生耶。既賢聖皆不合生。云何強判十地而屬別教。圓四十位俱破無明。因何分割十地屬別人耶。又若約證道十地生者。證道同圓。地即是住。何須分別是別地耶。又縱存教道。則十地已含兩教。亦無分別義。焉用特云是別十地。以含字誤。當為此已字。

問。彼問人曰。聲聞經漸名漸圓者。八界發心不從漸來。從此應判以為何教。

釋曰。此荊谿師騰僻解師嘗有此問。以問他人。意謂聲聞之人經歷漸會。既至法華等蒙開悟。人從漸來。故判法華以為漸圓。若八界微塵數菩薩皆發無上菩提之心。不從漸來。從此合判為何教耶。

答。頓頓人也(僻解答也)。喻曰。難已如前。何不從於八界塵數為判頓頓而名漸圓。

釋曰。此喻有三。初指前反質。二略明觀失結前。三歸命求證。初文云。難已如前。前文已斥人從漸來判為漸圓。而今又以八界發心而為頓頓。今反質之曰。何不從八界發心判為頓頓而云漸圓耶。而又成於自語相違。既判法華為漸頓。華嚴為頓頓。今又以法華為頓頓。何無準之若此耶。

自此已前略明觀失。教失不論。

釋曰。此當第二略明觀失。為扶止觀圓頓佛乘。是故殷勤曉喻四十六番。意其僻解而歸正轍。然金錚質於野客亦四十六。彼以擬於六即圓位。故至爾數。今四十六豈不然耶。謂住·行·向·地四十。分真即也。理即·名字·觀行·相似及以等·妙四十六也。彼為救於無情佛性。此為扶於圓頓止觀。彼解。此行。從而可知矣。然略明觀失。由教失故乃致觀失。為救觀門故略明之。是故教失置而不論。喻疑顯正意在茲乎。嗚呼。觀師非常人也。身長九尺。手垂過膝。眼有神光。口四十齒。才供二筆。目視九行。學天台宗不至於道。豈非緣有所屬耶。

歸命諸賢聖。願捨是非心。為樹涅槃因。非欲貶量失。

釋曰。議論既畢。請諸賢聖為之明證。上來所說始於所傳部別。終至喻疑顯正。并以為法之心建涅槃道。以故是是非非不敢任情貶量得失。我心自空。是非如響。普願一切心亦復然。咸歸三德和合之海耳。

止觀義例隨釋卷第六(終)

No. 923-B

予著斯文。首尾整一歲。所以然者。有多緣故。一以衰遲身迫暮境。不敢輒廢西歸日課。日課事畢方臨筆硯。二以居山不深。賓朋尋訪相延道話往累日。三以間或有疾。旬浹不書一字。今幸閣筆勒成六卷。詞語鄙野。所貴徑顯旨趣而已。後賢覽者。毋以不文見請。但以正理為念。或見或聞。若毀若贊。同為淨土見佛之緣。過此已往。夫復何冀。

乙酉仲夏上旬休日天台禪門第十六代傳教觀處元時年七十六記
平昔述作本宗章門錄目附此。

- 經體章
- 經體用事
- 無住本指妄
- 答客無住本料簡問
- 家家辯正
- 答通相三觀十問
- 三種觀法
- 十義書指失
- 別教但中觀
- 金剛錚要義錄

- 涅槃四俱知常
- 止觀義例隨釋
- 妙玄三序略記

比聞有四教義錄。私安予名。非予筆也。

寶永元年歲輯甲申夏五月望日比睿山西塔東谿沙門秀雲訂正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1 9 5 3 8 8 1 1

戶名: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